

卷十九

書名 毛詩註疏二十卷
 撰者 漢 毛亨 傳，漢 鄭玄 箋，唐 陸德明 音義，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十九
 內容分類 經 詩 唐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編號 A145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145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毛詩註疏二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毛詩註疏卷第一

一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代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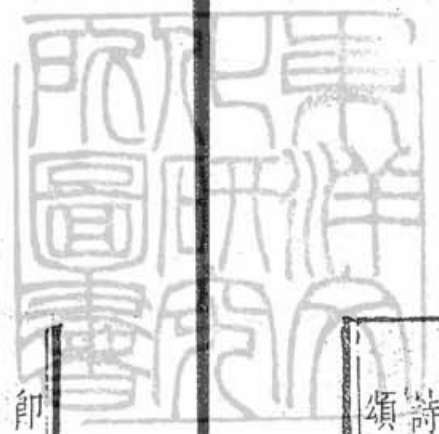
山之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

王之道被於南國是也○關雎七芻反依字且邊且音子餘反旁或作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

音古又音故傳音直戀反素詁故皆是古義所以行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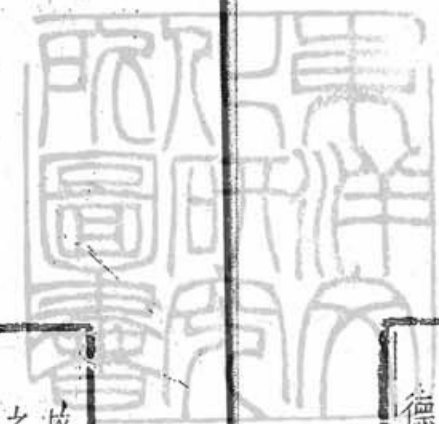
為釋故今宜隨本不煩改字
 疏 正義曰關雎者詩篇之名既以關雎

王命唐叔歸公於東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攝
 政之初嘉禾生也書傳曰三年踐奄多方曰惟五月
 丁亥王來自奄自此之後無從征伐易注云行誅之
 後致太平自三年數也故四年之封康叔因欲營洛
 以觀民心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
 方民大和會是德洽及民之事也故書傳曰周公將
 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
 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
 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
 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
 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
 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如
 書傳此言則周公以三年太平即應作禮樂但為優
 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其禮樂自優游未作頌聲乃人
 志所為制禮之前頌已作矣故周禮太師教六詩六
 口頌樂師帥學士歌徹謂歌雍也制禮之時得取頌
 詩為樂是制禮之前有頌也制禮之後民俗益和明
 頌聲乃作可知故總云其作之時在周公攝政成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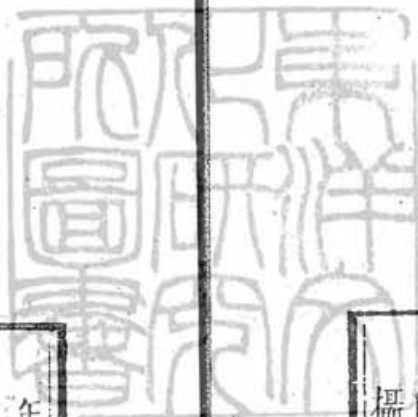
即位之初也史傳羣書稱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措
 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
 初禮樂新定其詠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宏勳
 盛事已盡之矣以後無以過此採者不為復錄且檢
 周頌事迹皆不過成王之初故斷之以為限耳不謂
 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不廢康王
 之時仍有其頌但今詩所無耳雅不言周頌言周者
 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何則孔子以前六詩
 並列故太師教六詩是六詩皆別題也書敘列虞夏
 商周書各為一科當代異其第則詩本亦當代為別
 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為次第也周詩雖六義並列要
 先風雅而後頌也况事相因漸為商頌不得在周頌
 之上間廁之也商頌自以配樂當如樂貴者用前賤
 者用後不可以先代之頌在後代之下必是獨行為
 一代之法國語曰有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
 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若在周詩之中則天下所共
 不須獨校於周之太師也明不與周詩同處矣商既
 不難於周不須有所分別則知孔子以前未題周也

孔子論詩雅頌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故魯譜云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之王者後商譜云孔子錄詩列之以備三頌是商頌者孔子列之於詩末也既有商魯須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與焉頌聲乃作○正義曰此解名之為頌之意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左傳季札見舞韶簫曰德至矣哉大矣哉如天之無不燾如地之無不載是所據之文也尚書說堯之德也左傳說舜之德也帝王之德當為優劣此引堯舜之事以言周者聖人示迹不同所遇異時故號有帝王為優劣也稱若乃至誠盡物前聖後聖其歸一也故中庸說孔子之德亦云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明聖人之道同也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書傳說越常之譯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中候撻維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即攝七年鸞鳳見冀莢生青龍銜甲玄龜背書是周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事也言頌聲者詩各有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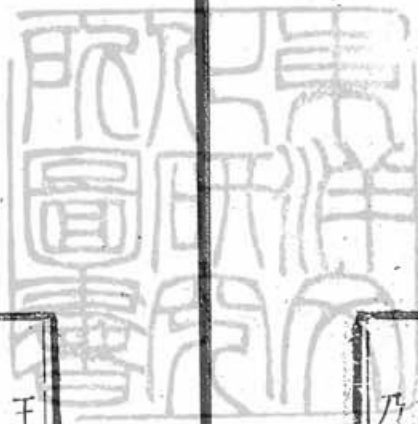
故公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是也此頌聲由其時之君德洽於民而作則頌聲係於所興之君不係於所歌之主故周頌三十一篇左方中皆以為周公成王之頌也以其雖詠往事顯祖業昭文德述武功皆令歌頌述之以美今時不為祖父之頌矣但祖父之功由此以顯顯其父祖之功所以頌子孫也故時邁之等盡為武王之事要歸頌聲於周公成王也若然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非文武之頌而祀成湯烈祖祀中宗玄鳥祀高宗即為所祀之王頌者頌既治平而興文武雖有盛德時未太平不可為頌成王致太平乃有頌雖祀文王武王皆歌當時成功告其父祖之神明故周頌祀文王武王者皆非文武之頌也若殷之三王既中興受命本皆太平明生時自有頌聲但商書殘闕無以言焉今死而作頌故係於所歌之王因此而談不廢成王崩後亦有追頌或本不錄今詩無耳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頌聲之與係於子孫周頌是也祖父未太平而子孫未太平則所頌之詩係其父祖商頌是也若父祖子孫俱太平作

頌於子孫之時論父祖之事者則所係之主由作者
 本意無定準也頌者述盛德之容全美之名因此復
 有借其美名因以指所頌者駟頌僖公是也止頌德
 政之容無復告神之事以位在諸侯不敢輒作雖非
 告神又非風體故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
 是頌也然魯頌之文尤類小雅比於商頌體制又異
 明三頌之名雖同其體各別也此周頌所頌之事多
 在成王即位之前今檢其作之早晚前後亦參差不
 同按賚序云大封於廟也箋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
 諸臣有功者宣十二年左傳昔武王克商而作頌載
 戢干戈載橐弓矢又作武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惟
 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文在時邁與殷敘武
 賚桓也而桓說武王伐紂之事時邁與殷序言巡守
 按康王之誥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注云獨舉侯
 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
 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
 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畱之如鄭此言以
 攝政六年而六服咸在以爲年端則成王即位後十



年乃巡守是爲攝政至成王之初無巡守也明時邁
 與殷武王時也此四篇皆武王時事也閔予小子訪
 落敬之三篇序云嗣王經稱小子是成王除喪嗣位
 未改喪中之稱攝政之前事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
 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
 來朝而見命尚書敘微子之命在誅管蔡之前則微
 子來見攝政二年之事也凡此八篇事皆在太平之
 前也雖禘太祖以魯禮言之武王以成王年十歲十
 二月崩則成王年十三禘於武王之廟年十四禘於
 羣廟乃年十七攝政三年而禘至五年而禘雖於周
 禮徹而歌之則事在攝政六年之前而攝政五年及
 成王十四時俱有禘檢其篇中二者無以可明而雖
 箋云得天下之歡心以五年之事也維天之命太平
 告文王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則亦五年之
 事也明堂位曰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朝諸侯郊祀皆攝政六年所
 爲而清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我

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六年時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文頌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言感生之帝祐及後世以事相況蓋與思文同時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箋云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宋也微子攝政二年始為殷後獨來見於祖廟祀本先封不當與宋俱至今二王之後並來助祭則在有客之後也祀宋異服不應並朝蓋亦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時與天下俱至則振鷺亦六年也或者祀宋二國亦得云二王之後如是則其時不可知也酌告成大武亦六年之事故箋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也既告當作之以觀其和否有誓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云始作明既告之後合而觀之即告也合各有禮於廟以樂初成所以合而作之故曰既備乃奏肅離和鳴亦為六年時事也朝明堂之時諸侯及二王之後皆未去故云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以此考之事相符合也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則大武之樂當奏之矣而酌箋云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宗廟而奏之者以周公之作禮樂至為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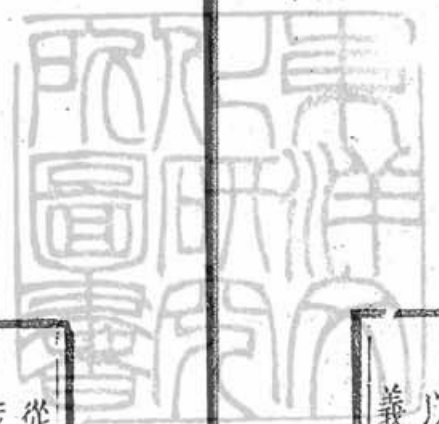
王故據成王而言之不言攝政之時已奏大武則武詩之作其時未可明也載見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小毖曰予其懲而箋云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皆成王即位之初也烈文成王即政檢成王除武王之喪周公未攝之時與周公致政之後二者皆為即政若除喪之時事宜與閔子同時而閔子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家多難有求賢自退之志今烈文之篇申勅諸侯卿士以賞罰為已任亦宜為歸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也故服虔注左傳亦云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是也其維清敘皆得為武王之事但敘云奏者容周公成王時所奏述其事而為頌故不可必定也噫嘻曰既昭假爾臣工曰迄用康年豐年曰多黍多稌載芟曰萬億及秭良耜曰其崇如墉潛曰潛有多魚言豐年物多以告神明是論太平後事但不知攝政三年之後定指何年耳天作祀先王先公事與天保于公先王文同以禴祀烝嘗類之是為時祭執競祀武王說武王生時之功絲衣繹賓尸說繹祭得禮之宜推檢無以知其早晚以

祭乃釋是告神之作亦宜其太平之年事也所檢止
 知其事之早晚而作者當時不必皆為有事而作先
 後有事後而先作者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時也此云
 頌聲乃作則頌自民之歌謠而外傳引思文時邁皆
 言周文公之頌所以周公之時還得自頌者以周公
 攝政歸功成王歌其先人之功事由不涉於已故得
 自為風雅此篇既有義理頌亦當有也武王之事不
 為頌首不以事之先後必為次矣雖作於制禮之前
 而在烈文清廟之後又不以作之先後為次矣禮記
 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
 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文王受命為王者之端武王
 即因其業且俱為聖人令父先於子故頌以文王為
 首其事盛者在先所以先清廟也次以維天之命者
 言文王德與天同溢於後世周公收其道以制法告
 其廟以太平盛之次也文王既道可為法政致清明
 故武王象其伐事以制歌樂故又次維清也道既可
 法諸侯當法而行之故次烈文也道為諸侯所法可
 以祭祀先祖故次天作也人本於祖進以配天既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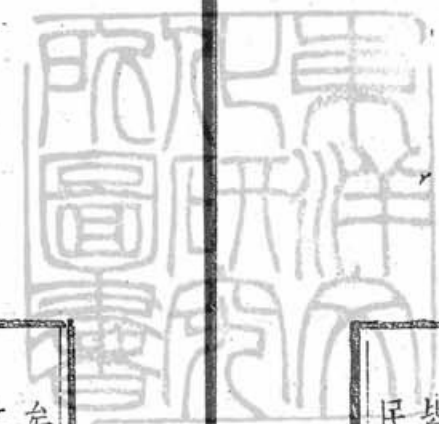
於廟又當郊天柴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將特邁也
 雖告祭之歌說武王能持彊道為神降福故次執競
 也武王之持彊道致牟麥之瑞由后稷之功故次思
 文也由稷以致牟麥牟麥為豐年之祥故次臣工也
 年之所康者因所穀而致福故次噫嘻也以祈穀大
 事必有助祭故次振鷺也助祭得禮以致年豐當以
 報祭故次豐年也既獲年豐天下和樂故合諸樂奏
 而聽之故次有瞽也既和樂年豐萬物得所信及潛
 逃故次潛也既樂作魚多可以告神祭祖故次雖也
 說諸侯助祭之事而諸侯之來朝有禮故次載見也
 既朝祭得禮則王所愛敬故次有客也以諸侯之來
 見奏樂以示之使知一代之功德故次武也武武王
 之大事周之最盛者也但周推文德以先文王則武
 王為子道故武詩不在周頌之初故禮記每云升歌
 清廟下管象象謂武也子道而在堂下示上下之義
 武詩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崩于幼朝廟謀
 事羣臣進戒故次閔予小子訪樂敬之也先朝廟而
 後諮謀君訪問而臣進戒事之次也臣既進謀君又

求助故次小恣也既謀事求助致敬民神春祈秋報故次載芟良耜也社稷雖國之貴神卑於郊宗告祭故次時邁之後以所歌皆民事非先王之盛德故也既年豐民安所以祭祀祭則有明日之釋以致胡考故次絲衣也天下所以年豐壽考本以文王得用師之道武王克定厥家封功臣陟四岳祀河海故次酌桓賚般以為和樂之終焉周頌皆太平之歌所論多告神之事篇多而事相類所欠意不似風雅觀其大歸清廟之什陳文武盛德郊宗柴望配禮之大者臣工之什言助祭祈報合樂朝見事劣於清廟閔予之什傷家道之未成創往時之禍難又陳釋告之末祭類馮之小禮比臣工又差劣焉大率周頌之次雖其中有曲而變要以盛者為先般與時邁同為巡守般非告祭之文無明昭震疊之威故同時而不次也且社稷以祈報此篇嗣王緣事義相類郊宗由大禮類聚釋馮為末祭羣分觀此則次有義矣可以稱論難以精悉也○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正義曰以頌者告神之歌由於政平神悅所致故說政



從神下歌以報神所以為頌之意引禮記以證之言藏身者鄭云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言日月星神有光輝形藏於中而不可見猶人君施政教身藏於中而不可害猶日月星辰然○是故夫政必本於天穀以降命○正義曰既言藏身由政又本政所由出言是故乘上文為勢也以天為神之尊者故先之本之者即穀以降命也穀之言效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天也○命降於社之謂穀地○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者土地之主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此則教令本下於社是謂效地之宜以下者也教令由社而云效地者以社五土之總神為土地主也夫司徒職曰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宜阜物二曰川澤宜膏物三曰丘陵宜核物四曰墳衍宜茨物五曰原隰宜叢物是地有山川高下物生各有所宜人君當效之亦順合所宜而任之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之類所效亦多矣以上文因政者君之所以藏

身即云政必本於天既云本天遂從天向下而言故云殺以降命則云降命者自人君降之於民也故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是君下之於民也社廟以下因前文亦政之所本據今教令本之由於社廟則所云降者皆從社廟降於人君也故鄭云教令由社下者由社廟下於人君也隨文勢而互言之皆神降於人君君又降之於民也○降於祖廟之謂仁義○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之至於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之至於禰高者重義也是祖廟有仁義降於人君人君法之下於民○降於山川之謂興作○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供國事也言山川有材用可以興作器物有此法以降人君人君所效降興作之教令於民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中霤謂室也室及門戶竈行人之動作所由為皆為之制度也上棟下宇起自黃帝有室則有門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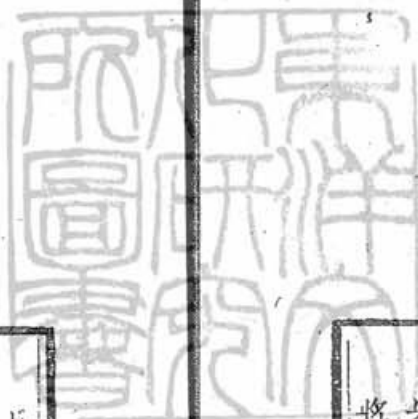
矣行是道塗所由竈有爨烹之用則五祀乃人之所為而云降制度於人君者以五祀雖人所為要理自當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創為之既為其器即立其神神有制度故可法象猶社祀勾龍廟祭先祖亦人立之而效之降命與此同○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償鬼神五祀所以本事○正義曰以上教令皆降於郊社祖廟山川五祀而此又祭之見其為取法象焉故云所以本仁所以本事也祭帝於郊謂祭感生之帝容五帝之兆也天之法象多不可指其所本因其天象在上而祭有處所故云定天位也祀社土地之主土地生物人所利用祭之而見有此利於民故云列地利也物雖資天所生其見在地所以將地言之地之為利也博故言其利不言所本也自祖廟以下不言祭蒙上祭文祖廟有仁有義其仁可以總之五祀本為制度而制度興舉即是事也故云本事山川亦有神本固山川為神不明故云償鬼神言賓敬山川鬼神而祭之與本仁本事互見敬鬼神而

本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正義曰：上既言祭羣神，此言祭得所之驗也。故鄭云：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如此為聖王既法象羣神，人君誠心事之，禮行於神，則百神應而受職。百貨出而可盡，人服於孝慈，俗正其法則矣。知百神為列宿者，以繫天言之。為天之諸神，分宿所至，各守所職，使不僭濫。寒暑節風雨，時令萬物茂百穀成也。百貨，金玉者，舉金玉言之。祭地得所，地不愛寶，山出器車，地生醴泉，銀甕丹甌，金玉百貨可盡為人用焉。又祖廟得所，則民化上知孝於祖，禰慈愛子孫而服於君之政教矣。五祀得所，則制度可法，是正法則矣。不言山川者，上既言備鬼神，則已為禮行矣。故略之。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禮之藏也。正義曰：以此五者聖王教令所法象祭而事之，則神得而事治。義理由此以脩飾禮法從之，而出見是義與於此禮藏其中。故鄭云：脩猶飾也。藏若其城郭然。此言聖王之



政教象天地羣神之為而為之。政政成而神得其所，神得其所則事順人和而德洽於神舉矣。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正義曰：按今周頌郊社祖廟山川之祭，自以歲時之常，非為太平而報而鄭云：功大如此，可不美報者，人君是羣神之主，故曰有天下者祭百神，其祭不待於太平也。但太平之時，人民和樂，謳歌吟詠而作頌者，皆人君德政之所致也。以人君法神以行政，歸功於羣神明，太平有所由是故。因人君祭其羣神，則詩人頌其功德，故謂太平之祭為報功也。時邁般桓之祭於時，雖未太平，以其太平乃歌亦為報也。歌之舞之，謂祭神之。後詩人歌之，非謂當祭之時即歌舞也。故清廟經曰：肅雝顯相，濟濟多士，駿奔在廟，皆是既祭之後，述祭時之事，明非祭時即歌也。但既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說清廟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是作後每祭嘗歌之也。頌之作也，主為顯神明多由祭祀而為，故頌敘稱

祀告澤及朝廟於廟之事亦多矣唯敬之小毖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然頌雖告神為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有客烈文振鷺及閔予小子小毖之等皆不論神明之事是頌體不一要是和樂之歌而已不必皆是顯神明也今頌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芟良耜及桓是郊社之歌也其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執競雖武酌賚之等為祖廟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鷺豐年潛有瞽載見有客閔予小子訪落絲衣之等雖有祖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也詩邁與般有望祭河岳之事是山川之祭也唯五祀之祭頌無其歌耳頌為四始之主歌其盛德者也五祀為制度常事非其盛故無之羣神之中亦有圓丘之天神方澤之地祇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頌皆無者以其頌者感今德澤上述祖父郊以祖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圓丘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美周德五方之帝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於思文與我將詩人不為之頌所以今皆無也毛氏之義傳訓不



其王肅準鷓鴣之傳而為之說則周公攝政成王之
 事年毛意或如王肅言也維天之命傳曰成王能厚
 行之為成王即政之後事也成王年十四周公攝政
 為元年攝政三年春朝廟閔予小子之篇是也有客
 亦周公東征三年之後來而始封宜攝政四年之事
 以王來自奄非攝政時與鄭異不可約之為三年中
 也三年除喪明年禘於羣廟則雖為四年事其餘則錯互不可盡檢或與鄭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

焉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

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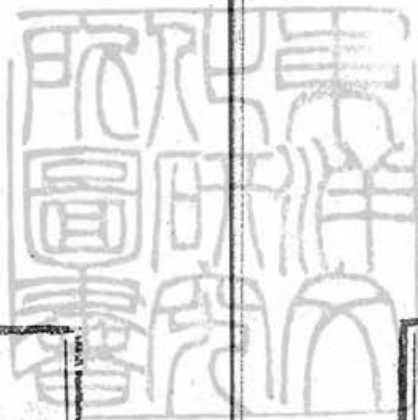
立宮室象貌為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

古今字也苗笑反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洛音
 維本音作洛水名字從水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為
 水剋火故改為各清廟八句至王焉。正義曰
 旁佳朝直逢反清廟詩者祀文王之樂歌也
 序又申說祀之時節周公攝王之政營邑於洛既
 已成此洛邑於是大朝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
 至於清廟以祀此文王焉以其祀之得禮詩人歌
 詠其事而作此清廟之詩後乃用之於樂以為常
 歌也周禮四時之祭其祭者春曰祀因春是四時
 之首故以祀為通名楚茨經云烝嘗序稱祭祀是
 秋冬之祭亦以祀日之此祀文王自當在春餘序
 之稱祀不必皆春祀也以王制之法及鄭志所云
 殷禮春禘夏禘四時皆無祀名而商頌之序亦稱
 祀者子夏生於周世因以周法言之那與烈武皆
 云烝嘗而序稱為祀是祀為通名也按召誥經序
 營洛邑者乃是召公所為而云周公既成洛邑者
 以周公攝行王事君統臣功故以周公為主既成
 洛邑在居攝五年其朝諸侯則在六年明堂位所



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
 堂卽此時也成洛邑後年始朝諸侯而此繫之成
 洛邑者以洛邑既成之後朝事莫此之先故繫之
 也此朝諸侯在明堂之上於時之位五等四夷莫
 不咸在言率之以祀文王則朝者悉皆助祭序雖
 文王諸侯其實亦有四夷但四夷世乃一見助祭
 非常故略而不言之耳諸侯之朝當依服數而至
 明堂之位得夷夏并在者以其禮樂初成將頒度
 量故特使俱至異於常朝也願命諸侯見王之禮
 召公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率諸侯者
 皆二伯為之此言率者謂周公使二伯率之以從
 周公祀文王也文王之廟雖四時常祀而禮特異
 於常諸侯皆在祭事最盛詩人述此祭而為此詩
 故序備言其事此經所陳皆是祀文王之事其言
 成洛邑朝諸侯自明祀之時節於經無所當也○
 清廟至年時○正義曰此解文王神之所居稱
 為清廟之意以其所祭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
 故謂之清廟也此所祭者止祭文王之神所以有

清明之德者天德清明文王象焉以文王能象天
 清明故謂其廟為清廟樂記曰是故清明象天是
 天德清明也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注云謂聖人
 之德亦清明也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文王
 能象天也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鄭
 不然者以書傳說清廟之義云於穆清廟周公升
 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
 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
 非清靜之義也廟者人所不居雖非文王孰不清
 靜何獨文王之廟顯清靜之名以此故不從賈氏
 之說也言祭之而歌此詩者謂周公之時詩人述之
 而作此清廟之詩墓門云歌以訊之箋云歌謂作
 此詩是也既作之後其祭皆升堂歌之以為常曲
 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是其事也立宮室象貌而
 為之者言死者之宗廟象生時之宮室容貌故冬
 官匠人所論宗廟及路寢皆制如明堂是死之宗
 廟猶生之路寢故云象貌為之由此而言自天子
 至於卿士得立廟者其制皆如生居之宮矣按鄭



志說顧命成王崩於鎬因先王之宮故有左右房
 為諸侯制也是文武之世路寢未如明堂樂記注
 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則文王之廟不類生宮而
 云象貌為之者文王以紂尚在武王初定天下其
 宮室制度未暇為天子制耳若為天子之制其寢
 必與廟同亦是象王生宮也若然祭法注云宗廟
 者先祖之尊貌也孝經注云宗尊也廟貌也親雖
 亡沒事之若生為立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
 容貌如此二注象先祖身之形貌者以廟類生人
 之室祭則想見其容故彼注通言其意耳作廟者
 為室不為形必不得象先祖之面貌矣知成洛邑
 攝五年時者書序云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
 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
 告卜作洛誥如是則作洛邑與成周同年營之矣
 書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故知洛邑亦以五
 年成之也言此者以成洛邑在五年則朝諸侯在
 六年明此朝諸侯與明
 堂位所朝為一事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

傳

於歎辭也穆美肅敬雝和相助

也。云顯光也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

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於

音鳥注同後發句皆放此以意求之。於穆清廟。○

相息亮反注同見賢遍反下著見同。毛以為於乎

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祭之禮義既內敬於心且

外和於色又諸侯有明著之德來助祭也其祭之時

又有濟濟然美容儀之衆士亦來助祭於此衆士等

皆能執持文王之德無所失墜文王精神已在於天

此衆士之行皆能配於在天言其行同文王與之相

合也此明著諸侯與威儀衆士長奔走而來在文王

之廟後世常然供奉不絕則文王之德豈不顯於天

豈不承於人所以得然者以文王之德為人所樂無

見厭倦於人斯由人樂之不厭故皆奔走承之。○鄭

唯以駿奔走二句為異言諸侯之與多士大奔走而

來在文王之廟豈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

豈不承順文王之意與言其承順之餘同。○於歎

至相助。正義曰於乎於戲皆古之嗚呼之字故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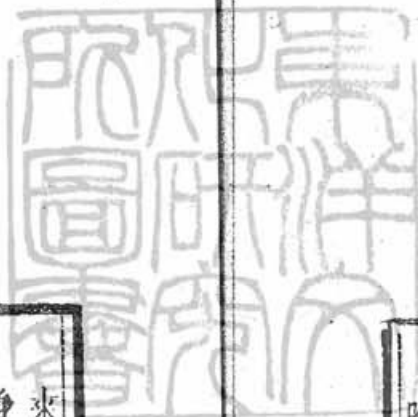
歎辭穆美釋詁文書傳云穆者敬之言穆為敬之美

也樂記引詩云肅雝和鳴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

敬與和何事而不行是肅為敬雍為和也釋詁云相

助勸也俱訓為勸是相得為助。○顯光至助祭。○

正義曰顯光釋詁文定本集註皆云顯光也見也於



在天傳執文德之人也傳云對配越於也濟濟之衆

士皆執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

素知在生存疏之德謂多士執文王之德故傳申其

意言此多士皆是執文德之人謂是能執行文王之

德之人也亦與鄭同傳對配至生存正義曰釋

詰云配合會對也是對為配之義越於釋詰文濟濟

之衆士謂朝廷之臣也執行文王之德謂被文王之

化執而行之不使失墜也言在天則是有物在天而

非天此祀文王之事故知在天謂文王精神已在天

也文王在天而云多士能配者正謂順其素先之行

如其生存之時焉文王既有是德多士今猶行之是

與之相配也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止率諸侯耳

多士亦助祭序不言率之者王朝之臣助祭為常非

所當率故不須言也以朝廷之臣親受文王之化故

喜秉文之德則外臣疏遠言其自有光明亦所以互

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傳云駿大也

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

祭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

文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

駿音峻下篇同射音亦厭也疏駿長至於人矣

見厭於艷反下同與音餘下同疏駿長至於人矣

詰文言長者此奔走非唯一時之事乃百世長

然故言長也以文王精神已在於天光顯文王是顯

於天也此奔走助祭是承事文王故見承於人也不

三詩

卷九之十四

及古

駿大至灑之。正義曰駿大釋詰文也。以詩人所歌據其見事非是逆探後世不宜以駿為長此承諸侯多士之不總言奔走則文兼上事故云諸侯與眾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以其俱來故訓駿為大大者多而疾來之意禮記大傳亦云駿奔走註駿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其意與此相接成也。又以上言在天者見文王其身雖死其道尤存既言人能配行故指在天為義此言奔走在廟主述祭時之事無取於在天故以為光明文王之德承順文王之意光明文王之德雖亦得為顯之於天但於文勢直言人所昭見不當遠指上天故易傳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即是不見厭於人與傳同也。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

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



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

此維天之命八句。正義曰維天之命詩者大

未及太平而崩不得制禮作樂今周公攝政繼父

王之業致得大平將欲作樂制禮其所制作皆是文

王之廟言今已大平已將制作詩人述其事而為

此歌焉經陳文王德有餘衍周公收以制禮順文

王之意使後世行之是所告之事也。告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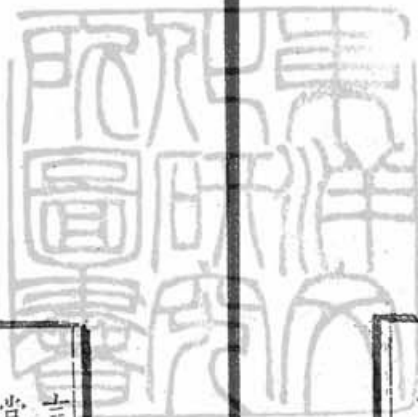
至作樂。正義曰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功成治定即大平之事此經所云我其收之駿

其素意而告之冀使文王知之不復懷恨故也文王之不作禮樂者非謂智謀不能制作正以時未大平故不為耳今於五年之末以大平告之明已欲以六年成就之言六年者為制作成就之時其始草創當先於此矣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明是制作已就故度量可頒其禮亦應頒之未即施用洛誥說七年時事周公猶戒成王使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則是成王即政始用周禮也武王亦不卒而崩惟告文王者當時亦應並告但以文王是創基之主紂尚未滅遺恨為深周公之作周禮稱為文王之意故作者至於文王辭不及武王序亦順經之意指言告文王焉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傳** 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

美周之禮也 **疏** 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

不止行而不已 **疏** 維天之命○毛以為言維此天所為之教命於乎美哉動行而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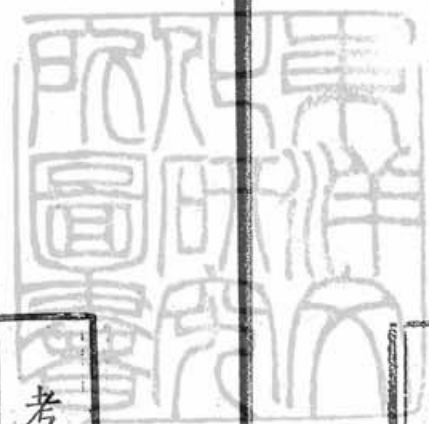
言天道轉運無極止時也天德之美如此而文王能當於天心又歎文王於乎豈不顯乎此文王之德之大言文王美德之大實光顯也文王德既顯大而亦行之不已與天同功又以此嘉美之道以戒慎我子孫言欲使子孫謹慎行其道文王意既如此我周公其當斂聚之以制典法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作之告成當使曾孫成丁厚行之以為天下之法周公以此意告文王故作者述而歌之○鄭以純為純美溢為盈曾孫通謂後世之王維此為異其大意則同○**傳** 孟仲至之禮○正義曰文當如此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于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為說言此詩之意稱天命以述制禮之事者歎大哉天命之無極而嘉美周世之禮也美天道行而不已意是歎大天命之極文王能順天而行周禮順文王之也定本作美周之禮或作周公之禮者誤也譜云子

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亦為不已與鄭同也○命猶至不已○正義曰天之敎命即是天道故云命猶道也中庸引此詩乃云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是不已為天之事故云動而不已行而不止易繫辭云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於乎不顯文王自彊不息是天道不已止之事也

之德之純假以溢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
純大

假嘉溢慎收聚也
云純亦不已也溢盈溢之言也

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敎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為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假音暇溢音逸徐云毛音謚慎市震反本或作順

按爾雅云步神溢慎也不作順字王肅及曾孫篤之
崔申毛並作順解也明與音餘單音丹

傳成王能厚行之也
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

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

維今也
○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今或作能厚成之也重直龍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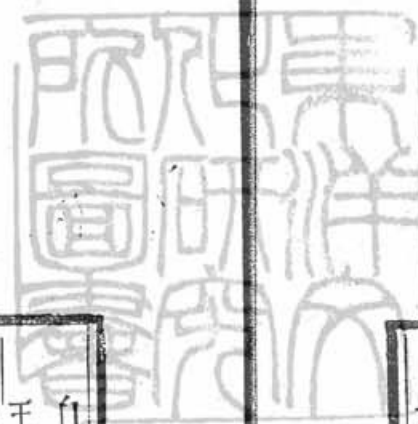
義曰純大假嘉溢慎皆釋詁文舍人曰溢行之慎某氏曰詩云假以溢我慎也收者斂聚之義故為聚也

○純亦至祖德○正義曰中庸引此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指說此文故箋依用之箋意言純亦不已則不訓為大當謂德之純美無玷闕而行之不止息也孝經云

滿而不溢是溢為盈溢之言也易傳者以下句即云我其收之溢是流散收為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為密

故易之也。文王既行不倦，已與天同功。是其道有饒，衍至於滿溢。故言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謂收聚文王流散之德，以制之也。其實周公自是聖人作法出於己意，但以歸功文王。故言收文王之德而為之耳。文王本意欲得制作，但以時未可為，是意有所恨。今既太平，作之是大順。我文王之職，即今之周禮是也。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是周公所作。以儀禮威儀行事，禮之末節樂又崩亡，無可指據。指以周禮統之於心，是禮之根本。故舉以言焉。引書曰：『者洛誥文也。』書之意言周公告成王云：『今所承我明子成王所用六典之法者，乃盡是配文王明德堂之人。』文王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周文王之德，制作之事，故引以證此。彼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為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如彼注直以文祖為明堂，不為文王。者，彼上文注云：『文祖者，周以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彼法更



自觀經為說，與此引意不同。義得兩通故也。○**成**王能厚行之。○正義曰：傳以周公制禮成王行之，乃是為成王而作，故以信南山經序準之。以曾孫為成王也。厚行之者，用意專而隆厚，即假樂所云不愆不忘，率猶舊章是也。○**會**猶至維今。○正義曰：箋以告之時禮猶未成，不宜偏指一人使之施用。一代法當通之後，王故知曾孫之王，非獨成王也。曾猶重也。孫之子為曾孫也。孫是其正稱，自曾孫已下皆得稱孫。哀二年左傳云：『曾孫蒯聵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是雖歷多世亦稱曾孫也。小雅曾孫唯斥成王文各有施，不得同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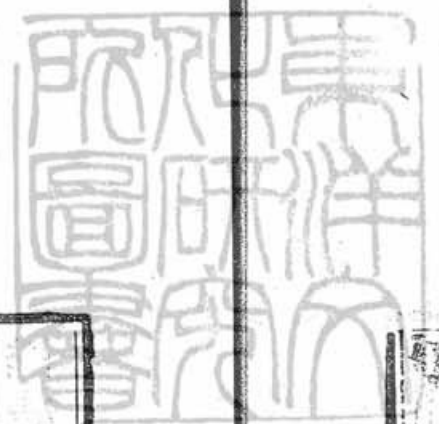
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

制焉。○刺七亦反。



維清五句。○正義曰：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樂歌也。謂文王時有擊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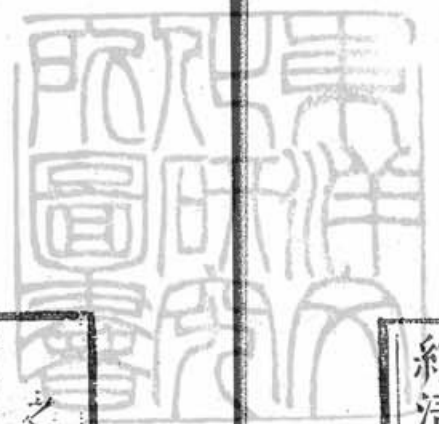
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為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
 成王之時用而奏之於廟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
 伐觀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為此歌焉時邁般
 桓之等皆武王時事成王之世乃頌之此象舞武
 王所制以為成王之時奏之成王之時頌之理亦
 可矣但武王既制此樂其法遂傳於後春秋之世
 季札見觀樂見舞象是於成王之世猶尚奏之可
 知頌必太平乃為明是觀之而作又此詩所述
 其作樂所象不言初成新奏以此知奏在成王之
 世作者見而歌之也經言文王之法可用以成功
 是制象舞之意○象舞至制焉○正義曰此詩
 經言文王序稱象舞則此樂象文王之事以象武
 為名故解其名此之意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
 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注云一擊一刺曰一伐是用
 兵之時有刺有伐此樂象於用兵之時刺伐之事
 而為之舞故諱之象舞也知者以其言象則是有
 所法象樂記說文武之樂象武王之伐明此象武
 象文王之伐知武王制焉者以為人于者貴其成



父之事文王既有大功武王無容不述中庸曰武
 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明武王有所述矣於周公之時已象伐紂之功
 作大武之樂不言復象文王之伐制為別樂故知
 象舞武王制焉武王未及太平而作此樂一代大
 典須待太平此象文王之功非為易代大法故雖
 未制禮亦得為之周公大作故別為武樂耳春官
 大司樂六代之樂唯舞大武以享先祖此象舞不
 列於六樂蓋大合諸樂乃為此舞或祈告所用周
 禮無之成二十九年魯為季札舞之明其有用明
 矣按彼傳云見舞象箭南籥者服虔曰象文王之
 樂舞象也箭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預曰
 箭舞者所執南籥以籥舞也其言籥為所執未審何
 器以箭為舞曲不知所出要知籥與南籥必是此
 樂所有也傳直云舞象象下更無舞字則此樂名
 象而已以其象事為舞故此文稱象象舞也象舞
 之樂象文王之事其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
 俱是為象但序者於此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

復言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其實大武之樂亦為象也故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與清廟相對即俱是詩篇故明堂位註象謂周頌武也謂武詩為象明大武之樂亦為象矣但記文於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則簫管以次之武樂則干戚以舞之所以並設其文故鄭并武解其意於文王世子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為之舞於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皆武詩武樂並解之也必知彼象非此篇者以彼三文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若是此篇則與清廟俱是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今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文王世子於升歌下管之後覆述其意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焉言君臣上下之義明象非文王之事故知下管象者謂武詩但序者避此象名不言象耳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傳典法也
箋云緝熙光明也天下



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

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也
○緝十入反
維清緝熙許其反
○正

義曰詩人既觀太平見奏象舞乃述其所象之事而歸功於文王言今日所以維皆清靜光明無敗亂之政者乃由在前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其伐早晚為之乃本受命始為禋祀昊天之時以行此法而伐紂之枝黨言其祭天乃伐其法重而可遵故至今武王用之伐紂而有成功致得天下清明是此征伐之法維為周家得天下之吉祥矣故武王述其事而制此舞詩人見其奏而歌之焉此維清緝熙是當時之事作者先言時事然後上本文王又據文王說之而下故其言不次
○傳典法
○正義曰釋詁云典法常也俱訓為常是典得為法
○緝熙至五伐
○正義曰釋詁云緝熙皆光也但光亦明也故連言之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雖伐紂之後亦得為此言要大為清明必是太平之世此當是周公成王之時見其清明

乃上本文王也文王七年五伐即尚書傳所云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是肇禮肇始禋祀也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

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因徐又音煙肇

始禋祀○正義曰肇始釋詁文又云禋祀祭也是禋祭為祀○文王至上帝○正義曰禋者祭天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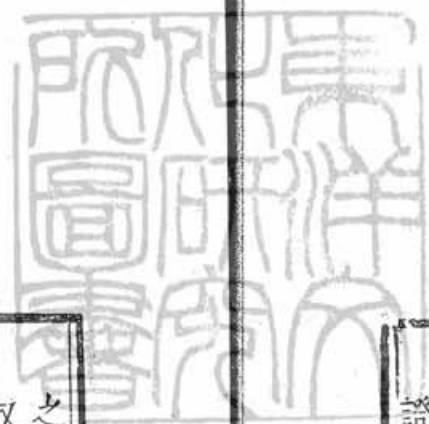
故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中侯我應云枝伐弱勢注云先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是枝

之文也文王祭天必在受命之後未知以何年初祭皇矣說伐崇之事云是類是禡類即祭天也伐崇之

後乃稱王應伐崇之時始祭天耳五伐容有未祭天而已伐者但所伐唯崇為強言祭天而伐據崇為說

也我應云玄湯伐亂崇夔首王曰於戲斯在我崇謝告注云斯此也天命此在伐崇侯虎謝百姓且告天

是祭天而伐主為崇也引周禮者大宗伯立引之以證禋為祭天也文王之時禘郊未備所祭不過感生



之帝而已引昊天上帝者取禋祀之成文彼迄用有又云祀五帝亦如之雖祭感生帝亦用禋也

成維周之禎迄至禎祥也云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

周家得天下之吉祥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

注禎字作禎○文王至吉祥○正義曰此詩之作

在周公成王之時以文王為古故謂武王為今自是

辭相對耳非言作詩之時為武王也祥者是徵兆之

先見者也文王始造伐法武王用以成功是文王之

法為伐紂徵兆故為周家得天下之吉祥

維清一章五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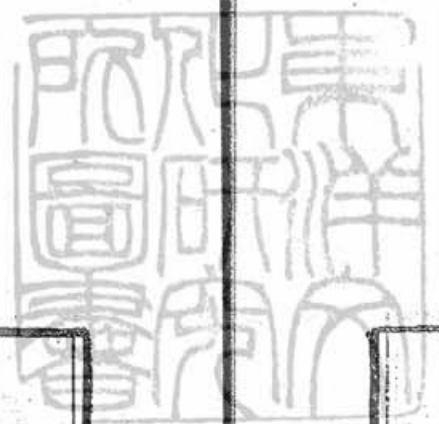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云新王即政必以朝

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

○朝直 遙反 烈文十三 句○正義

曰烈文詩者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即此為君之政於是用朝享之禮祭於祖考有諸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詩人述其戒辭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戒辭也武王崩之明年與周公歸政明年俱得為成王即政但此篇勅戒諸侯用賞不以為己任非復喪中之辭故知是致政之後年之事也臣工序云遣於廟此不言遣者彼勅之使在國有事來咨於王又令及時教民農業是將遣而戒故言遣以戒之此則戒以為君之法其辭不為將遣故不言遣箋意於經亦有卿士序不言者以諸侯為重故舉諸侯以總之○新王至嗣位○正義曰解即政所以有祭得為諸侯所助之意以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廟告已今



繼嗣其位有此祭故諸侯助之也必知用朝享之禮者以此告事而已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曰時之閒祀有追享朝享者追享者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禱請非即政所當用朝享者朝廟受政而因祭先祖以月朔為之即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皆月祭之是其事也人君即政必以月正元日此日於法自當行朝享之禮故知成王即政用此禮以祭而有諸侯助之也新王即政以歲首朔日則是周正月矣臣工箋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諸侯之朝在周之季春此於周之孟春得有諸侯在京助王祭者以新王即政故特命使朝或去冬朝者留得歲初也鄭於顧命之注以居攝六年為年端則此年未必六服盡來蓋近者至也按洛誥說周公致政之事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禘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逸讀所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為後謂封伯禽

也彼言正月朔日與此祭祖告嗣同日事也此言以朝享之禮彼言祫祭文武者此言即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已嗣位彼祭文武謂告封周公此二禮必不得同也何則身未受位不可先以封人明是二者各自設祭當是先以朝享之禮徧祭羣廟以告已嗣位於祭之末即勅戒諸侯事訖乃更以禮祫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也必知彼與此非一祭者此即政用朝享之禮當各就其廟彼封周公唯祭文武而已故知不同也彼注知合祭文武於文王廟者以彼經云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即云王命作冊是并告二神一處為祭早當就尊故知在文王廟也此祭祖者則徧告羣廟而箋唯言祖考者祖考總辭可以兼諸廟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傳烈光也文

王錫之疏云惠愛也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



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

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音壁

注下皆同祉音恥疆居**疏**烈文辟公○毛以為成王良反竟也傳直專反

於祭之末呼諸侯而戒之曰汝等有是光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我先君文王賜汝以此祉福也言文王造始周國此等作周藩屏

得為諸侯之福乃是文王賜之文王既賜以此福又愛我此等諸侯無有竟已之時令其子孫得常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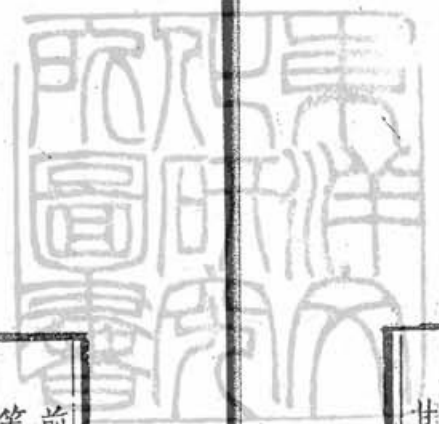
言文王終常愛之使得傳世不絕也既言文王如此又說武王亦然我武王伐紂之後以舊國皆應削滅

而我武王觀汝舊為君者誠無大累於汝國維我武王其就封立之言武王亦愛諸侯不復貶退也我文

王武王愛汝先人如此汝當念此先人之大功繼續父祖餘胤序其美之欲使之循行美政以繼其先祖

也又為之陳武王之德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其賢人則國家疆矣四方有不率服者其可使訓導之

不顯乎維是有德若能有德此賢人則身必顯矣百
 辟有無所法者其可師此顯德而法象之言武王有
 顯德任賢人能以訓四方刑百辟是武王之道至美
 矣於乎我之能前王則此武王其道不可忘也示之以
 武王之道欲使法而行之○鄭以為助祭者有卿士
 與諸侯公辭兼戒之成王於祭之末呼之曰汝有光
 明文章者百辟卿士與羣公諸侯等上天賜我文王
 以此王天下之祉福又愛我文王武王其愛之多無
 有疆畔使其子孫常得安而居之故我今得嗣守其
 位制賞罰之柄汝諸侯等若無大罪惡累及於汝國
 維我丁家其必寵而益厚之謂增其爵命加之土地
 也汝卿大夫等若能念此居官大功勤事不廢我則
 使汝繼世在位得其次序有殊勲異績其出於外而
 居之汝等當勤力為善也又教之為善之法汝辟公
 等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疆矣四方
 鄰國知汝任賢其皆順從之汝卿士等不明乎維是
 勤其德若能勤德則身明顯矣百辟卿士知汝有德
 其皆法則之此任賢勤德之事專之美者於乎我之



前王文王武王能勤行此道之故人稱誦之不忘汝
 等宜法效前王亦勤行之○**傳**烈光至錫之○正義
 曰烈光釋詁文以辟公之下即言賜福是賜之以福
 使得為此辟公也文王是周之創業之主文王造此
 周國此等得在周統內列為諸侯乃是文王之錫
 故言文王錫之其實武王封建亦是武王賜之矣傳
 以錫茲祉福為文王賜諸侯則惠我無疆亦是文王
 愛諸侯子孫保之謂諸侯得繼世也其文皆無卿士
 則辟公謂君人之公非百辟卿士矣○**傳**惠愛至天
 位○正義曰惠愛釋詁文也以月令云百辟是卿士
 之總稱下有爾邦百辟與此相承則辟當言百辟公
 當下爾邦故分辟公為二即辟公謂卿士及天下諸
 侯也此既分辟公為二故下兩經亦分為二皆上諸
 侯為爾則此經云我是成王自我非我諸侯也故易
 傳以為天賜祉福謂賜文王武王以王天下之福也
 愛之無有期竟謂卜世三十年七百年是長遠無期
 也先解經文後指其事故云謂文王武王以紳德受

命定天位也純德者純美之德即上篇所云無封靡之德之純是也以文武俱受天命故連言之

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也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

無大累於汝國謂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增其

爵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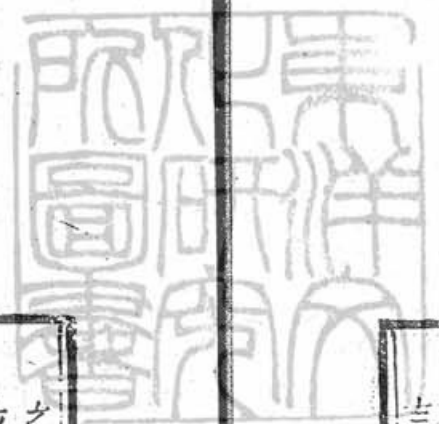
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

封之

類則封豕為大豕故封為大也靡謂侈靡奢侈淫靡

言卿士則此經所陳皆戒諸侯之事上已言文王賜

義故以崇為立也戎大皇美皆釋詁文傳於此篇不



之此又言維王立之封立諸侯始至於武王則維王

立之謂武王也既陳文武之愛諸侯乃云念此戎功

則是戒諸侯使念父祖之大功也諸侯各為一國之

君不得有次序之義釋詁云敘緒也則繼父祖之胤

緒也故王肅云武王得天下因殷諸侯無大累於其

國者就立之序繼也思繼續先人之大功而美之

為厚也皇君釋詁文無大累於汝國為王者勸誘之

辭耳其實小累亦不可也若無罪累則是有功王者

之於諸侯有功則賞之故知厚之謂增其爵土也念

此大功勤事不廢謂人臣守職當念立所職之功奉

行不倦也言大功者為之總目於大功之中又為等

級功小者猶得繼世在位得其次序謂卿之子為卿

大夫之子為大夫守其祿位不失舊業也功尤大者

則其君之謂出封為諸侯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

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其出封加一等是有大

功者王則

出而封之

無競維人

四方其訓之不顯

維德百辟其

刑之於乎前王傳兢彊訓道也前王武王也箋

云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

諸侯順其所為也不勤明其德乎勤明之也故卿大

夫法其所為也於乎先王文王武王其於此道人稱

頌之不忘音導傳競彊至武王正義曰競彊釋

為道也成王之前唯武王耳故知前王武王傳以此

篇皆戒諸侯之辭此經所言陳武王之事使諸侯慕

之也傳無張至不忘正義曰得賢國彊則四鄰

畏威慕德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言諸侯得賢人則

其餘諸侯順之不顯維德與上無競維人相當箋云

不明乎維勤其德勤其德則身明矣欲明其德必勤

行之故箋從省文通以為句耳其意亦與上同也人

雖同在寮位有德則尊故卿大夫能勤明其德者其

餘卿大夫則法其所為也文王武王勤行此道謂行此求賢勤德之事故人稱誦之不忘也定本有文王武王俗本唯有武王誤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傳云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

暨至不窳大音泰大王太祖皆同暨直雷反又音偷窳陟律反傳天作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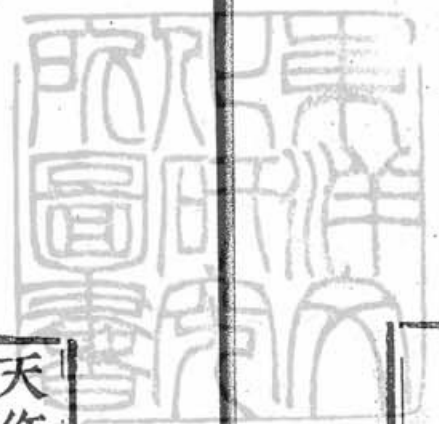
義曰天作詩者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祭祀先王先公詩人以今太平是先祖之

力故因此祭述其事而作歌焉祀先王先公謂四時之祭祠祫嘗烝但祀是總名未知在何時也時

祭所及唯親廟與太祖於成王之世為時祭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言先公者唯斥后

稷耳於王既總稱先王故亦謂后稷為先公令使其文相類經之所陳唯有先王之事而序并言先

公者以詩人因於祭祀而作此歌近舉王跡所起其辭不及於后稷序以祭祀實祭后稷故其言及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先王至不窋○正義曰周公之追王自太王以下此序並云王公故辯之也諸蓋至不窋於時並為毀廟唯祫乃及之此言祀者乃是時祭其祭不及此等先公而箋言之者因以先公之言廣解先公之義不謂時祭皆及也時祭先公唯后稷耳若直言先公謂后稷嫌此等不為先公欲明此皆為先公非獨后稷故除去后稷而指此先公也或緣鄭此言謂此篇本為祫祭按玄鳥箋云祀當為祫若鄭以為祫亦當破此祀字今不破祀字明非祫也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彼舉時祭之名亦兼言公王此亦時祭何故不可兼言公王也彼祭亦不盡及先公而箋廣解先公此何故不可廣解先公也且此詩若是祫祭作序者言祫於太祖則辭要理當何須煩文言先王先公也以此知所言祀者正是時祭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傳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

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傳云高山謂岐山也書

曰道岍及岐至于荆山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

萬物大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居之一

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傳岐其宜反道音

見反傳天作高山○毛以為天之生此萬物在於

彼貧反傳高山之上大王居岐脩其道德使興雲雨

長大此天所生者即陰陽和是其能長大之下四句

又說文王之德被萬民居岐邦築作宮室者文王則

能安之彼萬民又後往者由此岐邦之君有俊易之德故也下一句云由父祖之德若此合于孫得保天位前往者文王安之後往者亦能安之後往者以岐邦之君有俊易之德前往者亦然為互文也○鄭上

二句別具在箋餘同。○**傳**作生至所作。○正義曰：作者造立之言，故為生也。荒者寬廣之義，故為大也。○**箋**高山至其初。○正義曰：以文王未徙豐之前，與大王皆在岐，故知高山謂岐山也。以云天生高山，不言生萬物，故易毛也。引書曰：導岍及岐，至於荆山，禹貢文，彼言禹所開導，從岍山及岐山，至於荆山，皆舉大山，以言而岐山在其中，引之以證岐山為高山也。祭法稱山林川谷能出風雨，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唯泰山乎？是高山能興雲雨，而利萬物也。大王能尊大之，廣其德澤者，謂德及草木使之茂殖，若旱麓云：榛楛濟濟，是廣山之德澤也。山之德澤既廣，則山之為神益尊，是尊大之也。韋昭云：大王秩祀之而尊大焉，指謂祭之為大，未必然也。大王能廣山德澤，明其愛民甚矣。故民皆從之，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是由王之有德，故致然也。自一年成邑以下，中候稷起之注，亦與此同。當有成文，不知事何所出。周禮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為縣，四縣為都。



左傳曰：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各自相對為文耳。此都邑不與彼同也。邑是居處之名，都是眾聚之稱，都必大於邑，故一年即成邑，二年乃成都也。書傳說大王遷岐，周民束脩奔而從之者三千，乘止而成三千戶之邑，謂初遷時也。此云一年當謂年終之時，其邑當不啻三千，但不知其數耳。○鄭注：禹貢以爲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土廣萬里，王肅難鄭云：禹之時，土廣三倍於堯，計萬里為方五千里者，四而肅謂三倍，則除本而三，此云**彼作矣**。文王康五倍，蓋亦除本而五，并本為六也。

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

傳夷易也

箋云彼彼萬民也

徂往行道也。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為常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

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以此訂大

王文王之道卓爾與天地合其德

○行如字王徐並下孟反夷易羊豉

反下徐易曰皆同倭古卯反乾其連反巡苦魂反字亦作坤訂待頂反沈又直丁反說文云評議也譜云

參訂時驗謂平比之也字詰云云訂平也

子孫保之

○正義曰釋詁文○彼彼

至其德○正義曰彼徂為民往則彼作為民作徂作皆是民事故知彼徂為萬民也徂往釋詁文以道者人所行故行為道也徂謂新往者則作為前至者此作矣即繇詩所謂曰止曰時築室於茲故云皆築作宮室以為常居言常者見其心樂此居不復移轉也後之往者以岐邦之君有使易之道者謂此君其性使健和易愛民之情深故歸之也引易曰盡賢人之業皆繫辭文也言乾以使易故為知坤以凝簡故



人能使易則其情易知疑簡則其行易從情易知則人親之故易知則有親行易從則功可就故易從則有功人以物不我親不能以久故有親則可久由舉事無功不能以大故有功則可大為物所親事可長久是為德有所成故可久則賢人之德舉事有公道可廣大是為業有所就故可大則賢人之業生人能事德業而已易簡為之無往不究故彼又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是天地之德易簡而已岐邦之君亦有易簡之行是與天地同功訂者比並之言卓然高遠之稱以此乾坤之義比並大王文王之道則此二王之德卓爾高遠與天地合其德矣若然易簡之義窮天下之精則聖人乃能而云賢人之德賢人之業者王弼云不曰聖人者聖人體無不可以人名而名故易簡之主皆以賢人名之然則以賢是聖之次故寄賢以為名竊易簡之理盡乾坤之奧必聖人乃能耳文王可以當之大王則未能而並云與天地合德者以大王是亞聖大賢可以此於文王褒美其事故連言之其實大王未能盡此妙也譜云參訂時驗是訂

毛詩疏

卷十九之一

汲古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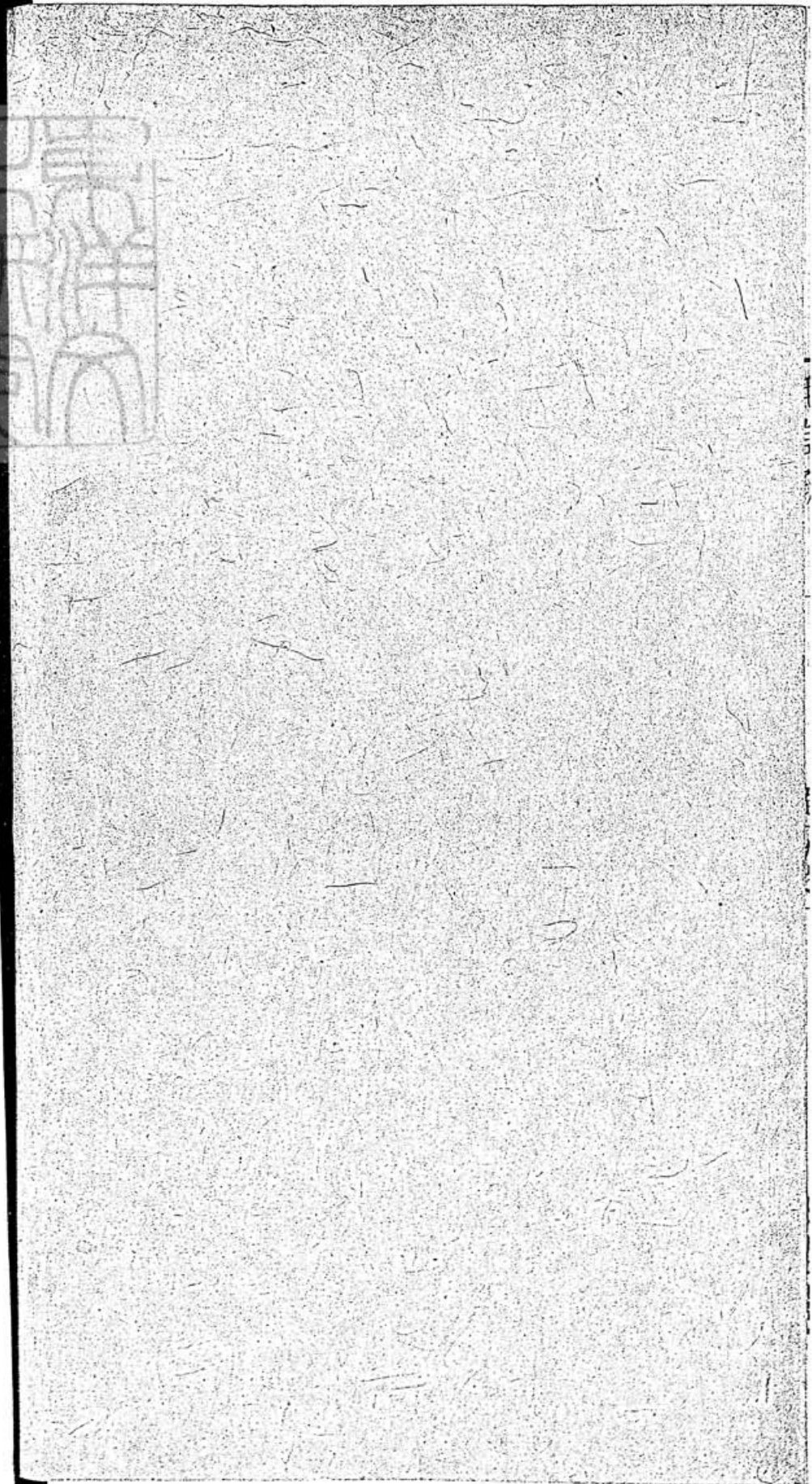
為比並之言也論語云如有所
立卓爾是卓爾為高遠之稱

天作一章七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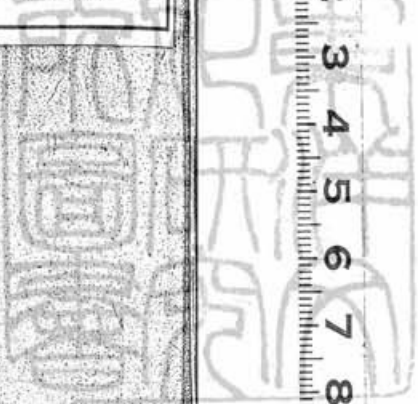
十九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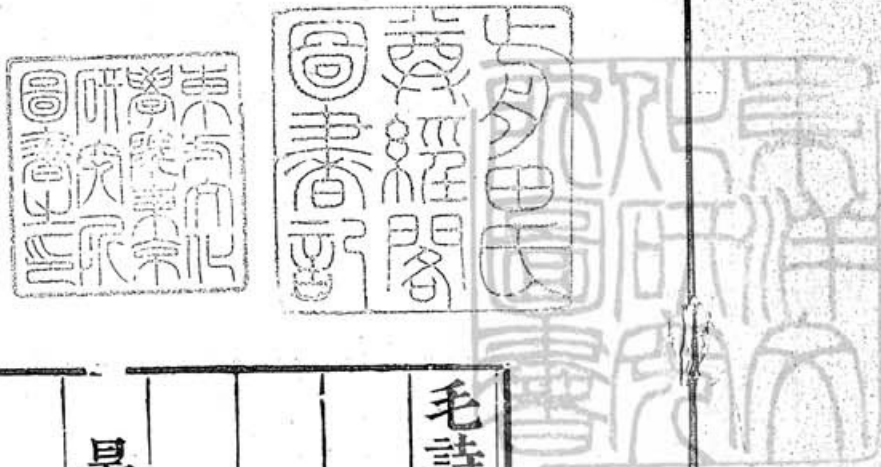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2390





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周頌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義曰昊天有成命七句。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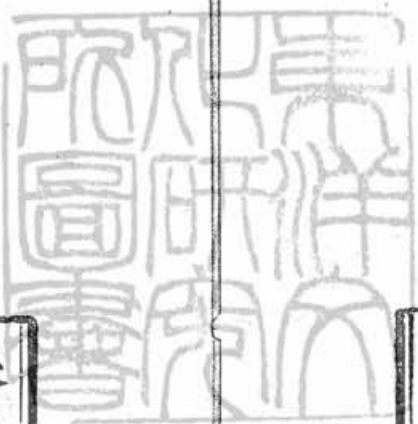
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謂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也。天地神祇佑助周室文武受其靈命。王有天下。詩人見其郊祀思此二主能受天之命。勤行道德。故述之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言文武施行道德。撫民不倦之事也。所感天神者。周人木德。感蒼帝靈威。仰而生祭之於南郊。神州之神則祭之於北郊。此二者雖南北有異。祭俱在郊。故總言郊祀也。按禮祭祀天地非止一事。

毛詩疏


卷十九之二

版告圖

此言郊祀天地不言所祀之神但祭之於郊而天地相對唯有此二神耳何者春官大司樂職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大司樂又曰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注云天神謂言五帝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陰祀祭地於北郊此二祀文恆相對此郊祀天地俱言在郊而天地相對故知是所感之帝神州之神也其祀天南郊鄭云夏之正月其祭神州之月則無文此序同言郊祀蓋與郊天同亦夏正月也此經不言地序云地者作者因祭天地而為此歌王者之有天下乃是天地同助言天可以兼地故辭不及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故具言之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  云昊天天人

號也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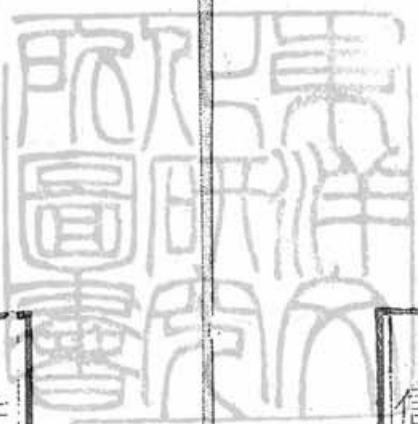
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早

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

寬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所以息暴亂也  成王王

況反其音基本亦作基宥音又王功  昊天有成命于況反解音懈下同苛音河刻音克  正義曰此篇毛傳皆依國語唯廣固二字鄭不為別訓而破以同已則是不異於毛但意不必有感生之帝與鄭小異今既無迹可據皆同之鄭焉言昊天蒼帝有此成就之命謂降生后稷為將王之兆而經歷多世至於

文武二君乃應而受之二君既受此業施行道德以成此王功而不敢暫自安逸常早起夜臥始於信順天命不敢懈倦行其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二君既能如此於乎可歎美也此二君成王之德既光明矣又能篤厚其心而為之不倦故於其功業終能和而安之以此之故得至於太平是乃昊天之德故因其祭而歌之○**禮**二后至密寧○正義曰此以太平之歌作在周公成王之世成王之前有成其王功者唯文武耳故知二后文王武王也以二王俱受天命共成周道故連言之自基始以下及下傳皆周語文也周語稱叔向聘於周單靖公與之語說昊天有成命叔向告單子之老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即全引此篇乃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天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暨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固和之始於德讓



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王是全釋此篇之義也古人說詩者因其節文比義起象理頗溢於經意不必全與本同但檢其大旨不為乖異故傳采而用焉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諡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章昭云謂文武脩己自勤成其王功非謂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是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故辨之也○**禮**昊天至暴亂○正義曰以此郊天之歌言其所感蒼帝蒼帝非太帝而云昊天昊天與帝名同故解昊天是天之大號故蒼帝亦得稱之也后稷以大迹而生是天之精氣中前與稱堯受圖書已有稷名在錄言其苗裔當王是周自后稷之生已有王命言其有將王之兆也傳訓命為信既有所信必將順之故言早夜始順天命經中之命也訓為信其言天命鄭自解義之辭故非經之命也正以言信必所信有信上言天有成命故知所信順者始信順天命也言始者王肅云言其脩德常如始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義當然也傳以密為寧寧又訓為安也故云行寬仁安靖之政以定天下又解二后

行寬安之意寬者體度弘廣性有仁恩已上行既如此則其下效之不復為苛虐急切安者緩於御物為政清靖王上行既如此其下效之不復為殘暴擾亂此寬仁所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故二后勤行之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緝明熙廣單厚肆固

靖和也



云廣當為光固當為故字之誤也於美乎

此成王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為之不解

倦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謂夙夜自勤至於天下太

平

○單都但反注同



廣當至之誤也○正義曰箋以外

也肆故也則是聲相涉而字因誤故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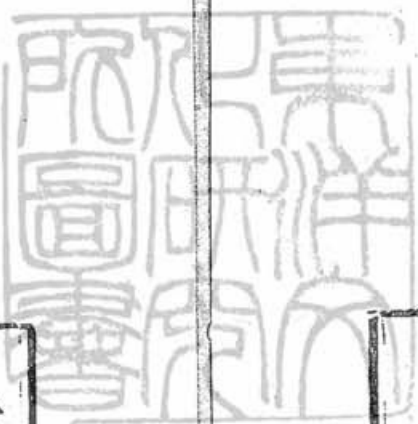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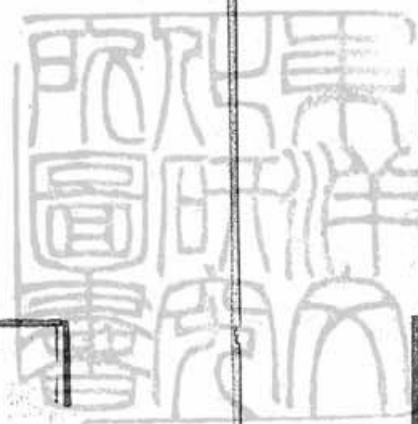


我將十句○正義曰我將

歌也謂祭五帝之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以今之太平由此明堂所配之文王故詩人因其配祭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陳周公成王法文王之道為神祐而保之皆是述文王之事也此言祀文王於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祀文王於明堂謂大饗五帝於明堂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五帝於明堂莫適十月令季秋是月也大享帝注云言大享者徧祭五帝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是於明堂有總祭五帝之禮但鄭以月令謂秦世之書秦法自季秋周法不必然矣故雜問志云不審周以何月於月令則季秋正可不審祭月必有大饗之禮明堂是祀天之處知大享當在明堂又以孝經言之明堂之祀必以文王為配故知祀文王於明堂是大享五帝之時也其餘明堂之祀則法小於此矣主濼注云凡聽朔必以特



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論語注云諸侯告
 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是告朔之在明堂其祭止
 用特牛此經言維牛維羊非徒特牲而已故知非
 告朔之祭也雜問志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一帝還
 於明堂亦如之則四時迎氣亦祀明堂但迎氣於
 郊已有祭事還至明堂不可不為禮耳其盛乃在
 於郊明堂之祭不過與告朔同也何則堯典說巡
 守之禮云歸格于藝祖用特鄭以藝祖為文祖猶
 周之明堂巡守之歸其告止用特牲矣此之維牛維羊
 其祭亦不是過也明亦用特牲矣此之維牛維羊
 則是祭之大禮故知此祀明堂是大享五帝非迎
 氣告朔也此經雖有維牛之文不言其牛之色大
 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
 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
 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
 色注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
 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
 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然則彼稱禮四方者謂四



時迎氣牲如其器之色則五帝之牲當用五色矣
 然則大享五帝雖是總設一祭必用五種之牲罔
 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既總享五帝明不用一
 全烝而已論語云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者彼謂告天之祭故用天色之玄與此別祭法云
 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曰禘
 宗則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矣此唯言祀文王者
 詩人雖同祀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故序述其
 意唯言文王耳郊天之祭祭天而以后稷配也昊
 天有成命指說天之命周辭不及稷思文唯言后
 稷有德不述天功皆作者之心
 有異序亦順經為辭此之類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將大享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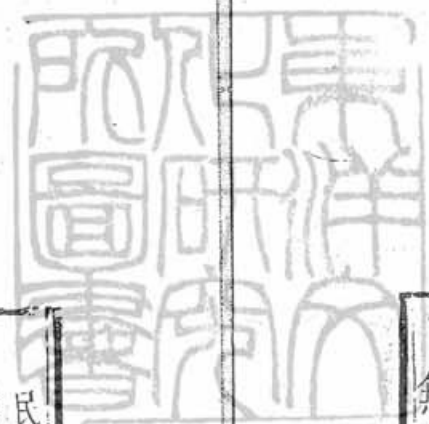
云

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皆充盛肥腩有天

氣之力助言神饗其德而右助之

○將如字享許丈反徐許亮反右音

又注及下同本亦作佑肥腍徒○我將我享○毛以忽反說文云羊曰肥豕曰腍○為周公成王之時祀於明堂言我所美大我所獻薦者維是肥羊維是肥牛也以此牛羊所以得肥者維為上天其佑助之故得無傷病也我周公成王善用法此文王之常道日日用之以謀四方之政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文王於我周公成王之祭又歆饗之也善法文王之常道而得為天所佑我周公成王而今而後其常道以為常法也○鄭上三句唯一將字別次四句云我周公成王則法象行此文王之常道以日日施於天下以治此四方之民維我得受此報福於文王此文王既佑助我而歆饗之故所以與我報福也餘同○將大享獻○正義曰皆釋詁文○將猶至助之○正義曰以將與享相類當謂致之於神不宜為大將者送致之義故云猶奉養謂以此牛羊奉養明神也牛羊克盛肥腍有天氣之助有其為天佑助故無病傷桓六年左傳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其



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瘳也謂其備膳咸有也彼傳言善於治民不妄勞役民之畜產無疾故祭祀之牲得肥明牛羊肥而無疾是天之力助天之助人唯德是與故云神饗其德而佑助之維天佑之當是佑助於人而已為佑助牛羊者以下句乃云既佑饗之則此未是佑人文連牛羊知是佑助牛羊亦是饗人之德故助之也此祀文王於明堂則是祭天矣禮稱郊用特牲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亦當用特牛矣而得有羊者祭天以物莫稱焉貴誠用犢其配之人無莫稱之義自當用太牢也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是配者與天異饌明其當用太牢此祀有文武為配於禮得其有羊也夏官羊人云蠶積其羊牲注云積積柴以祭天有羊牲者彼蠶在積上明所云積柴非祭天當為禋燎祀司○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中司命之等有羊也

伊嘏文王既右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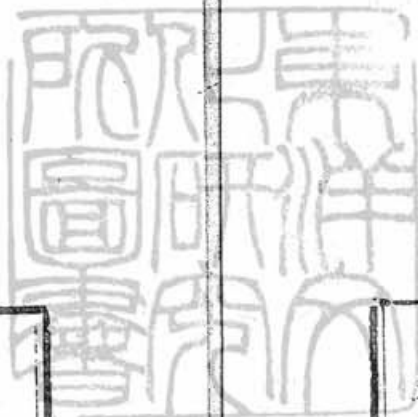
○

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

○

云

靖治也受福曰般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政于天下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般古雅反毛大也**釋**儀善至靖謀○正義曰皆復為法當訓為用毛於般字皆訓為大此般亦為大也王肅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而歆饗之**釋**靖治至而福之○正義曰靖治釋詁文特牲少牢皆祝以神辭般主人與之以福是受福曰般儀者威儀式者法式故以儀式為則象謂則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也以此能治四方可以蒙佑不宜為謀之故以靖為治謂施於天下也既佑助饗之是釋其所以致福之意故云言受而福之謂神受其德故降與之福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釋云于於時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釋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

國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禪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

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遠行也音句

守手又反本或作狩注同柴士佳反說文字林作柴行下孟反下出行同禪市戰及徧音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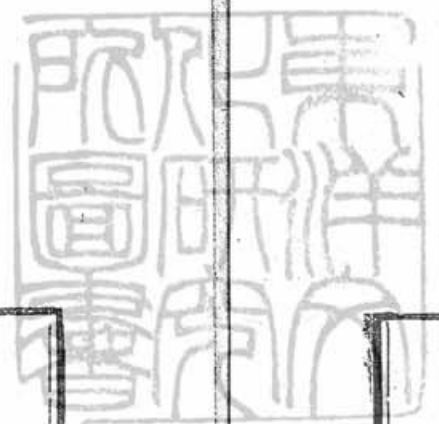
時邁十五句○正義曰時邁詩者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士諸侯

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為柴望之禮柴祭

昊天望祭山川巡守而安祀百神乃是王者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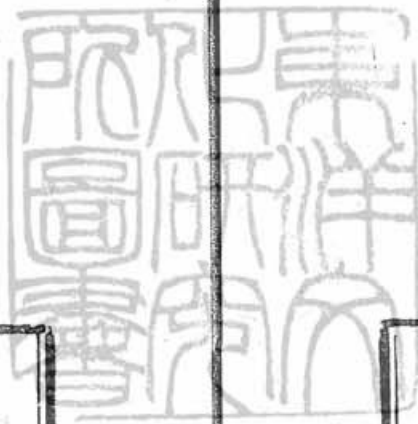
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業故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于戈明此詩周公作也治天下而使之太平者乃

是周公為之得自作頌者於時和樂既興頌聲咸
 作周公採民之意以追述先王非是自頌其身故
 得親為之序不言周公作者頌見天下同心歌詠
 例皆不言姓名經之所陳皆述巡守告祭之事指
 文而言時邁其邦是巡守之辭也懷柔百神及河
 喬嶽是告祭之事柴望祭天經不言天百神以天
 為宗其文可以兼之矣○**巡守**至羣神○正義
 曰此解巡守之名及告祭之意天子封建諸侯以
 為邦國令之為王者守土天子以時往行其邦國
 至於其方岳之下為此告祭而又為封禪禮焉以
 此故有柴望之事也書曰以下堯典文彼說舜受
 堯禪即位之後巡守之事其言柴望與此同故引
 以證之明此告祭柴望是至方岳而祭也所以為
 此巡守之禮者以諸侯為王者守土專制一國告
 從令行而王者垂帷端拱深居高視一日二日庶
 事萬機耳日不達於遠方神明不照於幽僻或將
 強以陵弱恃眾以侵寡擁遏王命寃不上聞而使
 遠道細民受枉聖世聖王知其如是故制為此禮



時自巡之大司馬職曰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
 救無辜伐有罪注云師謂巡守若會同是巡守之
 禮有伐罪正民之事也堯典說巡守之禮云協時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
 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不敬
 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黜以爵革制度衣服者為
 叛叛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是其事也
 王者代天理民今既為天遠行所至不可不告五
 岳地之貴神今既來至其旁又亦不可無禮是故
 燔柴以告天望祭山川白虎通云巡守為祭天何
 本巡守為天所告至也王制注亦云柴祭天告至
 也云望秩者山川之神望其所至以尊卑次秩祭
 之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是也言至於方
 岳之下者每至其方之岳皆為告祭之禮非獨東
 岳而已告祭則四岳皆然其封禪者唯岱宗而已
 餘岳不封禪也聚土曰封除地曰禪變禪言禪神
 之也封禪必因巡守而巡守不必封禪何則雖未
 太平王者觀民風俗而可以巡守其封禪必太平

功成乃告成於天非太平不可也又封禪者每一
 代唯一封而已其巡守則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
 十二年一巡守以為常非直一巡而已此其所以
 異也封禪之見於經者唯大宗伯云王大封則先
 告后土以外更無封文也禮器云因名山升中干
 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雖不言封亦是封禪之事故
 注云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岳而燔柴
 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而太平陰陽和而致象物
 是則功成瑞至然後可以升中明未太平必不可
 也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告之
 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
 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太山何萬物交代之處也
 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
 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
 為德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
 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厚
 者加厚矣是說封禪之義若然巡守不必封禪封
 禪必待太平則武王之時未封禪矣此詩述武王



之事而箋云至方岳之下而封禪者廣解巡守所
 為之事言封禪者亦因巡守為之非言武王得封
 禪也史記封禪書云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
 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三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
 二焉乃數十二於周唯言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是
 武必不封禪其巡守則武王為之以左傳之文參
 之此詩是武王巡守矣白虎通曰何以知太平乃
 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違詩反
 傳所說非也徧於羣神一句於堯典乃在上文正
 月上日受終於文祖之時云類於上帝禋於六宗
 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於二月巡守之下唯有崇望
 秩於山川而已不言徧於羣神此一句衍字也定
 本集注皆有此一句按王制說巡守之禮亦云柴
 而望祀不言徧羣臣也堯典注云羣神丘墳墳衍
 之屬般序止云四岳河海經唯言嶺山喬岳不言
 墳衍丘陵是必不徧羣神也其以堯典之文上下
 相校正月所祭之神多於祭岱之時而至岱不禋
 六宗何知當徧羣神也是由二文相涉後人遂增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耳之
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傳邁行震動疊懼

懷來柔安喬高也高岳岱宗也傳云薄猶甫也甫始

也允信也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

天其子愛之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為之臣

也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者言

其威武又見畏也王行巡守其至方岳之下來安羣

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為君美



之也○右音又注同助也疊徒協反柔女字本亦作

知音濡兩通俱訓安也喬音橋密本亦作岳同音岳

智時邁其邦○正義曰周公以時既太平追述

其出也武王之事言武王既定天下以時行其邦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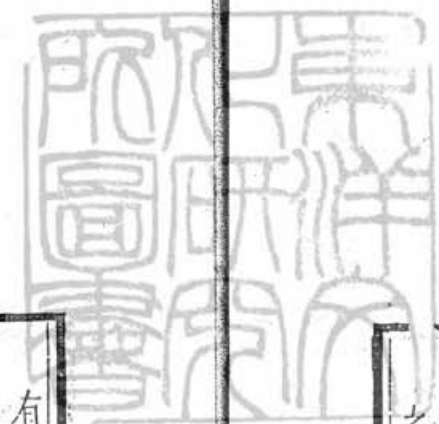
是乃見昊天其於武王子愛之矣實佑助而次序我

有周之事謂生賢智之臣使得以為用是子愛之也

其所往之處始欲我武王以軍威動之莫不動懼而

服是威又可畏不假用兵也至於方岳之下其來乃
為安寧百神及河與高岳皆次秩祭之武王巡行邦
國而使人神得所信乎武王之德如是維宜為天下
之君也於此行也明見天之愛我有周使俊乂之臣
用次序在位多生賢哲令之在官是其子愛之效於
此明見之也動之以威莫敢不服武王於是則聚其
干戈而納之則韜其弓矢而藏之是由往則震懼故
不用之也我武王能如此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
其功甚大美矣故陳其功狀於是大樂而歌之信哉
我武王之德能長安之言能安此大樂之美故歌之

也。○**邁**行至岱宗。○正義曰：邁，行懷來釋言。文震動，疊懼。喬，高釋。詒，文彼。疊，作摺音。義同。釋詁云：柔安也。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作柔。集注作濡。柔是也。言高岳岱宗者，以巡守之禮必始於東方，故以岱宗言之。其實理兼四岳。般祀四岳是也。謂之岱宗者，應劭風俗通云：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長。白虎通云：岱者言萬物相代於東方也。○**薄**猶至美之。○正義曰：茅苜傳云：薄，辭箋云：薄言我薄其云。薄，欲如此。亦是初始之義。故轉之為甫。訓甫為始也。允，信釋。詒，文序言。巡守故知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佑，序之文。承昊天之下，故知亦是昊天助之次序其事。下云：式序在位，故知謂多生賢智使為之臣也。時雖無敵可伐，但兵行主伐有罪，故云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別莫不動懼而服言其威武。又見畏謂不但為天所愛復為人所畏，故言又也。樂記說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示不復用，則伐紂之後，天下即服。至於巡守始言莫不服者，以王者之為巡守慮有不服之處，故美其無不服耳。非謂時



有叛者見兵乃服也。又解巡守之行得有動威之意。以王行巡守以軍從故也。知者以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又曰若大師則掌其戒令。蒞釁主及軍器上云及師下云若大師則二者之師不同也。大師言釁主及軍器是征伐實事。則上云及師非征伐也。明大師為征伐及師為巡守。故及師之下注云師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是巡守之禮當師從也。言大合軍猶大司馬言大合樂大合樂者，徧作六代之樂，則知大合軍者亦六軍皆行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者，鄭意以巡守必有六軍，但禮無正文，故云無六軍之文耳。天子海內之主，安不忘危，且云救無辜伐有罪，安得無六軍也。百神者謂天與山川之神。神以王為主祭之則安，故云來安羣神謂望於山川。堯典云：望秩於山川，秩者次秩，故云皆以尊卑祭之。此解百神止云山川而已，蓋明序下之箋無徧於羣神也。允王維后總上事而歎之，故云信哉武王之德，宜為君美。

也之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傳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

也傳云昭見也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家也以

其有俊又用次第處位言此者著天其子愛之右序

之效也傳明矣至不疑正義曰明之與昭俱是

見義但以達見遠事謂之為明其昭者大

明之狀故云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言因此巡守

知天而今而後常愛周家其事昭然不復為疑與鄭

明見之義同但分而言之耳傳明見至之效正義曰昭見釋詁文也以毛意微申使易曉故云王巡

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正以俊又之人用次第處位

故也此經二句覆上右序有周故云言此者著天其

子愛佑序傳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傳戢聚櫜韜也傳云

載之言則也王巡守而天下咸服兵不復用此又

震疊之效也傳戰側立反櫜音羔傳聚櫜韜也

詁文櫜者弓衣一名韜傳故內弓於衣謂之韜弓傳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傳夏大

也傳云懿美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

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傳肆音

雅反下傳允王保之傳云允信也信哉武王之德能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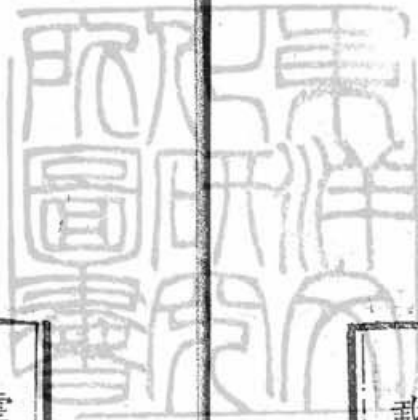
保此時夏之美傳夏大正義曰釋詁文傳懿

肆者張設之言故為陳也言求是自此求彼之辭故

知求美德之士而用之謂武序在位是武王求而得

之也以言陳之於夏故知夏為樂名又解名為夏之

意以夏者大也樂歌之大者稱夏也思文箋云夏之



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陔夏鷺夏注云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是九夏之名也彼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過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過執競也渠思文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然則鄭以九夏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但以歌之大者皆稱夏耳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



云執競其敬反執持也韓詩云執

服也



執競十四句○正義曰執競詩者祀武王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既致太平祀

於武王之廟時人以今得太平由武王所致故因其祀述其功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述武王生時之功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無競競也

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皇美也



云競疆也能持疆道者維有武王耳不疆乎其克

商之功業言其疆也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

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

○大功本



武王

○正義曰言有能持強盛之道者維武王耳此武王豈為無強乎維克商之功業實為強也豈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實為顯也由其既強且顯上天以是之故嘉美之以大福又重述武王強顯得福之事武王用彼成安祖考之道故得受命伐紂同有天下四方之民而斤斤然其為周家一代明察之君是其顯而得福也又武王之祭宗廟也作鐘鼓之樂其聲和樂嗶嗶然奏磬管之音其聲合集鏘鏘然合於禮度

當於神明故神下與之福衆多而穰穰然下與福豐大而簡簡然於時助祭之人又威儀順習反反然其祭之末此羣臣等既醉於酒矣既飽於德矣於祭之事終始無違故致福祿復來與之言武王受此多福故今得太平是以述而歌之。○**無競**至皇美。○正義曰無競反其言故為競也。烈業顯光皇美皆釋詁文又曰康安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大功謂伐紂也安之謂安祖考也武王祖考其心冀成王業未就心皆不安武王既伐紂是成大功安祖考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其意與鄭同。○**競疆**至福祿。○正義曰競疆釋言文時是釋詁文武王大業在於伐紂故知維烈是克商之功業也下武云三后在天王配於京永言孝思應侯順德故知成安是成安祖考之道也既強顯之下乃言天美之與之福祿謂使之胤嗣長遠享國不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自彼成康**用波成安之道也奄同也斤斤明察也。○**自彼成康**用云四方謂天



下也武王用成安祖考之道故受命伐紂定天下為

周明察之君斤斤如也

○斤絕**疏**自彼至明察。○**疏**正義曰訓自為用

故云用彼成安之道奄同釋言文又云奄蓋也鄭於闕宮玄鳥箋皆以奄為覆蓋四方同為已有與傳不異也釋訓云明明斤斤**鐘鼓**煌煌磬筦將將降福察也此連其明故云明察

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疏**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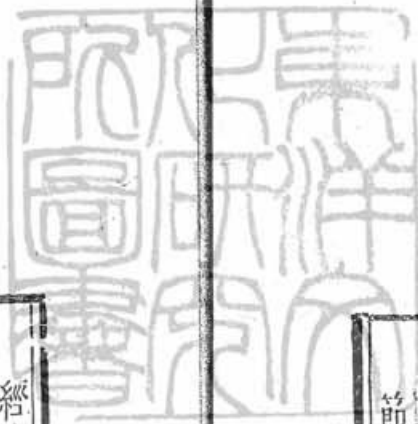
煌和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難也反

復也**疏**云反反順習之貌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

廟奏樂而八音克諧神與之福又衆大謂如嘏辭也

君臣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也。○**煌華**彭反徐音皇又音宏注

同筦音管本亦作管同將七羊反注同說文作甕甕
 行貌穰如羊反一又如字沈符板反又音販復扶又
 反重也又音同穰至反復○正義曰穰將將
 服重直用反同俱是聲也故言和與集謂與諸聲相
 和與諸樂合集也釋訓云穰穰衆多之貌也某氏引此詩
 曰穰穰是福豐之貌也穰穰衆多之貌也某氏引此詩
 明穰穰是福豐之貌也穰穰衆多之貌也某氏引此詩
 降福之大也箋以反反為順習之貌傳言反反難者
 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釋言云復反也是反得為復
 定本作覆○武王至福祿○正義曰箋以文承奄
 有之下降福是祭祀之事故知是武王既定天下祭
 祖考之廟也少牢大夫嘏辭尚云受祿于天宜稼于
 田天子嘏辭致福固宜衆且大矣故云謂如嘏辭也
 祭義說祭祀之禮主人慤而趨賓客則濟濟漆漆然
 則威儀反反是即祭者之容也既醉既飽文在反反
 之下故知謂羣神醉飽也祭末旅酬下及羣臣故有
 醉飽之義即既醉所云醉酒飽德是也此時祭之末
 節人多倦而違禮故美其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即



經之來反也此陳祭之事止應一降福耳但作者於
 樂音和集之下以言降福於羣臣既醉之下復言福
 祿每於一事得禮一言獲福欲見善不虛作福必報
 之為節文之勢故言福祿復來也祭祀宗廟當有酒
 食之饌此不言黍稷牲牢唯云聲
 樂者詩人意之所言無義例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思文八句○正義曰思文詩者

制禮推后稷以配所感之帝祭於南郊既已祀之
 因述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之意而為此歌焉經皆
 陳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之事國語云周文公之為
 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
 時邁同也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
 一也而此與我將序不同者我將王言文王饗其
 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故云祀文王於明堂
 此篇王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饗其祭

祀故言后稷配天由經文有異故為序不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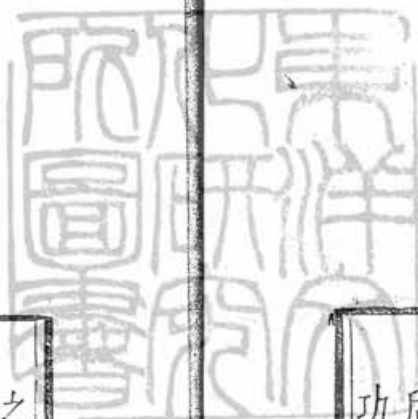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傳

極中也

釋

云克能也立當作粒烝衆也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之人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者言反其性也。烝之丞反粒音立阻莊呂反難也。馬融注尚書作祖云始也又音刈鄭注尚書五蓋也。思文后稷。毛以為周公自言反本或作艾音同。我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也。此。后稷有大功德堪配彼上天昔堯遭洪水后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使衆民無不於爾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是后稷有大功矣由后稷有穀養民之故天乃遺我武王以所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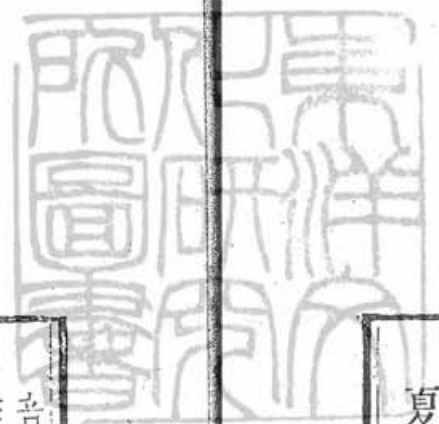
之牟麥正以牟麥遺我者帝意所命用此。后稷養天下之物表記后稷之功欲廣其子孫之國使無疆境於汝今之經界言於此今之經界其內不立封疆是命大有天下牢籠九服也以是之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樂而歌之言后稷功為常久永在歌樂故所以配天共食也。鄭唯以立為粒率為循其文義大同。極中。正義曰北極以居天之中故謂之極是為中之義也傳不解立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與鄭同宜為存立衆民也。克能至其性。正義曰克能釋言文此立我烝民與尚書烝民乃粒事義正同故破立從粒烝衆釋詁文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是后稷配天周公為之此詩周公所作故云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有此文德故周公思之非謂徧思先祖后稷獨有文德也堯典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是堯遭洪水也又舜典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注云阻讀曰阻阻厄也時讀曰時始者洪水時衆民厄於飢汝居稷官種蒔五穀以救活之是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

也蓋稷云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注云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業蔬難厄之食授以水之衆蠱食謂魚鼈也粒米也又養也衆民乃復粒食萬國作相養之禮是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也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牟麥率用也
云貽遺率循育養也武王渡孟津白

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而歌之夏之屬有九書說烏以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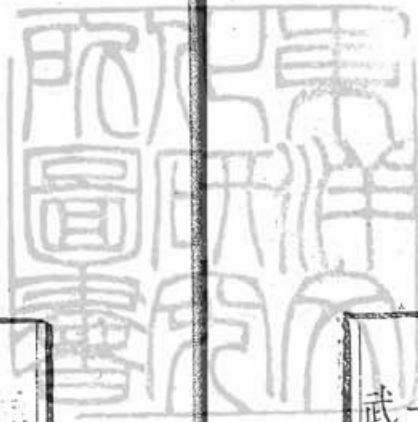
音夷字又作詒同牟並如字字書作麩音同牟字或作麥孟子云麥大麥也廣雅云麩小麥麩大麥也疆居良反竟也介音界大也後放此夏戶雅反注同遺唯季反下同涘音仕瘵力召反竟音境本或作境

趙岐注云麩麥大麥也說文云麩周受來牟也一

由自俱訓為用故率為用也。貽遺至之德。正

義曰貽遺釋言文率循育養釋詁文武王渡孟津至以穀俱來皆尚書文太誓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注云孟津地名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注云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又云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為鵬其色赤其聲鬼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

上流猶變也。鵬當為鴉。鴉鳥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為鳥。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鳥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鳥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鳥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為牟。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是鄭所據之文也。周自后稷以來，得穀瑞者，唯彼云：以穀俱來。此言來牟，彼云：穀至，彼此交相證明，其事同也。太誓止云：白魚不言魚之大小，中侯合符后云：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之。目下授右注云：右助也。天告以伐紂之意，是其助然。目下有此授右之字也。而彼授右之下，猶有一百二十餘字，乃云：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文消蓋其鱗甲之上，有此字，非目下所能容。直言出涘，以燎不言迴舟，蓋在此岸燎也。太誓之注不解五至而合符后注云：五至猶五來，不知為一日五來為當異日也。言五至以穀則第五至時，乃有穀耳。彼穀此牟，理當為一。故云：此謂遺我來牟也。又解帝命率育之義，天命武王正，以是牟麥者循而存記。此，后稷養天下之功。



后稷以穀養天下，故命武王以穀存記之也。是欲廣大其子孫之國也。無此封境於汝，今之經界者，謂當時經界已廣大萬里於汝，此之內使無封疆，是乃大有天下之辭也。言無此疆爾界者，周公自據當時故云：此稱天之意。故云：爾自汝當時之土境也。此與時邁皆周公所作，俱云：時夏則以此二者為大功。故於樂為大歌也。夏之屬有九，即鐘師九夏是也。書說鳥以穀俱來，云：穀以記后稷之德者，尚書旋機鈴及合符后皆有此文。注云：稷好農稼，今鳥銜穀，故云：記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臣工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七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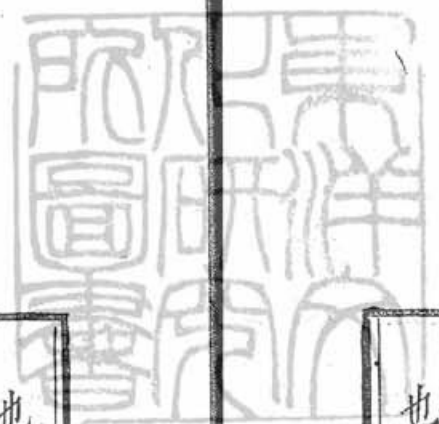


臣工十五句。○正義曰：臣工詩者，諸侯助祭遣

於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勅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此諸侯來朝行朝享之禮已終天子饗食燕賜之事又畢唯待祭訖而去故於祭之末因在廟中遣之經陳戒諸侯之臣使助其公事又戒車右令及時勤農天子賓敬諸侯不勅其身戒其臣亦所以戒諸侯是其遣之事也此諸侯助祭是下土諸侯自外來也振鷺有客序皆云來此與烈文不言來者振鷺有客經言有客戾止主陳其來之意故序言來助來見此與烈文王告戒之以事不說其來但因助祭而戒之當言其助而已不須言來也載見述其始見故序亦指言始見不言其來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勅之

也工官也公君也云臣謂諸侯也釐理咨謀茹度



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故於廟

中正君臣之禮勅其諸官卿大夫云敬女在君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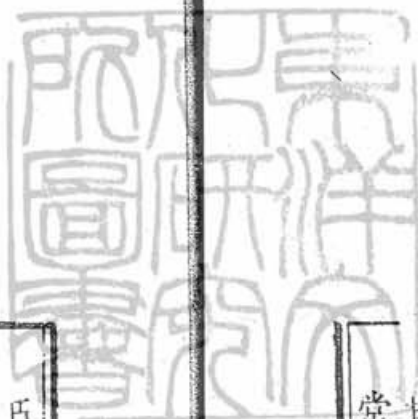
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來度之於王

之朝無自專釐力之反茹如預反徐音如度嗟

臣工。正義曰此周公成王於祭之。不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為其大斥故戒其卿大夫及車右以警切之將戒先嗟而又嗟重歎以呼之曰我臣之下諸官謂諸侯之卿大夫也汝等皆當敬慎於汝在臣之職事汝能如此則我王家當平理汝之成功知其勤惰亦不忘汝勞汝若有大事賞罰當來咨謀計度於我王之廟無得自專欲使諸侯聞之亦敬其事而不自專也又勅其車右以農事亦嗟而又嗟重歎而呼之曰爾從君之保介謂車右衣甲之人也今已是維暮之春矣汝若歸國亦有何所求施於民乎維汝如何

於民之新田畬田言汝當奈此民之新田畬田何欲其勸民耕之也所以令汝勸民耕田者何於乎美哉本赤烏所與俱來之牟麥以瑞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得此牟麥之瑞而為天下所休慶也此光明之事乃見於上帝言為上帝所聞知也至今用以此瑞之故常有樂歲遂時和年豐耕則必獲是田不可舍汝可命我眾民令之具汝所用錢鏹之田器勤力以事農畝於久必多銍刈宜以此告勸下民使勤於田事

○**禮**嗟嗟至公君○正義曰嗟嗟歎聲將勅而嗟歎故云嗟歎勅之非訓為勅也臯陶謨曰百工惟時天工人其代之皆謂官也故以工為官公君釋詁文○**禮**臣至自專○正義曰此遺諸侯之歌勅臣之工使敬君事故知臣謂諸侯堯典云允釐為理之義故為理也咨謀釋詁文茹度釋言文又解所以謂諸侯為臣者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歸故於廟正其為臣之禮明天子以主人之義不純臣於諸侯其諸侯之心則當純臣於天子恐彼不知以不純為常故於廟中稱之為臣以正臣之禮既正臣禮而君



臣分定因以示義見事當上逸下勞故勅其下諸官而警切之使之敬其君事有大事來謀於王雖呼其臣而戒之實亦戒諸侯之身也言諸侯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者以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義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然則天子之於諸侯謂之為賓賓者敵王之辭是不純臣之義也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蕃衛純臣謹按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為臣皆非已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玄之聞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唯鄭據大行人之文以為不純之證也以賓客之文明不純臣之義則謂天子與諸侯對為賓主行禮是為不純臣君與朝廷之臣行禮饗燕則使人為主諸侯燕其臣使宰夫為獻主不與臣對行禮是純臣之也大行人又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注云謂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小行人云凡四方之使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見於夷狄君臣亦稱賓客則四夷諸侯亦不純臣

也此則天子於諸侯之義耳若諸侯於天子皆純臣矣北山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臯陶謨云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是彼於王者皆純臣也書傳周公謂越裳氏之譯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臣明政令之所及盡為純臣故此所以正臣之禮也何知不是臣之與工君臣並勅而以爲獨勅其卿大夫者以下勅保介其文不與臣連是獨勅保介則知此亦獨勅其臣不勅其君也且君臣禮絕尊卑不同天子之戒諸侯當正尊卑之禮不可使人臣與君並受其命以此知勅臣之工不勅臣也諸侯之朝天子必有卿與大夫隨之爲介故云勅其諸官卿大夫也秋官司儀云諸公相爲賓及將幣毋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則諸侯朝天子亦應唯上相入廟耳此得卿大夫及車右俱在廟中受勅者彼謂將幣饗食行禮之時唯上相入耳此諸侯將歸遣之於廟是召入而戒之非致幣之類也敬汝在君之事王乃平理汝之成功謂有大功則賜之車服以寵章之若左傳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



中軍襄十九年鄭公孫蠆卒范宣子言諸晉侯以其善於伐秦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以行禮是有功王平理之事也言來謀之度之於王之廟者以其在廟勅之而言來故知來謀於王之廟也且古者大事謀於廟中訪落序云嗣王謀於廟國語云謀之廟廟失之中原是大事必謀於廟也定本集注席字作廟於義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

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 **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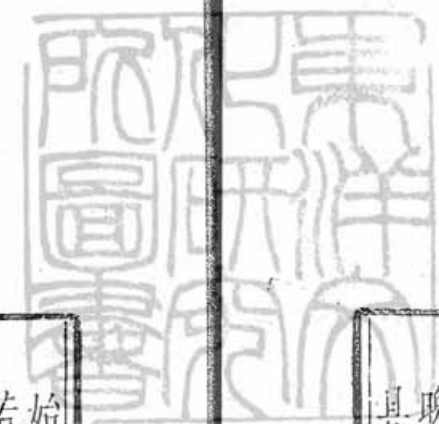
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問莫晚也周之

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勅其

車右以時事時歸當何求於民將如新田畬田何急

其教農趨時也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

○莫音暮本或作暮注同禽音餘耒力對反耜音似措七故反夏戶雅反被皮寄反
 ○正義曰此所以勅人也以月令準之知保介為車右故即引月令以證之盡保介之御間皆月令文彼說天子耕籍田之禮天子親載耒耜措置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間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即車右也引之者證保介為車右也又明以農事勅車右之意以諸侯耕籍勸農則此人與之同車而置田器於其間常見勸農之事故勅之也不勅御人徧勅車右者以御人本主於御車不主輔君故專勅車右明其衛君車也言保介之御間者以人君左載御在中央明其遠君措之故繫於車右因御字單言之以便文耒耜不近君而置御右之間者彼注云明已勸人非農人故也暮晚者古暮字作莫說文云日在崑口中為莫是晚之義也時有三月季為莫故以周之季春為晚春也知非夏之季春者以月令季冬命民修耒耜具旧器農書稱孟春耕耨者急不待於辰辰



始勸農故知是夏之孟春也且此諸侯來朝而遣之若是夏之季春非復朝王之月故云諸侯朝周之春以明此為夏之正月也知諸侯之朝必以夏之正月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記周公於太廟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以六月為正譏用七月則祭用夏之孟月矣故王制注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諸侯時祭用夏之正月王制云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明是朝祭同月故廢之也明堂位云夏禘秋嘗冬烝天子之禮獨不言春祀得不為朝王而闕之故彼注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或闕之以此而言明諸侯之朝皆用孟月可知由孟春耕期既逼故勅其車右以其時事即耕田是也汝歸當何求於民言無所可求於民唯求其勤力於農耳如新田畬田何如猶奈何也當奈此田何王意急其教農以趨時恐時之晚過也更解謂車右與保介之義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故謂之保介也月令注云保猶衣也勇力之士永甲執兵此云彼彼云衣皆保之義

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康樂也

云

將大迄至也於美乎赤鳥以牟麥俱來故我周

家大受其光明謂為珍瑞天下所休慶也此瑞乃明

見於天至今用之有樂歲五穀豐熟

洛下同見 **豐熟** ○正義曰釋詁文 ○ **將大至**

賢遍反 **豐熟** ○正義曰將大迄至釋詁文於者

歎辭皇訓為美於美乎歎其受麥瑞而得豐年也大

受其光明謂為天下所休慶者由受天瑞而人歸之

是其為所美慶也此瑞乃明見於上天言既為人知

又為天知美其瑞之著也人知謂天下歸之天知謂

今之豐熟此瑞本自天來而云見於天者見天人相

因以為人見天瑞而歸之天見人歸而降福美此周

德賜之豐年今用之常有樂歲正謂五穀豐熟五

穀者五行之穀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

麻冬食黍天官疾醫以五穀養其病注云五穀麻黍

稷麥豆是也鄭以五行之穀為五穀也夏官職方氏

豫州其穀宜五種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不以五行

之穀為五種者以職方辨九州土地生殖之所宜每

州不同非五行常穀豫州之界東接青州宜稻麥西

接雍州宜黍稷明豫州宜黍稷稻麥也菽則土地多

生人所常種明通菽為五也職方又云幽州宜三種

注云黍稷稻兗州宜四種注云黍稷稻麥皆準約所

與連接者 **命我眾人庠乃錢鎛奄觀銍艾**

傳 庠具錢

言之也 **命我眾人庠乃錢鎛奄觀銍艾**

與連接者 **命我眾人庠乃錢鎛奄觀銍艾**

銍鎛鑄銍穫也

云 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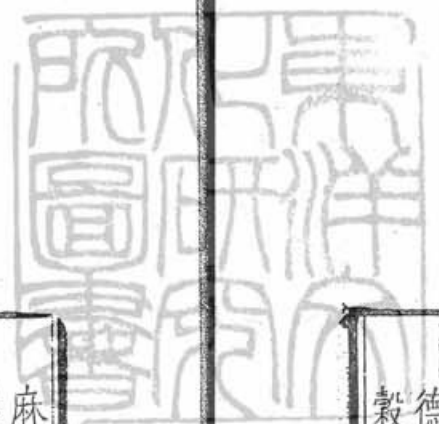
器終久必多銍艾勸之也

○庠持耻反錢子踐反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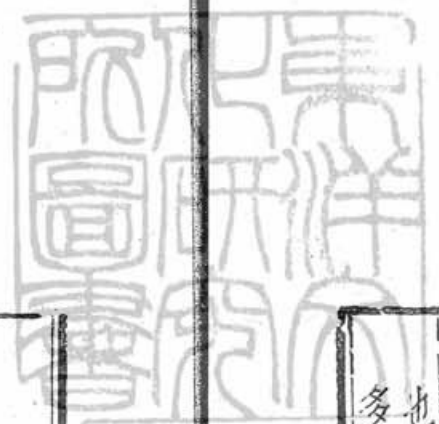
字觀古玩反又如字注同銍珍粟反艾音刈銍七遙

反何士堯反沈音遙世本云垂作銍鑄乃豆反或作

擗呂氏春秋云擗柄尺此其度也其擗六寸以間稼



頭長六寸柄長一尺鐻古字也今作耨同獲戶郭反
本或作鑿音同釋名云銓獲鐵也說文云銓獲禾短
鎌也此則銓器可以獲禾故云銓獲也
小爾雅云截穎謂之銓截穎即獲也
義曰庠具釋詁文說文云錢銓古田器世本云垂作
銓宋仲子注云銓刈也然則銓刈物之器也說文云
鑄田器也釋名云鑄鋤類也鑄迫地去草世本云垂
作耨釋器云斫斫謂之定李巡曰鋤也郭璞曰鋤屬
廣雅云定謂之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
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
入苗間此云鑄耨當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為耨即鋤
或云鋤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釋名云銓獲禾鐵也
說文曰銓獲禾短鎌也然則銓器可以獲禾故云銓
獲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銓一耨一銓然後成
農是三耨皆田器也
彼奄作淹蓋鄭讀爾雅以奄為淹故也王肅云奄同
也毛於執競之傳以奄為同
多銓刈但無傳可據故同之鄭焉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云祈猶禱也求也月令

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
又作意同

於其反噫音禧禱丁老反又丁
報反見賢遍反雩音于與音餘
義曰噫嘻詩者

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春
郊夏雩以禱求膏雨而成其穀實為此祭於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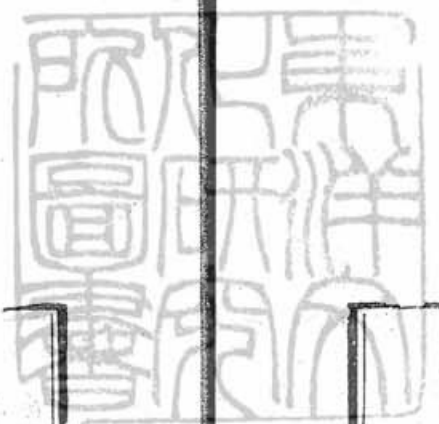
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陳播種耕田之事是
重穀為之祈禱戒民使勸農業故作者因其禱祭

而述其農事也
祈猶至是與
正義曰春官太
祝掌六祈之辭以祈福祥求永貞知祈為禱求謂

禱請求天降雨以成穀也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
及左傳夏則龍星見而雩此二者是此春夏祈穀

於上帝之事與以孟春祈穀文與此同以雩者又
是為穀求雨之祭故以二者為此祭也龍星見而

零桓五年左傳有其事此引之不言左傳者以月
 令事在孟春其時月分明故顯言月令左傳之言
 龍見則時月不明引取其意言夏則非彼成文故
 不云左傳也言是與者為若不審之辭亦所以足
 句也必知零祭亦是祈穀者月令仲夏大雩帝以
 祈穀實是雩為祈穀之明文但雩以龍見為之當
 在孟夏之月為月令者錯至於仲夏失正雩之月
 故不引之左傳稱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郊雩
 文連事正當此并不引左傳者又以傳無祈穀之
 文故月令左傳各取其一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
 夫報天而主日書傳曰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
 德然則郊以報天而云祈穀者以人非神之福不
 生為郊祀以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故祈報兩言
 也天者至尊之物善惡莫不由之故於此一祭可
 以為報天可以為祈穀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
 稷以祈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郊為祈穀
 之事也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止言配天不言祈穀者鄭箴膏肓云



孝經主說周公孝以必配天之義本不為郊祀之
 禮出是以前言不備月令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
 是即郊天也後平洋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
 籍是郊而後耕二者之禮獻子之言合是郊天之
 與祈穀為一祭也按禮記大傳注云王者之先祖
 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皆用正歲
 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
 天配靈威仰也然則夏正郊天祭所感一帝而已
 月令注云雩祀五精之帝則雩祭總祀五帝矣郊
 雩所祭其神不同此序并云祈穀于上帝者以其
 所郊之帝亦五帝之一同有五帝之名故一名上
 帝可以兼之也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之下注云
 上帝大微五帝者亦謂祈穀所祭也是太微之一
 不言祈穀總祀五帝也春官典瑞云四圭有邸以
 祀天旅上帝注云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
 郊亦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此不殊之者非周禮
 相對之例序者
 省以便文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噫歎也嘻

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

假至也播猶種也噫嘻乎能成周公之功其德已著

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又能率是王田之吏

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成王如字又于況反

云毛如字噫嘻成王○毛以為噫嘻然嗟歎而有

破皮寄反所戒勅者成是王事之玉謂周公成王

也此王既已政教光明至於天下德既光明顯著如

此猶能敬重農事率是典田之官令之教民耕田而

種百穀典田之官既受率約即告民云我欲墾大發

汝之私田終於三十畝欲使各五十畝為墾耦忍其

等須大事汝所耕及時失時欲令萬夫俱作天下既已太子

為之祈神殷勤戒救故美而歌之○鄭唯噫嘻二字

與駿字別又二十里為一部一吏王之實有十千之

淵死曰噫天喪予成湯見四面羅者曰嘻盡之矣則

噫嘻皆是歎聲為歎以救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

非訓噫嘻為歎救也此噫嘻猶上篇云嗟嗟耳毛亦

以上篇重農嗟嗟而救係介此文類之明亦噫嘻而

救之噫嘻至百穀○正義曰以噫嘻之下方美

其成王明至而率時農夫乃在下句則噫嘻之言未

是救戒故以為有所多大之聲謂作者有所哀多美

大而為聲以歎之故言噫嘻有所多大之聲假至釋

詰文彼假作格音義同言既明至亦是君德著明而

三詩疏

卷九之三

及古閣

率是主田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謂王者率農夫教下民也知農夫是主田之吏者以文承成王之下則是王者率之若田農之夫非王所親率而釋言云峻農夫也峻即漸風小雅及春宮籥師所云田峻者也田峻至典田之官而爾雅謂駿發爾私終三之農夫故知農夫是典田之吏也

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傳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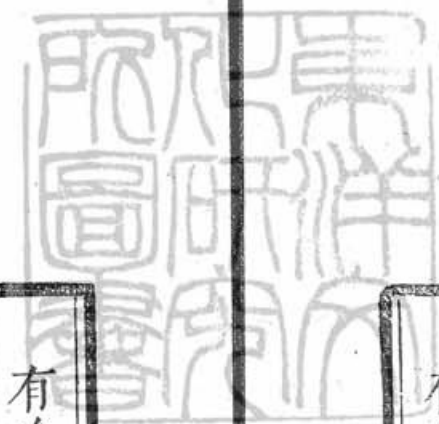
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

極其望也傳云駿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

耕發其私田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

事耕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

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



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二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三耜為

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

數駿亦作浚傳私民至其望。正義曰毛以此經本無發字傳皆救民之言故解其救意所在皆有

公田在民井田之間亦富民所耕發而云駿發爾私

者上音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私田使之

耕以取富故言私而不及公令民知君於已之專則

感而樂業故也大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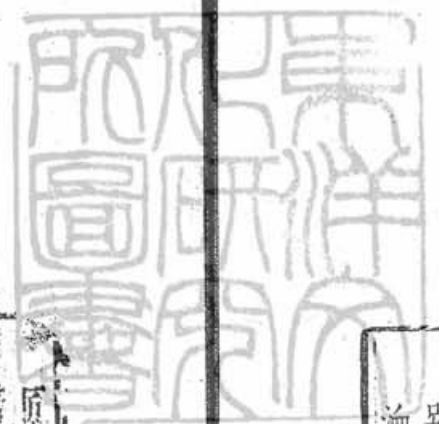
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主意之讓下也

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此出毛之意也
 言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十里外不復見
 之是為極望也。○馬駿疾至成數。正義曰釋詁云
 速疾也駿速也轉言是駿為疾也冬官匠人云
 一耦之伐伐發地故云發伐也言伐者以耜擊伐此
 地使之發起也亦大服事釋詁文彼亦作奔音義同
 箋以播厥百穀是王者率約農夫之言駿發爾私終
 三十里是農夫教民之言故云使民疾耕發其私田
 謂農夫使之也終訓竟也正使之竟三十里者王者
 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為一部令一主田之吏主之
 主田之吏謂農夫是也農夫自救終已境界故指言
 三十里也亦服爾耕十十維耦是民從農夫號令之
 事故云於是民大耕其田萬耦同時舉足而耕也知
 此三十里為部使一吏主之者以主者率農夫使教
 民種穀農夫即號令其人令疾發私田終三十里明
 三十里者此農夫所部之界故知每三十里分為一
 部使一吏主之公羊傳曰三公者何天下之吏則吏
 者在官之通稱七月傳云駿田大夫駿即此農夫也



三十里而有一吏蓋此日以大為之箋又以萬人
 耦與三十里大數相稱必欲引周禮以證之所引周禮
 盡川上有路皆地官注必人文宜彼思言凡治郊外野
 人之田一夫之間有溝一水之遂廣深各二尺也此遂
 上即有一步徑以通水馬其十夫有通水之溝廣深
 各四尺也此溝上即有一徑以通水人車其百夫有
 通水之洫廣深各八尺也此洫上即有一大塗以通
 乘車其千夫有通水之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也此
 澮上即有一通道以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之大川
 此川上即有一廣路以容三軌是周禮以萬夫為限
 與此十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
 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既廣
 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
 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為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
 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冬官匠人文也此一
 川之間有萬夫故為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田計
 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也
 以三十里與十千舉其成數正足相充故鄭首尾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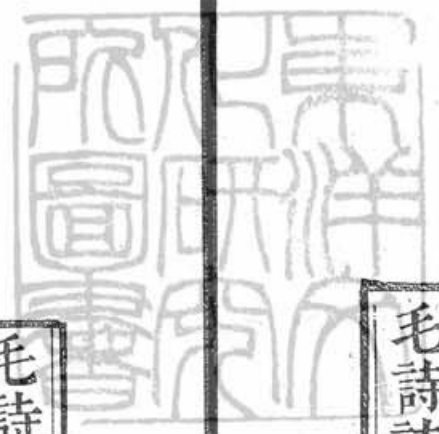
一以易傳也遂人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倍溝溝廣二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以南晦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塗而川周其外焉是鄭具解五溝五塗之事也以遂人治野田故還據遂中鄰里鄴鄴縣而說之四縣為一部計六遂三十縣為七部猶餘二部蓋與公邑采地共為部也何者遂人於川上有路之下云以達於畿鄭云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明其共為部也地官序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鄴長每鄴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計四縣有二十鄙百鄴四百里二千鄰則鄰長以上合有二千五百二十四人矣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別職其主田之吏一部唯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洫澮廣深之數皆冬官之文也徑畛塗道路所容於



原人差約而為之耳... 以南晦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者以夫間... 兩夫俱南晦於畔上... 有遂故遂從也其遂既從則必注於橫者也故溝橫也百夫方千步除外畔其間則南北者九遂東西者九溝其東西之畔即是洫也從洫必注於橫澮則南北之畔即是澮也萬夫方萬步為方千步者百除外畔其間南北者九洫東西者九澮其四畔則川周之故云川周其外也如是者九則方百里故遂人注又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也此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逐地形而流非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遶之且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逆之也

噫嘻一章八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二





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周頌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云二王夏殷也其後祀

也宋也  振鷺上之慎反下音路一名春鉏  振鷺

八句。正義曰振鷺詩者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

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已致太平諸侯助祭二王

之後亦在其中能盡禮備儀尊崇王室故詩人述

其事而為此歌焉天子之祭諸侯皆助獨美二王

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聖德

服之則彼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

服時王故能盡禮客主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頌之。○二王至杞宋。○正義曰樂記稱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故知之也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之後封即為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初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為殷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宋為殷後成王始命之也樂記武王封先代之後已言投殷之後於宋者以微子終為殷後作記者從後錄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宋為殷後也樂記註云投者舉徙之辭謂微子在殷先有國邑今舉而徙之別封宋國也若然僖六年左傳曰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襯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被之焚其襯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亦云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



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言復位以還為微子但微國本在紂之畿內既以武庚君於畿內則微子不得復封於微也但微子自囚以見武王武王使復其位正謂解釋其囚使復臣位不是復封微國也以樂記之文知武王初即封微子於宋矣但未知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耳至成王既殺武庚命為殷後當爵為公地方百里至制禮之後當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史記以為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文乖其說非也如樂記之文武王始封夏后於杞而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主言夏殷之滅其後得封耳以伐夏者湯克殷者武故繫而言之其意不言湯即封杞武即封宋也王者所以必立二王之後者以二代之先受命之祖皆聖哲之君故能克成王業功濟天下後世子孫無道喪其國家遂令宗廟絕享非仁者之意也故王者既行天罰封其支子爵為上公使得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立祖王之廟郊所感之帝而所以為

尊賢德崇三統明王位非一家之有也故郊特牲曰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曰天子存二王之後與已三所以通天三統立三正鄭駁異義云言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天三統是言王者立二王後之義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傳興也振振

羣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客二王之後

傳云白鳥集

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興者喻杞宋之君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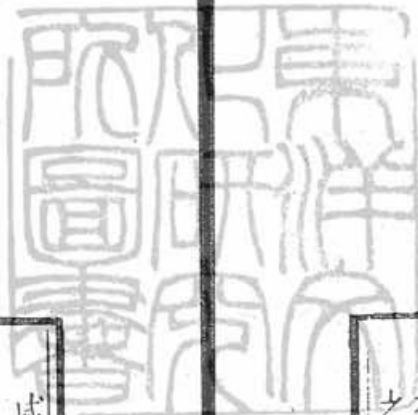
潔白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

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

○處昌慮反

疏振鷺于飛○正義曰言有

振振然潔白之鷺鳥往飛也其往飛則集止於西雝之澤色潔白之水鳥而集於澤誠得其處也以興有



威儀之杞宋往行也其往而行則來助祭於有周之廟美威儀之人臣而助祭王廟亦得其宜也此鷺鳥之色有潔白之容我客杞宋之君其來至止也亦有此潔白之容非但其來助祭有此姿美耳又在於彼國國人皆悅慕之無怨惡之者今來朝周周人皆愛敬之無厭倦之者猶復庶幾於善夙夜行之以此而能長終美譽言其善於終始為可愛之極也○**傳**振至之後○正義曰此鳥名鷺而已振與鷺連即言于飛魯頌之言振振鷺故知振振羣飛貌也言鷺白鳥者以言亦有斯容則義取潔白故云白鳥也以鷺是水鳥明所往為澤故知雝澤也謂澤名為雝故箋云西雝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雝彼耳無取於西之義也序言二王之後故知客二王之後客者敵主之言諸侯之於天子雖皆有賓客之義但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為客臯陶謨云虞賓在位此及有瞽皆云我客有客之篇以微子為客皆以二王之後特稱賓客也○**傳**白鳥至鷺然○正義曰

以此詩美其助祭明以在澤喻在廟取其得所為義也。以鷺鳥之白與容之威儀。所云潔白之德。即鷺鳥之容也。以上言飛往西。雖喻其嚮京而朝。而其容之美。未見故又云亦有斯容。明上句與喻之中。亦有潔白之義。故云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也。在彼無惡。在言威儀之善。如鷺然。正謂潔白是也。

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云在彼謂居其國無

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永

長也。譽聲美也。
也。厭於艷反。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
云報者謂嘗也。烝也。

七句。正義曰。豐年詩者。秋冬報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致太平而大豐熟。秋冬嘗烝報祭宗



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年豐而多獲。烝稻為酒。醴以進。與祖妣是報之事也。言烝界祖妣。則是祭於宗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廟耳。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於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為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於報。故此序特言報耳。其餘則不然。故那與烈祖實為烝嘗。而序稱為祀。以義不取於報。故也。其天地社稷之神。雖則常祭。謂之祈報。故噫嘻載芟。良邦之等。與宗廟異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
豐大稌稻也。廩

所以藏齋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

云豐年大有年也。亦大也。萬億及秭。以言穀數多。

徐音杜徐勅古反廩徐力錦反又力在反倉也。秭谷履反一本作數。韓詩曰陳穀曰秭也。齋盛上音資。

下音成穗音遂數萬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降福孔皆皆徧也云烝進畀予也醴音禮畀必寐反予也

注同妣必履反洽胡甲反豐年多黍正義曰言本或作禴徧音遍予音與今為鬼神祐助而得大

有之豐年多有黍矣多有稻矣既黍稻之多復有高

大之廩於中盛五穀矣其廩積之數有萬與億及秭

也為神所祐致豐積如此故以之為酒以之為醴而

進與先祖先妣以會其百眾之禮謂牲玉幣帛之屬

合用以祭故神又下予之福甚周徧矣豐大至

曰秭正義曰豐大釋詁文徐稻釋草文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為稌是也言廩所以藏盛之穗者器實

曰盞在器曰盛盞盛謂飯食也以米粟為之遠本其

初出於禾穗故謂廩之所藏為盞盛之穗也禹貢百

里賦納總即禾稼也二百里銓即穗也禾稼當積而

貯之不在倉廩其穗當在廩藏之故言藏盞盛之穗

則自穗以往秭及粟米皆在倉廩矣以穗鄰於禾稼

嫌不在廩故特舉其穗以下皆可知也又以經言高

廩則廩之高大於藏穗為宜故言穗也此言藏穗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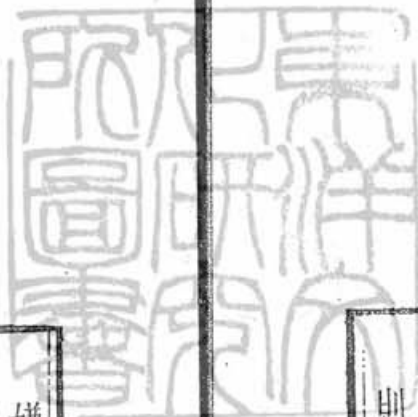
廩唯藏粟也而地官廩人註云藏米曰廩者對則藏

米曰廩藏粟曰倉其散即通也彼廩人職掌萬民之

食四釜三釜皆是米事故云藏米耳彼注又云廩人

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是廩為倉之總可以兼米粟

也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注云魯謂之米廩虞



物豐訓為大故云豐年大有之年也春秋宣十六年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為大有年公羊以為大豐年是也桓三年經書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為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相對為例耳他經散文不必然也魯頌曰歲其有年亦當謂大豐年矣。○皆徧。○正義曰借訓俱也亦徧之義。○烝進界子。○正義曰皆釋詁文。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云王者治定制禮功成

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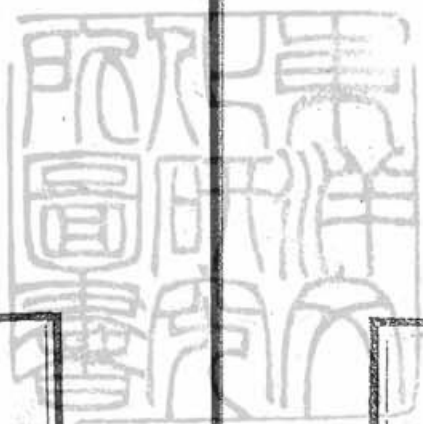
○瞽音古無目昧曰瞽朕音直謹反本或

作瞽合乎祖也本或作合乎太祖治直吏反



有瞽詩者始作樂而合

於太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一代之樂功成而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奏之告神



以知和否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皆言合諸樂器奏之事也言合於太祖則特告太祖不因祭祀且不告餘廟以樂初成故於最尊之廟奏之耳定本集註直云合於祖無太字此太祖謂文王也。○王者至奏之。○正義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記文也引之者證此時成功故作樂也彼注云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然則武王雖已克殷未為功成故至於太平始功成作樂也大合諸樂而奏之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即經所云鞀磬祝圉簫管之屬是也知不合諸異代樂者以序者序經之所陳止說周之樂器言既備乃奏是諸器備集然後奏之無他代之樂故知非合諸異代樂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

磬祝圉



瞽樂官也業大板也所以飾柶為縣也捷

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虞衡者為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縣

鼓周鼓也鞀小鼓也祝木控也圍榻也  云瞽矇也



以為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

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矇者相之又設縣


鼓田當作鞀鞀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也聲轉字

誤變而作田 ○虞音巨應應對之應注同田毛如字鄭作鞀音胤縣音玄注皆同鞀字亦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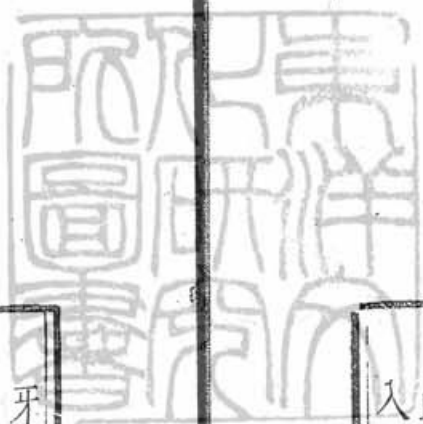
叢音桃祝尺叔反圍魚呂反栒荀允反鋸音據植時力反又直吏反衡準盲反卷音權又起圓反鞀步兮

反控若江反揭若瞎反矇音蒙有目矇而  有瞽有無見也矇音了視矇有目人也相息亮反  瞽○毛



以為始作大武之樂合於大廟之時有此瞽人有此瞽人其作樂者皆在罔之廟庭矣既有瞽人又使人為之設其橫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虞其上刻為崇牙因樹置五采之羽以為之飾既有應之小鼓又有田之大鼓其鼓懸之虞業為懸鼓也又有鞀有磬有祝有圍皆視矇設之於庭矣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嗶嗶然和集其聲此等諸聲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奪理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於時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止與聞此樂其音感之長令多其成功謂感於和樂遂入善道也此樂能感人神為美之極故述而歌之○鄭唯應田俱為小鼓為異餘同文須如此者以樂皆瞽人為之故先言有瞽有瞽於瞽下言於周之庭則樂皆在庭矣周人初改為懸故於諸樂先言懸事於虞業言設則祝圍以上皆蒙設文其簫管則執以吹之非所當設於乃奏之下別言備舉助祭之人蓋應多矣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也  瞽樂至圍榻○正義曰周禮瞽矇為大師之

屬職掌播靴祝圉簫管弦歌是瞽為樂官也釋器云大板謂之業是業為大板也又解業之所用所以飾柷為懸也懸之橫者為柷其上加之以業所以飾此柷而為懸設也其形刻之捷業然如鋸齒故謂之業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為兩解業即柷上之祝與柷相配為一故通解柷虞之體植者為虞橫者為柷也知者以春官典庸器冬官梓人及明堂位檀弓皆言柷虞而不言業此及靈臺言虞業而無柷文皆與虞相配柷業互見明一事也各生於體而謂之為業則是其形捷業宜橫以置懸故知橫者為柷既言業所以飾柷則與之為一據柷定其橫植而業統名焉故不言橫曰業也柷業既橫則虞者自然植矣釋器云木謂之虞郭璞云懸鐘磬之木植者名虞虞既用木則柷亦木為之也又知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為懸者靈臺云虞業維縱縱即崇牙上飾卷然此二文以互言業不言柷也虞者立於兩端柷則橫入於虞其柷之上加於大板側著於柷其上刻為崇



牙以鋸齒捷業然故謂之業牙即業之上齒也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箎虞殷之崇牙注云橫曰箎飾之以鱗屬以大板為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掛懸統是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為懸也言掛懸統者統謂懸之繩也樹羽置羽者置之於柷虞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為龍頭及頷曰銜璧壁下有旄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璧翬注云周人畫繪為翬載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翬於箎之角上飾鞞多是也知應小鞞者釋樂云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是應為小鼓也大射禮應鞞在建鼓東則為應和建鼓應鞞共文是為一器故知應小鞞也應既是小田宜為大故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是周法鼓始在懸故云懸鼓周鼓解此詩特言懸意也若然大射禮者是周禮也其樂用建鼓建鼓則殷之楹鼓也而大射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禮略於樂備三面而已故無懸鼓也鞞者春官小師注云鞞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是也祝木

控圍榻者以樂記有控榻之文與此祝圍為一故辨之言木控者明用木為之言祝用木則圍亦用木以木可知而略之太師注木祝致也是二器皆用木也臯陶謨云合止祝致注云祝狀如漆笛中有推合之者投推於其中而撞之致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止鼓謂之止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致謂之窺郭璞云祝如漆笛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推柄連底榻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推名也致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鈕致刻以木長尺櫟之窺者其名也此等形狀蓋依漢之天子樂而知之其柶窺圍致古今字耳。○**瞽**瞽至作田。○正義曰瞽瞽相對則目有小異周禮謂其官為瞽瞽故連言之解以瞽瞽為樂官之意以目無所見思絕外物於音聲審故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中瞽百六十人春官序官文也彼注云命其賢智者以為太師小師是以才智為差等不以目狀為異也又解此無目而可用者有視瞭者相之又使此視瞭設懸鼓因明設業以下皆視瞭設之非瞽自設也春官序於瞽瞽之下云視



瞭三百人則一瞽一視瞭也注云瞭目明者也其職云掌大師之懸凡樂事相瞽注云太師當懸則為之相謂扶工是主相瞽又設懸也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懸鼓之上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類太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棟注云為大鼓先引是古有名棟引導鼓故知田當為棟是應輶之屬也又解誤為田意棟字以東為聲聲既轉去東唯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既**

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云既備者懸也棟也皆畢已也乃奏謂樂作也簫編

小竹管如今賣錫者所吹也管如遂併而吹之。○**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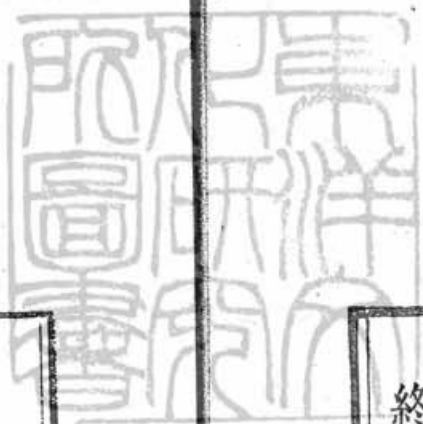
反又音橫又音皇編薄殄反又必絲反史記音甫連反字林聲類韻集並布干反錫夕清反蜜也又音唐方言云張皇反即乾餹也音唐遂字又作笛同徒歷反併步頂反。○**簫**簫編至吹之

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筴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筴筴小也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籟易通卦驗云簫長尺四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故也要是編小竹管為之耳如今賣飴者所吹其時賣飴之人吹簫以自表也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亦為自表異也方言云飴謂之張皇或云滑簫凡簫謂之錫關東之通語也然則飴者餽之類也管如笛併而吹之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之是也釋樂云大管謂之籥李巡曰聲高大故曰籥籥高也郭璞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云我客賈氏以為如篪六孔

二王之後也長多其成功謂漢感於和樂遂入善道終無愆過

○觀古衍反又如字注同多也樂如字或音洛愆去連反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云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

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潛托廉反爾雅作涿郭音潛又音岑韓詩云涿魚

池小雅作潛時○潛六句○正義曰潛詩者季冬

砧反鮪于軌反○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謂周公

成王太平之時季冬薦魚於宗廟至春又獻鮪澤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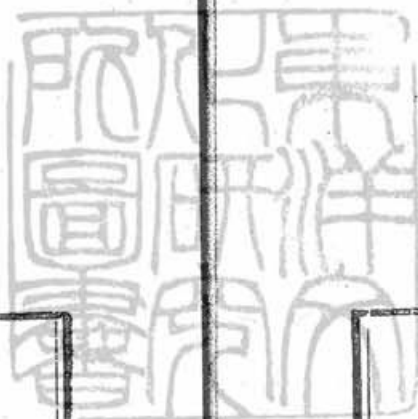
潛逃魚皆肥美獻之先祖神明降福作者述其事

而為此歌焉經總言冬春雜陳魚鮪皆是薦獻之

事也先言季冬而後言春者冬即次春故依先後

為文且冬薦魚多故先言之冬言季冬春亦季春

獻月令季春言薦鮪是冬亦有薦因時異而變文耳冬則衆魚皆可薦故總稱魚春唯獻鮪而已故特言鮪。冬魚至宗廟。正義曰冬魚之性定者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天官庖人注云魚鴈水涸而性定則十月已定矣。但十月初定季冬始肥取其尤美之時薦之也。月令季冬乃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云此時魚潔美故特薦之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隱五年公矢魚於棠春秋譏之是也魯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名魚而嘗之廟言大寒降與此季冬同其言土蟄發則孟春也以春魚始動猶乘冬先肥氣序既移故又取以薦然則季冬孟春皆可以薦魚也。韋昭以為薦魚唯在季冬國語云孟春者誤按月令孟春獮祭魚則魚肥而可薦但自禮文不具無其事耳。里革稱古以言不當謬也。言春鮪新來者陸機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



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為岫謂此穴也然則其來有時以春取而獻之明新來也。陸機又云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鮪鮪言王鮪謂鮪之大者也。序止言薦獻不言所。在故言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鰭鱣鯉 漆沮岐周

之二水也潛糝也 云猗與歎美之言也鱣大鯉也

鮪鰭也鮪白鰭也鯉鮪也 猗於宜反與音余漆音

音餘鱣音常鯉音偃鯉音里糝素感反舊詩傳及爾雅本並作米傍參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潛潛糝

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傍參音霜甚反又疏廕反

又心廩反字林作罫音山心反義同絡音 猗與漆 洛爾雅云鮪叔鮪鮪乃謙反沈又奴廉反 沮○毛

以為可猗嗟而嘆美與此漆沮之二水其中有養魚之潛此潛之內乃有多眾之魚有鱣有鮪又有鱮鱠鱣鱣是其多也我太平王者以獻之先祖以之祀宗廟神明饗之以此得大大之福也○鄭唯介為助餘同○**圖**漆沮至潛糝○正義曰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於京邑故不言豳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實此為潛之處當近京邑釋器云糝謂之潛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潛孫炎曰積柴養魚曰糝郭璞曰今之作糝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糝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糝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為正也潛潛古今字○**圖**鱣大至鱣鮪○正義曰鱣鮪已釋於衛風言白鱣鱣鮪以時驗而言之也釋魚有鱣郭璞曰今鱣額白魚也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云介助景大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太祖也

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大

祖謂文王○禘大計反大音泰禘禘十六句○正

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禘祭太祖之

廟詩人以今之太平由此太祖故因其祭述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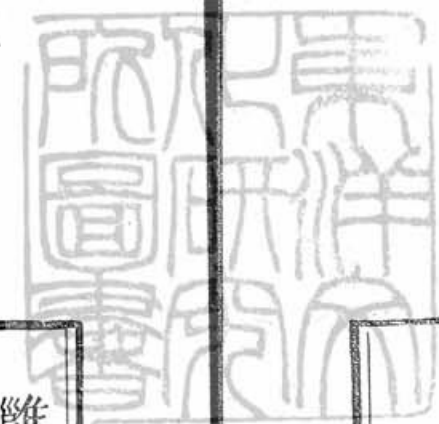
而為此歌焉經言祭祀文王諸侯來助神明安愛

孝子予之多福皆是禘文王之事也毛於禘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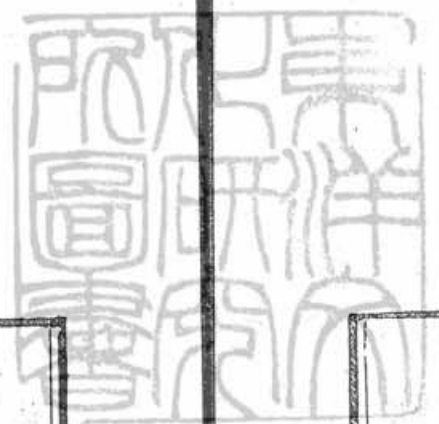
其言不明唯闕宮傳曰諸侯夏禘則不酌秋禘則

不嘗然則天子亦有禘禘禘禘者皆殷祭蓋亦如

鄭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也武王以周十二月崩其明年周公攝政稱元年十二月小祥二年十二月大祥三年二月禘四年春禘蓋此時也若復五年則成王即政之年頌之大例皆是元年前事此不應獨在五年禘時也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禘周公避流言而出明年春禘於時周公未反時非太平必不得為此頌也又明年周公反而居攝是為元年至三年而禘五年禘嘗禘當以



夏此卽攝政五年之夏禘也然則此禘毛以春鄭以夏又不同。禘大至文王。正義曰禘大祭釋天文嫌祭之最大故又辯之云大於四時而小於禘禮記祭法禘嘗而郊稷禘謂祭天圓丘也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然則圓丘與郊亦為禘祭知釋天所云非祭天者以爾雅之文卽云釋又祭釋是宗廟之祭故知禘亦宗廟之禘也但宗廟尚為大祭則郊丘大祭可知故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若然禘既大祭宜大不是過而得小於禘者以四時之外特為此祭大於四時故云大祭但此大祭五年再為一則合聚祭之一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為禘就廟為禘禘尚大祭禘大可知是舉輕以明重故鄭每云五年再殷祭殷大也謂禘禘二者俱為大祭也禮宜小者稠大者稀而禮緯言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反禘禘而禘數者聖人因事見法以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故制禮象之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每於五年之內為此二禮據其年端數之



故言三年五年耳其實禘禘自相距各五年非禘多而禘小也知禘小於禘者春秋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合祭羣廟之主謂之大事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左傳曰禘於武公是禘祭一廟謂之有事也禘言大事禘言有事是禘大於禘也知大祖謂文王者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后是此皇考為天下之人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大者既非后稷明知謂文王也文王雖不得為始祖可以為大祖也若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者以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辭不為廟諱及採得之後卽為經典詩書不諱故無嫌耳烝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

予肆祀

相助廣大也

云雖雖和也肅肅敬也有

是來時雖

雖然既至止而肅肅然者乃助王禘祭百

辟與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牲之牲百

辟與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

息亮反注同辟音璧君也有來雖雖。毛以為有

注同於鄭如字王音烏是從彼本國而來其顏

色雖雖然而柔和既至止於此則容貌肅肅然而恭

敬助祭事者維為國君之諸公於是時天子之容則

穆穆然而美言助祭者敬和祭者又美賓主各得其

宜又指言助祭之事於我天子薦進大牲之牲其時

辟公助祭陳其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由太祖

德及使之然可嘉美哉君考文王其德被於後世能

安定我之孝子故今為天下所歸是可嘉也皇考編

使之有才智者維天下之人謂皇考行化教之令之

有智所以然者由以文德武功維為之君故也由皇

考能徧使民智故孝子得安皇考之德又能安及皇

天使無三辰之災而有微祥之瑞以此為天所祐故

能昌大其後之子孫令長有天下以今禘祭則皇考

又安祐我之孝子得年有秀眉之壽光大孝子以繁
多之福也我孝子非徒為皇考所福既見祐助於光
明之考亦見祐助於文德之母言武王大妣以皇考
之故亦祐助孝子也。鄭唯辟為卿士公謂諸侯又
以介為助為異餘同。相助廣大。正義曰釋詁
云相助勸也俱訓為勸是相得為助廣是寬博亦大
之義傳於烈文辟公皆斥諸侯無卿士之義則此辟
亦非卿士當謂國君諸公也故王肅云來助祭者維
國君諸公天子穆穆然以美德為之王。雖雖至
歡心。正義曰雖雖和肅肅敬樂記文也和色敬
在心和敬賢者之常因來至異文而分之耳其實常
雖肅也以序言禘故云助王禘祭孝子當慤而趨言
穆穆者以孝子於祖父則為子孫之容若非對神前
則可為穆穆也言於薦大牲之牲舉其祭時所用楚



茨所謂潔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烹之類是也王陳祭祀之饌言其得天下之歡心此言肆祀箋以為陳祭祀之饌效誓云商王受昏棄厥肆祀注云肆祀祭名者以祭必肆之故言肆祀尚書指言紂之所棄故知祭名此言所助是其為肆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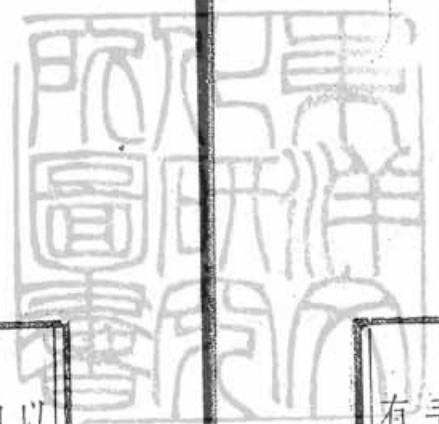
假嘉也

云宣徧也嘉哉皇

考斥文王也文王之德乃安我孝子謂受命定其基業也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功為之君

故○假音暇徐古雅反哲音哲本**假嘉**○正義亦作哲同徧音遍下同知音智**假嘉**○正義

宣徧至君故○正義曰宣徧釋言文釋詁云皇君也此大祖宜為一代始王故知嘉哉君考斥文王也閔予小子皇考與皇祖相對故知皇考為武王此則下有烈考為武王故知皇考為文王考者成德之名可



以通其父祖故也祭法云父曰考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考此與閔予小子非會祖亦云皇考者以其散文取尊君之義故父祖皆得稱之安我孝子言其享有天下故知謂受命定其基業述皇考一人之德而言文武故知謂文德武功即文王有聲所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是文王有武也並舉文武者文以教化武以除暴暴止教

壽介以繁祉

燕安也

云繁多也文王之德安及

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又能昌大其子孫安助之

以考壽多與福祿○克昌如字或云文王名此禘於文王之詩也周人以諱事神不應

犯諱當音處亮○繁多至福祿○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惡直醜正寔繁有徒

是繁為眾之義故為多也天之監下作為徵祥今言皇考之德能安及皇天故知謂降瑞應也以此福慶

流及後昆故言又能昌大其子孫子孫既蒙其福今祭而得禮故文王之神安我孝子以壽考予之以福祿上言綏予孝子是皇考綏之今言綏我眉壽亦是皇考綏之以覆成上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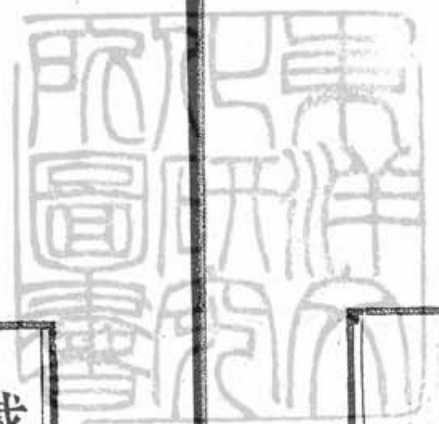
右文母 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妣也 云烈光也子孫所以得考壽與多福者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

與文德之母歸美焉 右音祐下同助也大 妣音泰下音奴文王妃 考至

大妣。正義曰以大祖為文王皇考當之矣而別言烈考故知為武王即洛誥所云烈考武王弘朕恭一也彼注以烈為威此箋以烈為光者義得兩通故也文母繼文言之雖大妣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此非頌所主而言之者

明時得祐之多故歸美焉

雖一章十六句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見賢遍 載見上四反下同 句。正義

曰載見詩者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諸侯來朝車服有法助祭得福皆為見廟而言故舉見廟以總之按經義見辟王謂見成王也又言率見昭考乃是見於武王之廟今序唯言始見於武王廟不言始見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不美朝王主意於見廟故序特言之但諸侯之來必先朝而後助祭故經始見君王與率見昭考為首引耳武王之崩於成王即政歷年多矣立廟久矣諸侯往之前朝已應嘗經助祭於此乃言始見於武王廟者以成王初即位萬事改新成王之於此時親為祭王言諸侯於成王之世始見武王非謂立廟以來諸侯始見也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箋以為朝享之祭則是周之正月朔日也於時始告嗣位不能祭前已受諸侯之朝此詩言既

朝成王乃後助祭則與烈文異時也要言始見君
王不宜過後淹久蓋以夏之正月來朝即助春祀
之祭也四時之祭徧祭羣廟獨言見武王
者作者特言昭考其意主於武王故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儻革有鷩休

有烈光



載始也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和在軾前

鈴在旂上儻革有鷩言有法度也



云諸侯始見君

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也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

度也交龍為旂儻革響首也鷩金飾貌休者休然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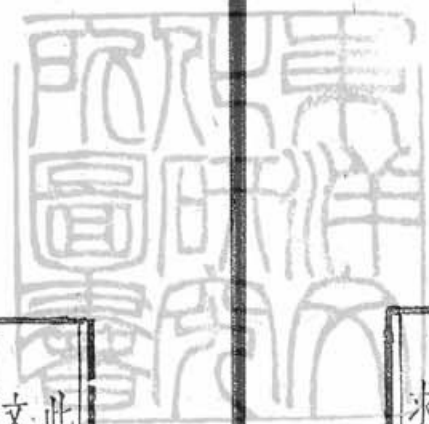
壯

○辟音璧下同鈴音零左傳云錫鑾和鈴昭其聲

也央於良反徐音英儻音條鷩七羊反本亦作鷩

同休許蚘反又許通載見辟王○毛以為諸侯始來

求反注同軾音式通朝而見君王作者美而述之曰



此等皆能自求其章謂能內脩諸已自求車服禮儀
文章使不失法度以此之故其所建交龍之旂陽陽
然而有文章其在軾之和與旂上之鈴央央然而有
音聲又以儻皮為響首之革其末以金為飾有鎗然
而美此旂和鈴革如是休然盛壯而有顯光是能自
求文章故無所不美也既能朝見以禮至於祭時伯
又率之以見於明德之考謂令入武王之廟使之助
祭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光大我王使得
秀眉之壽又敘諸侯之意言此孝享介壽之道長我
諸侯能安而行之思使我君成王得衆多之福也是
光明文章之君公能得禮如是我昭考之神乃安比
諸侯以多福使之皆有光明之德以至於大大謂令
傳世無窮長為國君也○鄭以介為助辟公謂百辟
與諸侯俾緝熙于純嘏謂使之皆光明於大嘏之意
唯此為異餘同○通載始至法度○正義曰釋詁云
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為始龍旂者旂上畫為交龍
故知陽陽言有文章和亦鈴也言在軾前相傳為然
無正文也釋天云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著旒端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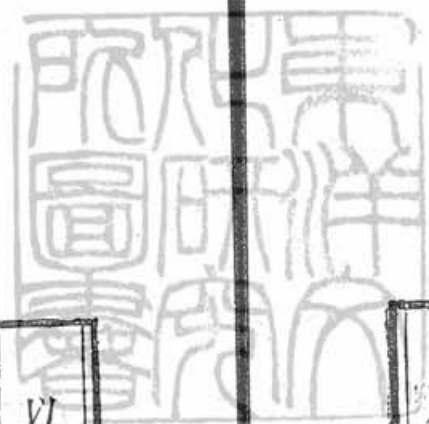
璞曰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是鈴在旒上儻革有鎗鎗為革之貌言有法度雖在有鎗之下至為儻革而言其意亦兼言旒鈴皆有法也。諸侯至盛壯。正義曰以辟公文見於下故先言諸侯此詩成王時事故知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者將自說其事故言曰以目之作者所稱曰非諸侯自言曰也諸侯謹慎奉法即是自求其章旒鈴是在車之物故知車服禮儀文章制度也交龍為旒春官司常文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故知儻革轡首也轡用皮革而云有鎗故知鎗為金飾貌即韓奕所云儻革金厄是也休與烈光連。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文故為盛壯。

保之思皇多祐

傳 昭考武王也享獻也

箋 云言我皇

君也諸侯既以朝禮見於成王至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



以助壽考之福長我安行此道思成王之多福

音戶 祐

福也朝直遙 **傳** 昭考武王享獻。正義曰見武王反下篇並同。而言昭考故知為武王享獻釋詁文又

言我至多福。正義曰言我皇君皆釋詁文又

上謂諸侯見成王即云率見昭考明是率此諸侯以

孝以享是祭祀之事也故知於祭時伯又率之見於

武王廟使助祭也以顧命畢公召公為二伯率諸侯

故知此亦伯率之也三言以者皆以諸侯為此也以

致孝子之事孝子即成王也之事謂祭事諸侯致之

謂助行之也以獻祭祀之禮亦是孝子之事但所助

非一別言之耳以助壽考之福謂助行其禮使孝子

得壽考之福三者相通為一事也長我安行此道敘

諸侯之意此道即以孝以享以介眉壽之道也長安

行之庶當神明之意思使成王之多 **烈文辟公綏以**

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箋 云俾使純大也祭有十倫之

義成王乃光文百辟與諸侯安之以多福使光明於大嘏之意天子受福曰大嘏辭有福祚之言爾反本

又作甲緝七入反嘏古雅反祚才故反使純大釋詁文十倫之義者

祭統文也彼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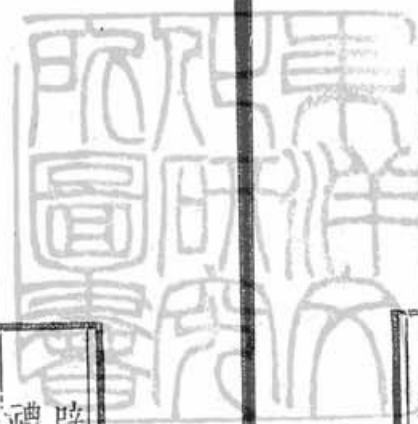
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引之

者解其言俾意以祭祀大而難明有十種倫理之義是為難曉故言使光明之也此光文百辟與諸侯助

祭得禮當於神明昭考之神乃安之以多福又使之光明於大嘏之意謂神使之光明之也所以得光明

大嘏意者天子受福故曰大嘏嘏辭有福祚之言以諸侯之意思使成王得多福令嘏辭以福于成王是

稱滿諸侯之意則諸侯曉解神心故云使之光明之也俾緝熙是神使辟公光明之則綏以多福是神安



辟公以多福非謂安孝子也知天子受福曰大嘏者禮運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視嘏莫敢易其常是謂大嘏按特性少牢皆祝以福慶之言告主人謂之嘏故知禮運大嘏是天子受福之事也彼天子與諸侯連文獨言天子者以此天子之事故言天子耳不可謂諸侯不然魯頌曰天錫公純嘏是諸侯亦為大嘏也此經雖無毛傳但毛於辟公皆不言百辟嘏皆為大不為嘏辭則此辟公指謂諸侯純嘏謂大大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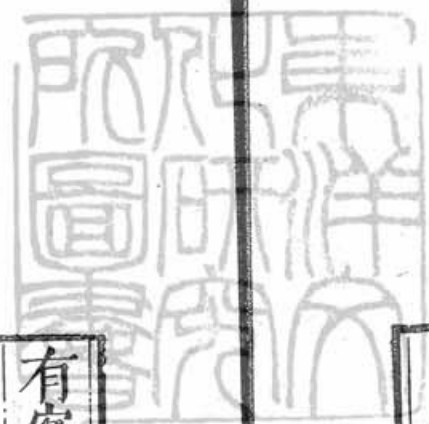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

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有客二王

見賢遍反序注同黜有客十二句正義曰有勅律反又作絀同客詩者微子來見於祖廟

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二年殺武庚命微子代為
 殷後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詩人因其來見述
 其美德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說微子之美雖
 因見廟而歌其意不美在廟故經無廟事為周太
 平之歌而述微子之美者言王者所封得人即為
 王者之美故歌之也言見於祖廟必是助祭序不
 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
 成王至而見○正義曰自命微子以上皆書序文
 彼注云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采地名微子啓紂
 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於宋因命之封為宋公代
 殷後承湯祀是也彼言作微子之命所由微子先
 封於宋但未得為殷後耳於此時命為宋公故作
 此命辭或召來命之或遣使就命史傳無文本可
 知也要是既受命乃來朝而見也知非此時召來
 受命見祖廟者以經言亦白其馬敦琢其旅是自
 國而來之辭若未受命不得已乘白馬明是受命
 而後乃來與上有瞽
 振鷺或亦一時事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傳殷尚白也

亦亦周也萋且敬慎貌傳云有客有客重言之者異

之也亦亦武庚也武庚為二王後乘殷之馬乃叛而

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

尊異故言亦駁而美之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

於其事又選擇眾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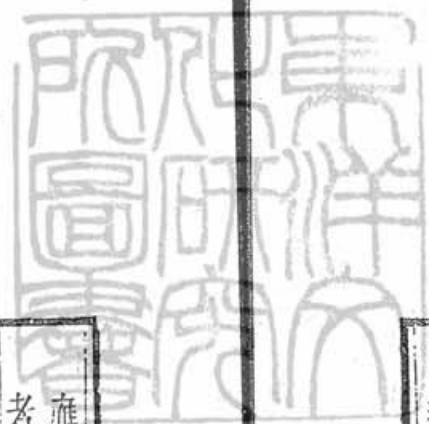
琢者以賢美之故玉言之傳○萋七西反且七序反敦

反重直用反肖音笑駁傳有客有客○毛以為微子

鄭邦角反又音角雜也傳來至京師為周人所愛故

述而歌之言我周家今有承先代之客此客亦如我
 周自乘所尚而白其馬其來則有萋萋然有且且然

言能敬慎威儀盡心力於其事也身既如此又敦琢其從行之徒旅言選擇從者如敦琢玉然是從者皆賢故爲周人所愛有客已一宿又一宿有客經一信復一信至已多日可以去矣我周人授之繫絆以絆其馬愛而留之不欲使去也至於將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從而安樂之謂與之餞燕厚之無已又歎美微子得爲王者之後用其正朔行其禮樂既有大法則矣神明降與之福則又甚易言有德故易福○鄭唯亦白其馬亦武庚爲異餘同○**傳**殷尚至慎貌○正義曰解言亦白其馬意以殷尚白故也檀弓曰殷人戎事乘翰翰白色馬雖戎事乘之亦以所尚故白言亦白其馬則是一代所尚宜以代相亦故云亦亦周也萋萋且且承白馬之下則是微子威儀故云敬慎貌○**傳**有客至言之○正義曰客止一人而重言有客有客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以亦爲亦武庚者此自周人而言有客爲彼此之勢則是據周爲辭不宜反以亦已故爲亦武庚也白馬武庚所當乘乃叛而誅之不肖之甚今微子亦乘殷之白馬不



應乘而得乘之獨賢而見尊異故丁寧美大之言亦者駿武庚之惡而反以美之此箋申明易傳之意也既言有客見其乘馬則萋且爲來至之貌故云其來也威儀萋萋且且威儀多之狀故復言之威儀出於心而以力行之故言盡心力於其事也旅是從者之衆敦琢治玉之名人而言敦琢故爲選擇明尊其所往故擇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從亦有士舉卿大夫而士同可知又解人而言敦琢之意以其此人賢故以玉言之謂以治玉之事言擇人也釋器云玉謂之彫又云玉謂之琢是彫琢皆治玉之名敦雕古今字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傳**一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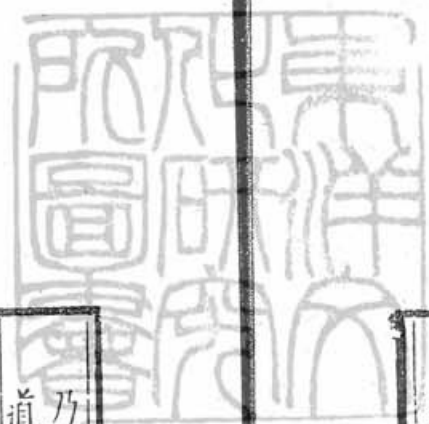
曰宿再宿曰信欲繫其馬而留之**傳**云繫絆也周之

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

各殷勤○繫陟立反絆音半**薄言追之左右綏之****傳**云追送也

詩統 卷十九之三十一 及古周

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欲從而安樂之厚之無已。○餞音賤。樂音洛。一宿至日信。正義曰：有客信信四宿也。彼因文重而倍之。此傳分而各言之。其意同也。○周之至殷勤。正義曰：言其所館宿可以去矣。是宿宿信信之後也。古之朝聘留十日。數不可得而詳。易豐卦初九遇其配主雖旬無咎。注云：初脩禮上朝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為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於主國以為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為稍。久留非常如鄭此言似諸侯之朝鄰國其留以十日為限。按春秋相朝動經時月雖復亂世之法正禮亦應當然。又聘禮記曰：致饗明日夕夫人歸禮既致饗則司而稍於大禮之後。每旬而稍稍供其芻秣亦非一旬即歸且諸侯朝王必待助祭祭前齋齋猶十日。明非一旬而反。但鄭以雖旬之言故云十日為限。不必從來至去唯十日也。故此唯言可以去矣。亦不知於信信之後幾日。



乃可去也。○追送至無已。正義曰：追謂已發上道逐而送之。故以追為送。客以王為主。故知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亦以王意不欲其去。故留之以久。於是始言餞送之。明先不言送。故稱始也。左右之諸臣又從而安樂之。亦猶顯父餞之與之。歡燕以安樂其心。是厚之無已。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夷淫大威則夷易也。云既有大則謂用殷正朔

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也。言動作而有度。○易以敬。淫大威則夷易。正義曰：淫反下同。大夷易釋詁文滅則釋言文。

有客一章十二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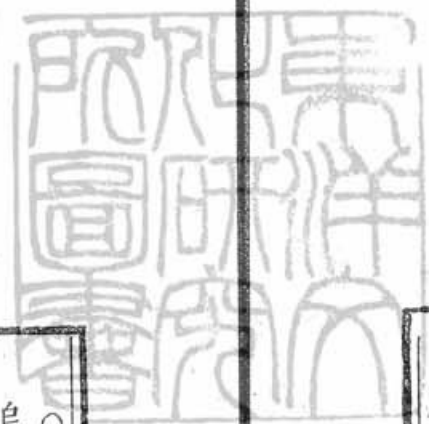
武奏大武也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字徐音

泰注 武七句。正義曰：武詩着奏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

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觀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武王生時之功也直言其奏不言其所奏之廟作者雖因奏作歌其意不在於廟故不言廟此與有瞽及酌或是一時之事但作者之意各有主耳。武至為舞。正義曰以王者功成作樂必待太平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故知大武是周公作樂所為舞也謂之武者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云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已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暴為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為武樂武樂為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大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烈業也

云皇君也於乎君哉武王也無疆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疆也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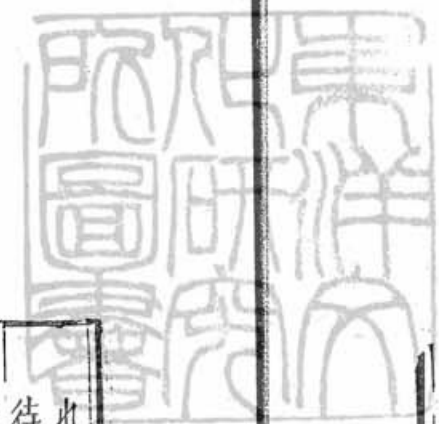


○於音烏註同於皇武王。毛以為於乎可美而君哉者功業言克商之功業實最為疆也所以能致此業而得為疆者由於信有文德者之文王以聖德受命能開其後世子孫之基緒故武王繼嗣其迹而受之謂復受天命以伐紂勝此殷家止於殺人之害以致安定汝武王之大功其盛業如此故象而制樂是以美而歌之。鄭下三句為異言嗣子武王受其業而行之舉兵伐紂勝殷而止其殺人至年老乃定汝之大功言不汲汲誅紂是其功業之盛故作樂象之。

烈業。正義曰釋詁文。皇君至基緒。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臣工於皇箋以為美此為君者以其述伐紂之事是為君之道故也文王能開子孫之基緒謂受命作周七年五伐皆是也。嗣武受之

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武迹劉殺耆致也云遏止耆老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

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
 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 邇於葛反耆毛音指致也
 鄭巨移反韓詩音同鄭云惡
 也汲音急釋詁文宣十二年左傳引此文耆定爾功耆
 味也其意言致紂於昧故以耆為致王肅云致定其
 大功謂誅紂定天下。○ 邇止至五年。正義曰邇
 止釋詁文曲禮六十曰耆者為老也既言文王開後
 即云嗣武受之其文相承故以為嗣子武王受文王
 之業也其勝殷已是殺紂而別言邇劉者則所邇非
 紂也故以為止天下暴虐而殺人者言天下為眾多
 之辭謂紂時諸官亦化紂暴虐而殺善人紂身既
 已被誅此等亦皆貶黜故得止殺人者論語云如有
 王者必世而後仁謂積世始得去殺此武王纔始伐
 紂即得止殺人者論語所云謂令天下盡仁不復刑
 殺此謂邇止其時枉殺人者非止天下之用刑也年
 老乃安定汝之功者言武王之意不汲汲於早誅紂



也紂惡久矣武王嗣位即應誅之猶尚冀紂變改須
 待寬暇積年始誅之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以八
 年即位至十三年乃誅紂是須暇五年也多方云惟
 爾商後王逸厥逸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
 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注云天待暇其
 終至五年欲使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
 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也如尚書之言是天須暇紂
 此箋意以為武王須暇紂者武王知天未喪故亦順
 天不伐據人事而言亦是武王須暇之也天生此紂
 故以滅殷下愚不移非可待變而云克念作聖須暇
 子孫者設教勸誘之言耳易傳者以其美武王能老
 乃定功不汲汲於誅紂以為不得已而取天下是美
 之深故
 易之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閔予小子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八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

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

○朝直遙反注同

閔予

十一句。正義曰：閔予小子詩者，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嗣父為王朝於宗廟，自言當嗣之意。詩人述其事而作此詩歌焉。此朝廟早晚，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此及小毖四篇，俱言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為攝政之後。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詩人當即歌之也。鄭以為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則是成王十二年，周公未居攝於是之時。成王朝廟，自言敬慎，思繼先緒，訪落與羣臣共謀敬之，則羣



臣進戒文相應和事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後。至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為此歌也。小毖言懲創往時，則是歸政之後，元年之事，以其居攝之日，抗禮世子，今始即政。周之新王，故亦與此為類。稱嗣王也。經云於乎皇考，下篇羣臣進謀云：率時昭考，皆以武王為言。計歲首命諸羣廟，皆朝此特謀。政故在武王廟也。此篇王所自言，亦是謀政之事。但謀者與人之辭，故下篇言謀，此則獨述王言。故稱為朝。且此三篇一時之事，似一人之作。皆因朝廟而有此事，故首篇言朝以冠之。○嗣王至朝於廟。○正義曰：以頌皆成王時事故。知嗣王謂成王。曲禮云：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彼謂祝之所言，以告神，因其內外而異稱。此非告神之辭。直以嗣續先王稱嗣王耳。古者天子崩，百官聽於冢，宰世子以三年之內，不言政事。此嗣王朝廟自謀為政，則是即政之事故。知除武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曲禮稱天子在喪曰予小子，若已除喪，當為吉稱。而經言予小子在疚為喪中辭者，以其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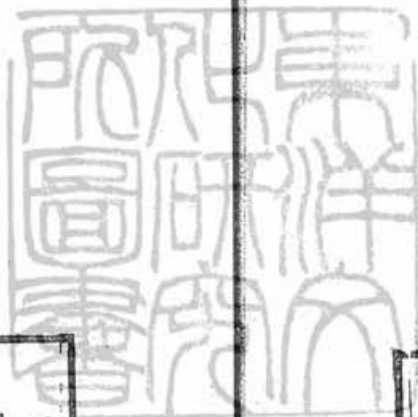
雖除去喪日近又序其在喪之事故仍同喪稱言將始卽政者始欲卽政先朝於廟既朝而卽聽政故言將也烈文箋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祖考告嗣位然則除喪朝廟亦用朝享之禮祭於廟矣序不言祭者以作者主述王言其意不在於祭故略而言朝則祭可知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
閔病造為疾病也

云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

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
○嬛其傾反崔

本作莞疾本
閔予小子。毛以為成王將蒞政而又作灾音救
閔於廟乃追悼於已過欲自彊於未然故感傷而言曰閔病乎我小子也往日遭此家道之不為言先王既崩家事無人為之使已孤特嬛嬛然在於憂病之中賴周公代為家事得致太平今將自為政故追述其父於乎可歎美者我之君考謂武



王也此武王之道長可復世法之能為孝行常能念此君祖文王上事天下治民以正直之道而行止子繼父業是能孝也皇考以念皇祖而能同其德行繼我之小子當早起夜臥敬慎而行此祖考之道止言將不敢懈倦也於是可歎美者我文武之君以道有德故我當繼其緒業思其所行不敢遺忘也由不朝廟而感傷言曰可悼傷乎我小子耳今遭此家道之不成惟此為異餘同。
閔病至疾病。正義曰閔病疾病皆釋詁文造為釋言文言毛意若在歸政之後則武王崩已多載今言小子在疚遭家不為追述武王初崩之時也言遭家不為謂家事無人為之賴周公為之已得太平將欲躬行故上念父祖追述此事為下言發端故王肅云病乎我小子乃遭家之不為言先王崩則家事莫為徒嬛嬛在憂而病故周公代為家事以致太平傳意或然。
閔悼至之中。正義曰閔者哀憫之辭故為悼傷之言有所造為終必成就故造猶成也人之所行死則事廢後主當

更造立故云家道未成父在則有所依恃無之則已身孤特故云嬛嬛孤特在憂病之中易傳者以閔疚並訓為病於文太重孫毓云傳以閔為病於乎皇考以造訓為雖義不異於辭不便箋說為長

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
庭直也
云茲此

也陟降上下也於乎我君考武王長世能孝謂能以

孝行為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也念此君祖文王上以

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無私枉
○上時掌反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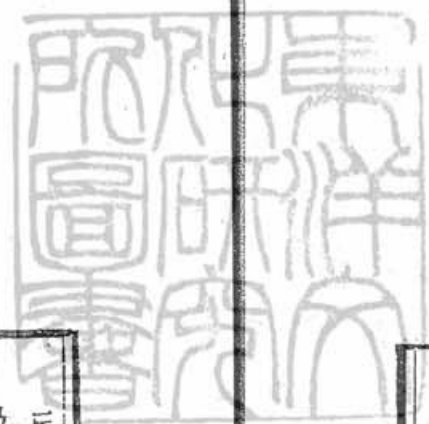
反庭直。正義曰釋詁文。○茲此至私枉。

也故以陟降為上下也武王身為孝子耳而云長世

是其孝之法可後世長行故知謂以孝行為子孫法

度使長見行之也文王身為王矣無人得在其上故

為上以直道事天為君所以救民故為下以直道治



民即與文王所云文王陟降一也以庭止與陟降共
文則二者皆用直道故分而屬之直者即不私枉之
謂故云言無私枉論語云舉直措諸枉是枉
者不直也禮記曰奉三無私是直者無私
維予小

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序緒也
云

夙早敬慎也我小子早夜慎行祖考之道言不敢懈

倦也於乎君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

不忘也
音解序緒。正義曰釋詁文以已世相

至不忘。正義曰敬者必慎故言敬慎也以上有皇

考皇祖故云慎行祖考之道上文之意言皇考自念

皇祖非成王念之此言繼緒思不忘宜為繼武王之

緒思不忘武王耳而以為兼念文王者以成王美武
王能念文王明成王亦當念之此文處
末可以總前祖考故知兼念文王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云謀者謀政事也

訪落十句

正義曰訪落詩者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既朝廟而與羣臣謀事詩人述之而為此歌焉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

猶判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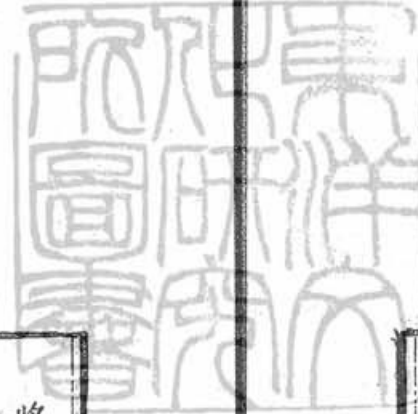
訪謀落始時是率循悠遠猶道判分渙散也

云昭明艾數猶圖也成王始即政自以承聖父

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於廟中與羣臣謀我始即

政之事羣臣曰當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故答之以

謙曰於乎遠哉我於是木有數言遠不可及也艾扶



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

收斂之

艾五益反徐音刈判普半反渙音奐

訪予落止。毛以為成王始即王政恐不

能繼聖父之業故於廟中與羣臣謀事汝等當謀我

始即政之事止羣臣對王曰當循是明德之考令效

武王所施而為之王又謙而答之曰於乎可嗟嘆也

此昭考之道悠然而遠哉我去之懸絕未有等數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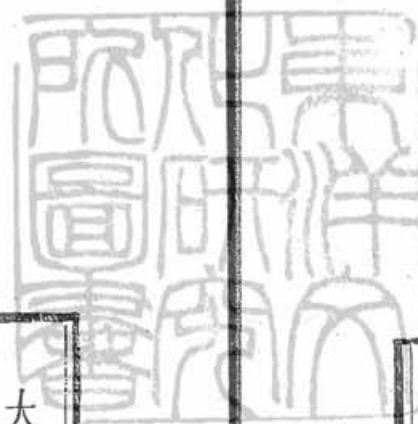
其遠不可及不能循之汝若將我就之使我繼此先

人之業則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矣言已之才不足

以繼之也維我小子才智淺短未任統理國家衆難

義曰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猶道皆釋詁文春秋莊三年紀季以鄒入于齊左傳曰紀於是乎始判是判為分之義也渙然是散之意故為散也王肅云將予就繼先人之道業乃分散而去言已才不能繼傳意或然。昭明至收斂之。正義曰釋詁云昭光也光即明義故為明也釋詁云艾歷也歷數也轉以相訓故艾為數猶圖釋言文此篇所述皆是正言獨知率時昭考一句為羣臣言者以王方謀於臣不得自言率考且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是報答率時昭考之言序云謀於廟明此句是臣為君謀也率時昭考猶曰儀刑文王欲令法效之也就其典法而行之謂就昭考之法也圖我所失分散者謂已不能行分張散失者欲令羣臣圖謀而收斂聚之以助已也易傳者以謀於羣臣當是求臣之助不宜過自謙退言已不堪繼續。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云多眾也我小故易之。

予耳未任統理國家眾難成之事必有任賢待年長



大之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難如字協韻乃且反任

音士下二篇注。多眾至未平者。正義曰多眾皆同長張丈反。釋詁文此未堪家多難文與小志

正同但鄭以此篇在居攝之前小志在致政之後下箋云謂使周公居攝時與此異者各準時事而為說

故不同也又重解難成之事謂諸政教已有基業未得平平亦成也謂若制禮作樂營洛之等於時未成

也此經雖無傳但毛以此篇為致政之後不得言年幼而未堪也當自謂才智淺短而未堪耳言未者言

已得臣之助則堪之。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

以保明其身。云紹繼也厥家謂羣臣也繼文王陟

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美矣我君考

武王能以此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休

許蚘反夫稱家其家謂其羣臣之家故知謂羣臣也
 上言昭考此言皇考皆斥武王也武王所繼者文王
 耳故知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篇陟降庭止與此
 文相協故全引而說之上云念茲皇祖此言紹庭上
 下文義正同彌似一人之作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
 者謂以德詔爵以功詔祿隨才任之不失次序也言
 尊安其身則以保為安明為尊禮運云君者所明法
 云明猶尊也以此道尊安其身謂用此文王之道以
 定天下居天子之位是安而且尊也言此者以武王
 美道如是已欲謀而行之故以此事告羣臣令為已謀之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一
○敬之十二句
○正義曰敬之詩

者羣臣進戒嗣王之樂歌也謂成王朝廟與羣臣
 謀事羣臣因在廟而進戒嗣王詩人述其事而作



此歌
 焉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

士日監在兹

顯見士事也

云顯光監視也羣臣

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

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高又

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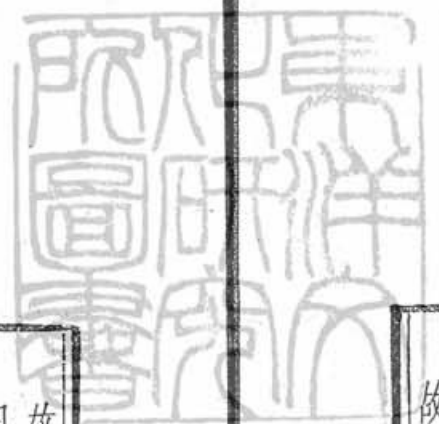
其所行日月瞻視近在此也

○易鄭音亦王以豉反
 見賢遍反遠于萬反上

時掌而敬之敬之。毛以為成王既謀於廟羣臣進

反而戒之曰王當敬其事而行之敬其事而行
 之天之臨下乃光明顯見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
 易哉王無得稱曰此天乃高而又高在上以為不見

人之善惡而不畏天乃升降以行其事謂轉運日月照臨四方日月視人其神近在於此不為遠也王既承其戒答之以謙曰維我小子不聰達於此敬之意言已心不能達將欲以漸學之令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可行且欲學作有光明之事於彼光明之人謂賢中之賢乃從之學又大是相克勝之道汝等羣臣當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是王求戒之言也○鄭唯佛時仔肩一句別義具在箋○**顯見**士事○正義曰顯見釋詁文士察也獄官謂之士者言其能察理眾事是士為事之義也○**顯光**至在此○正義曰顯光監視釋詁文以此承上篇事相首尾故言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天乃光明去惡與善謂天道去惡人與善人其事光明不暗昧也其吉凶不可變易謂善則予之吉惡則加之凶此事一定終不變易言天之可畏也天高又高在上言遠人之意勿以天為極高謂其不見人之善惡而不畏之言天上下其事謂以日月行於晝夜自上至下照知其事故云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瞻視其神近在於此



故須敬也天神察物不必以日月而知以人事所見舉驗者言之定本注云天謂天高又高在上

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

仔肩示我顯德行傳小子嗣王也將行也光廣也佛

大也仔肩克也箋云緝熙光明也佛輔也時是也仔

肩任也羣臣戒成王以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云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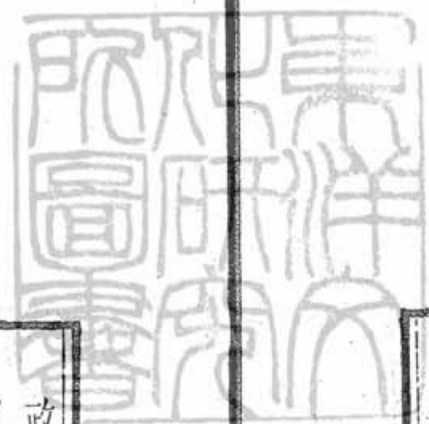
小子耳不聰達於敬之意日就月行言當習之以

積漸也且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

輔佛是任示道我以顯明之德行是時自知未能成

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佛毛符弗反鄭音嗣仔音茲毛云仔肩

克也此二字共訓鄭亦同訓此二字云仔肩任也
 肩古賢反德行下孟反注同浸子熄反道音導
 解者舉下以明上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曰將行之送
 是將亦行之義故為行也以光之照耀所及廣遠故
 以光為廣佛之為大其義未聞釋詁云肩克也直以
 肩為克耳傳言仔肩克也則二字共訓為克猶權與
 之為始箋亦云仔肩任也雖所訓不同亦二字共義
 ○緝熙至之志○正義曰釋詁云緝熙光也故為
 光明鄭讀佛為輔弼之弼時是釋詁文釋詁云肩勝
 也即堪任之義故為任也敬之者止謂恭敬其事而
 已言不聰達者敬雖由已隨事而生事有不知無所
 施敬言不聰達其意也日就謂學之使每日有成就
 月將謂至於一月則有可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定
 本集注漸作浸王身當理政事而言學有光明是王
 意以已不達於政未能即任其事且欲學作有光明
 於彼光明之人謂選擇賢中之賢乃從之學以賢者
 必有光明之德故以光明表賢也身方學之未堪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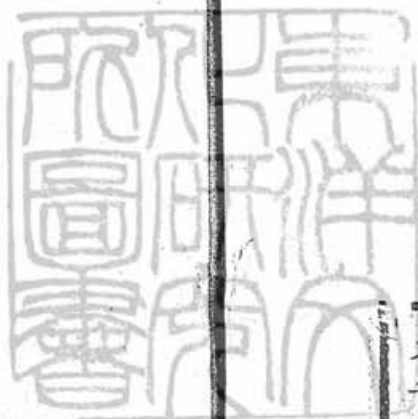


政汝輔弼是任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欲使輔弼之
 人示語已也王既謙虛如是是自知未能成文武之
 功周公於是之時始有居攝之志知者以周公若已
 居攝則王不得朝廟謀政明於此時未攝政也周公
 之攝必當有因王自知不堪思任輔弼周公之志宜
 因此與故於是乃有攝意也若然成王本欲任賢周
 公因之以攝所以管蔡流言復為疑惑者成王本欲
 身自為主委任賢臣及周公居攝乃代之為主人臣
 而代天子曠世之所罕聞成王既幼復為管蔡所惑
 故致疑也周公不為臣輔之必攝其政者若使為臣
 奉主每事稟承雖可以盡心而不得行意欲制禮作
 樂非攝不可故不得已而居之也中庸曰非天子不
 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
 不敢作禮樂焉周公之攝王政其意在於此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三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2390

No.





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四

毛詩周頌

小毖嗣王求助也



云毖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

小時而不慎後為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已

為政以救患難

○毖音祕難乃且反禍難之難皆同



正義曰小毖

詩者嗣王求助之樂歌也謂周公歸政之後成王初始嗣位因祭在廟而求羣臣助已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言創艾往過戒慎將來是求助之事也毛以上三篇亦為歸政後事於訪落言謀於

廟則進戒求助亦在廟中與上一時之事鄭以上三篇居攝之前此在歸政之後然而頌之大例皆由神明而興此蓋亦因祭在廟而求助也○**忠**慎至患難○正義曰忠慎釋詁文箋以經文無小字而名曰小忠故解其意此意出於允彼桃蟲翻飛維鳥而來也言早輔助者初嗣王位而即求之是其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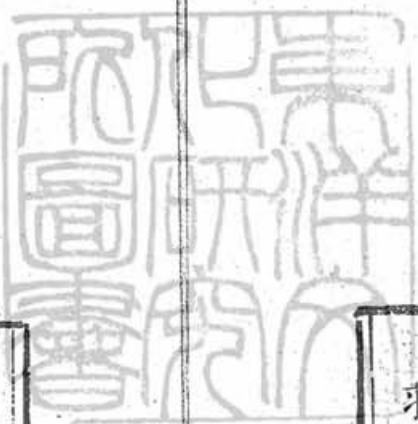
予其懲而忠後患莫予荦蜂自求辛螫**傳**忠慎也荦蜂

摩曳也云懲艾也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

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

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

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慎後



復有禍難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為譎詐誑欺不

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

誅○懲直升反韓詩云苦也荦音釋韓詩作辛赦赦事

也摩尺制反本又作掣曳以制反艾音刈字或作

忒下同創初亮反復扶又反譎音決誑九况反

予其懲入句○毛以為成王即政求助於羣臣告之

云我其懲創於往時而謂管蔡誤已以為創艾故慎

彼在後恐更有患難汝等羣臣莫復於我掣曳牽我

以入惡道若其如是我必刑誅於汝是汝自求辛

-5 290 35 875" data-label="Text">

苦毒螫之害耳以管蔡誤已尋被誅戮故自說懲創

戒使勿然既言將欲慎患又說當慎其小惡之初始

信如彼桃蟲耳為惡不已於後更大似桃蟲翻然而

飛維為大鳥矣其意言管蔡始則譏毀周公後遂舉

兵誅叛逆是積小成大言後有此類當小即誅之勿

使至大又言求助之意以我才智淺薄未任獨當國

事

家多難之事恐我又集止於患難以蓼莪之辛苦然故須汝等助我慎之言又者非徒多難又集辛苦以此之故求人助已也○鄭於下四句文勢大同屬意小異言已所以創於往時者往始之時信以管蔡之讒為小如彼桃蟲耳故不即誅之乃叛而作亂為王室大患如桃蟲翻然而飛維為大鳥矣於時我年幼少未任統理國家眾難成之事故使周公攝政即有三監及淮夷作亂使我又會於辛苦皆由不慎其小以致使然我今欲慎小防患故須汝等助我言已求助之意也○**傳**莽蜂摩曳○正義曰釋訓文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彼作專拳古今字耳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螫之毒此二家以莽蜂為掣引扶助我則自得辛螫之毒此二家以莽蜂為掣曳為善自求為王身自求按傳本無此意故同之鄭說○**傳**懲艾至刑誅○正義曰懲與創艾皆嘗有事息自改悔之言此云予其懲而明是有事可創故鄭迹其創艾之所由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金縢有其事也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



王命誅之書序有其事也成王年十三周公自東都反而居攝稱元年其年即舉兵東伐至二年滅殷三年伐奄叛逆之事始得平定是歷年乃已也既創往時畏慎後禍恐其將復如是故戒羣臣小子無敢掣曳我也掣曳者從旁牽挽之言是挽離正道使就邪僻故知謂譎詐誑欺不可信若管蔡流言之類也毒螫如彼毒蟲之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傳**桃蟲鳥故言謂將有刑誅**肇允**云肇始允信也始者信以彼也鳥之始小終大者

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

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為大鳥也鷦之所為鳥題

肩也或曰鴉皆惡聲之鳥○拚芳煩反鷦子消**傳**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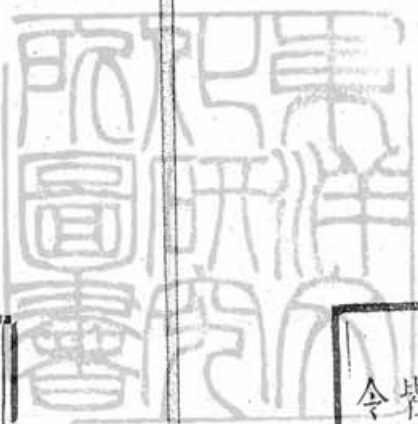
蟲鷦至終大○正義曰釋鳥云桃蟲鷦其雌名鷦舍人曰桃蟲名鷦其雌名鷦郭璞曰鷦鷦亡消反桃雀

毛詩疏

卷之四

漢古階

也俗名爲巧婦鷦鷯小鳥而生鷦鷯者陸璣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鷦鷯故俗語鷦鷯生鷦鷯言始小終大者始爲桃蟲長大而爲鷦鷯以喻小惡不誅成爲大惡傳言始小終大其文得與箋同俱毛以周公爲武王崩之明年即攝政爲元年時即管蔡流言成王信之周公舉兵誅之成王猶尚未悟既誅之後得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始得周公箋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爲小罪恨不登時誅之毛不得有此意耳是其必異於鄭當謂將來之惡宜慎其小耳故王肅云言患難宜慎其小是謂將來患難非悔不誅管蔡也○肇始至之鳥○正義曰肇始允信釋詁文管蔡初爲流言成王信之既信其言自然不得誅之今悔於不登時誅之者此謂啓金縢後既信周公之心已知管蔡之妄宜即執而戮之乃迎周公當時以管蔡罪小不即誅殺至使叛而作亂爲此大禍故所以爲創也箋又言鷦鷯之所爲鳥題肩或曰鷦皆惡聲之鳥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鷦皆惡鳥也按月令季冬云征鳥厲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



曰鷹然則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鷦不類鷦自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不得云皆惡聲之鳥也說文云鷦鷯桃蟲也郭璞云桃蟲巧婦也方言說巧婦之名自關而東謂之桑飛或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或謂之女匠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鞞雀郭璞注云即鷦鷯是也諸儒皆以鷦爲巧婦與題肩又不類也今箋以鷦與題肩及鷦三者爲一其義未詳且言未堪家多難子又集于蓼

難子又集于蓼

傳

云集會也未任統理我國家衆難成之事謂使

周公居攝時也我又會於辛苦遇三監及淮夷之難

也○蓼音了任之義也予我釋詁文毛不得有追悔管

蔡之事上經謂慎將來則此亦謂將來之事不得與鄭同也當言已才智淺短未任國家多難之事既已

多難又會辛苦故王肅云非徒多難而已又多辛苦是說將來之事對多難為文藜辛苦之菜故云又集於藜言辛苦也。○集會至之難。○正義曰集會釋言文會謂逢遇之也世道未平戰鬪不息於王者為辛苦之事故言又會於辛苦也。上以翻飛為喻謂長惡使成此云又集于藜謂逢其叛逆故上箋言管蔡此箋言三監猶是一事但指意有先後耳言三監及淮夷之難者淮夷之叛亦三監使然故連言之也。

小苾一章八句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云籍田甸師氏所掌王

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

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芟所銜反除。○載

三十一句。○正義曰載芟詩者春籍田而祈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王者於春時親



耕籍田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獲其年豐歲稔詩人述其豐熟之事而為此歌焉。經陳下民樂治田業收穫弘多釀為酒醴用以祭祀是由王者耕籍田祈社稷勸之使然故序本其多獲所由言其作頌之意。經則主說年豐故隕言不及籍社所以經序有異也。月令孟春天子這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人社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然則天子祈社亦以仲春與耕籍異月而連言之者雖則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此二社皆應以春社之但此為百姓祈祭文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稷焉。○籍田至籍田。○正義曰天官甸師掌耕耨王籍月令孟春云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籍田者甸師所掌王所耕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祭義文王親耕者一人獨發三推而已借民力使終治之故謂之籍田也。月令說耕籍之事云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周語說耕籍之事也。王耕一發班三

之庶人終於千畝韋昭云王無耦以一耜耕班次也三之者下各三其上王一發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然則每耕人數如周語其推之數如月令則王一人發而三推公三人發各五推卿九人發各九推大夫推數則無文因以三孤并六卿是為九其大夫雖多見相三之數取二十七人為之耳其士蓋八十一人為之耳月令止有卿而韋昭兼言大夫明亦宜有士也庶人終於千畝謂甸師之屬徒也天官序云甸師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二百人其職云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注云其屬府史胥徒也耨芸芋也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籍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是借民者謂借此甸師之徒也王者役人自是常事而謂之借者言此田耕耨皆當王親為之但以聽政治民有所不暇故借人之力以為己功是以謂之借也漢書孝文元年開籍田應邵曰籍田千畝典籍之田臣瓚按景帝詔曰



朕親耕后親桑率天下先本不得以假借為稱而鄭以為借民力者凡言典籍者謂作事設法書而記之或復追述前言號為典法此籍田在於公地歲歲耕墾此乃當時之事何故以籍為名若以事載典籍即名籍田則天下之事無非籍矣何獨於此偏得籍名瓚見親耕之言即云不得假借登籍田千畝者天子親耕之乎聖王制法為此籍田者萬民之業以農為本五禮之事唯祭為大以天子之貴親執耒耜所以勸農業也祭之所奉必用已力所以敬明神也祭義云天子為籍千畝躬秉耒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盞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是說籍田之意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

亞侯旅侯疆侯以傳 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畛場也主

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強強力也以

用也 **云**載始也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

者強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強予任民以謂閭民今時

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成王之時萬民樂

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

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

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強有餘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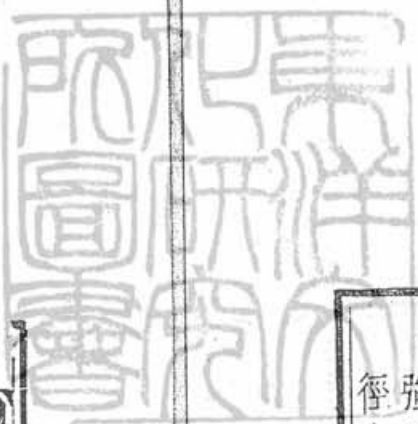
者相助又取傭賃務疾畢已當種也 **木也澤澤音釋**

釋注同爾雅作郝音同云耕也郭云言土解也耦五

口反芸音云本又作耘除草也畛之悉反徐又音董

強其良反有餘力易本又作場音亦長張丈反下同

徑古定反間音閑傭音容賃女鳩反烝音證解音蟹



說文載芟載柞○毛以為周公成王之時耕籍以勸下

民祈社而求穀實故其時之民樂治田業於是始

芟其所田之草始除其所田之木待其土氣烝達然

後耕之其耕則釋釋然土皆解散又二人相對者有

千耦之人其皆耘除此所芟柞草木之根株也其耘

之時或往之隰或往之畛其所往之人維為三之家

長維處伯之長子維次長之仲叔維眾之子弟維強

力之兼士維所以傭賃之人此等俱往畛隰芸除草

木盡家之眾皆服作勞有噴然而眾其來饒饋之人

-5 290 35 870" data-label="Text">

即其婦之與士也此農人不以其身為苦乃謂饒已

為勞思逆而媚其行饒之婦有愛其從來子弟是王

化之深務農之至也此農人既去草木根株有略然

而利者其所用之耜以此利耜始耕於南畝之中以

種其百眾之穀此穀之種實皆舍此當生之活氣故

從土中驛驛然其鑽土以射出其土也乃有厭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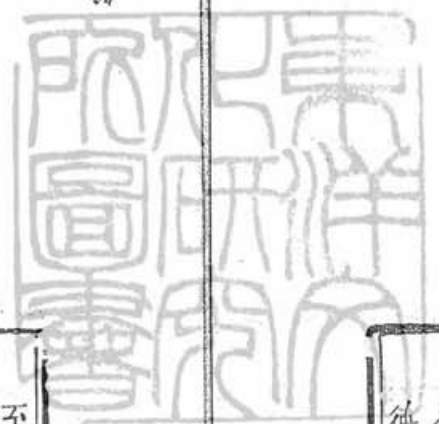
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用其力庶芸之以此至於

苗也於是農人則縣縣然用其力庶芸之以此至於

大熟則獲刈之濟濟然穗眾而難進有成實而多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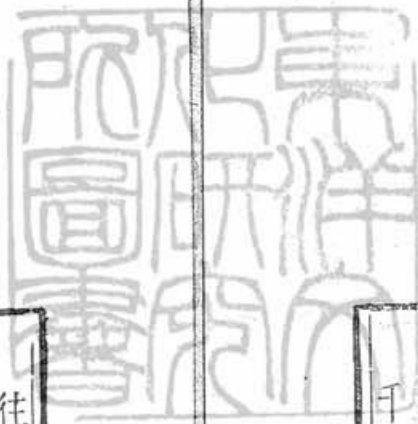
七

其此民之積聚也乃有萬與億而及稱言其多無數也天下豐熟而此在上稅而取之以為三種之酒以爲五齊之醴進予先祖先妣又以會聚其百眾之禮而爲祭祀此所爲之酒醴有飶然其氣芬香用之以祭祀爲鬼神所嚮爲我國家之光榮也此所爲之酒醴有如椒之馨香用之以祭祀爲鬼神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既治田得穀用之祭祀而使鬼神歡悅邦國安寧祭祀得所故能誠感天地心非云此而有此謂禎祥之應事未至而先來也心非云今而有今謂嘉慶之事不先聞而即至也此事乃自古以來當如此言脩德行禮莫不獲報非獨於此周時○鄭以倣載爲熾蓄熾然入地而蓄殺其草於南畝之中又以烝畀祖妣爲祭祀之禮以祀宗廟以洽百禮爲饗燕之禮以待賓客既言二禮又反而申之言此所爲之酒醴有飶然其氣芬香用之以饗燕賓客爲賓所悅爲我國家光榮也又其爲酒醴有如椒之馨馨用之以祭祀鬼神爲鬼神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又以且爲辭以振爲古餘同○**傳**除草



至以川○正義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蕪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也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則畛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主故以畛爲場信南山云疆場翼翼是也坊記云家無二主主是是一家之尊故知主家長也主既家長而別有伯則伯是主之長子也亞訓次也次於伯故知仲叔也不言季者以季幼少宜與諸子爲類也令旅中兼之旅訓衆也訓幼者之衆即季弟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旅子弟也此子弟謂成人堪耕芸者若幼則從饜而行下云有依其士是也強有力能兼人故云強強有力也以者傭賃之人以意驅用故云用也○**傳**載始至當種○正義曰此本其開地之初故載爲始原隰者地形高下之別名隰指地形而言則是未嘗墾發故知謂新發田也畛是地畔道路之名故知謂舊田有徑路者強有餘力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周禮曰以強予任民地官遂人文彼注云強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引之以證強有

餘力彼民作毗注云變民言毗異外內也然則毗民
 是一故以民言之以謂閒民今時傭賃者太宰以九
 職任萬民其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司農六
 閒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為入執事若今時傭力也是
 有閒民傭賃之事也又解之以之意春秋之義能東
 西之曰以此傭力隨主人所東西故稱以也倍二十
 六年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即東西也彼
 雖為師發例要以者任其東西故引之以證此太平
 之世而得有閒民者人之才度等級不同自有不能
 存立於為人所役者聖人順而任之周禮列於九職
 是雖太平之世必為人傭故此得有之也土氣丞達
 者周語說將耕之事云陽氣俱丞土膏其動韋昭云
 丞升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注云此陽氣
 丞達可耕之候然則土氣丞達者謂陽氣升上達出
 於是耕之故上得釋釋然而散也釋訓云釋釋耕也
 舍人曰釋釋猶藿藿解散之意言輩作者合家盡行
 輩輩俱作言趨時也千耦謂為耦者千是二千人為
 千耦與十千維耦異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言其所



往皆徧也故王肅云有隰則有原言畛新可見美其
 陰陽和得同時就功也及解所以合家俱作之意務
 疾畢已當種也已猶了欲疾
 耕使畢了故下經而種之
有噴其饁思媚其婦有

依其士
 噴眾貌士子弟也
 云饁饋饗也依之言

愛也婦子來饋饗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言

勸其事勞不自苦
 饋其愧反饗式亮反
 至子弟

○正義曰以耘者千耦饗者必多故知噴為眾貌士
 者男子之稱而不在于耕芸之中宜是幼者行饗故為
 子弟此經言有噴其饁以日之婦士俱是行饗之人
 七月云同我婦子即此之士也
 饁饋至自苦

○正義曰饁饋釋詁文孫炎曰饁野之饋
 也依文與媚相類媚為愛故知依亦愛也
有略其耜

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略利也
 云俶載

當作熾苗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舍也活生也農夫

既耘除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苗之而後種其種

皆成好舍生氣○略如字字書作畧同俶載毛並如

同熾尺志反盛也苗側其反○略利○正義曰釋

種章勇反下其種同株音誅○實種至活

生○正義曰此說初種故知實為種子函者容藏之

義故轉為舍猶人口舍之也活者生活故為生言種

子內舍生氣○實種至活

種之必生也○實種至活

庶傳達射也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庶耘也

爾雅作釋釋云生也厭於艷反下同縣縣如字爾雅

云庶也韓詩作民民云眾貌庶表嬌反芸也說文作

禾間也方遙反射食亦反長張丈反○達射至庶

苗生達也則射而出故以達為射釋訓云驛驛生也

舍人曰穀皆生之貌是驛驛其達謂苗生達也厭厭

者苗長茂盛之貌其傑苗之傑者亦是苗也而與其

苗異文傑謂其中特美者苗謂其餘齊等者二者皆

美茂故俱稱厭但以齊等苗多重言厭厭耳以二者

相涉故傳詳其文故云有厭其傑言苗傑然特美也

箋申特美之意故云先長者傑既是先長明厭厭其

餘眾苗齊等者庶是芸之別名縣縣是庶之貌釋訓

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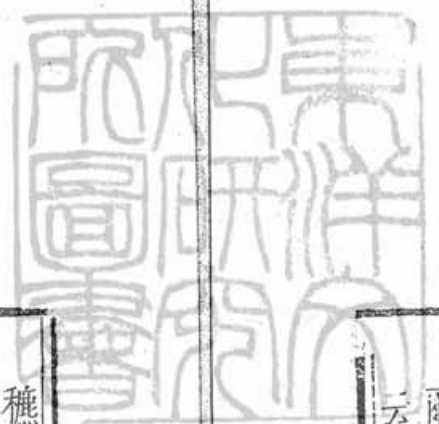
濟濟難也

云難者穗眾

難進也有實實成也其積之乃萬億及秭言得多也

○穫戶郭反積子賜反傳濟濟難○正義曰釋訓

又如字注同秭音姊傳云濟濟容止也在田穫刈



云椒芬芳之物此傳椒猶飶飶芬香椒是芬芳之物此正相協無故改字為椒始也非芬香馨呼庭反

椒猶至考成○正義曰椒是木名非香氣也但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故傳辨之云猶如飶

也倍二十三年左傳曰雖及胡者周書謚法保民者艾曰胡胡為壽也考成釋詁文言考者明老而有成

德蕩曰雖無**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且此老成人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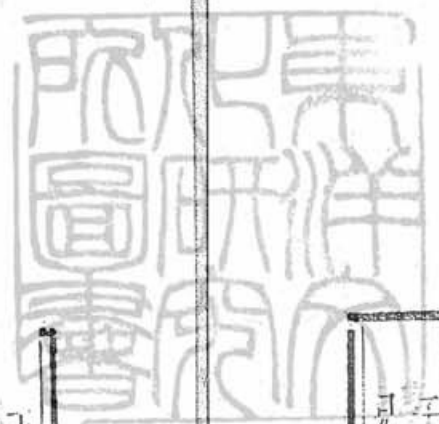
也振自也**云匪非也振亦古也饗燕祭祀心非云**

止而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

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言脩德行禮莫不

獲報乃古古而如此所由來者久非適今時也○且七

二餘反下同**匪**且此振自○正義曰毛雖有此訓見賢遍反其義與鄭不殊○**振**亦至今時○



正義曰箋以爾雅有此正訓故易傳以為振亦古也

以上陳祭饗二事此承上文故云饗燕祭祀直言饗

燕祭祀謂為之得其所也有天下者主於敬待神人

接之以禮則人神慶悅至誠感物祥瑞必臻故知非

且有且非今斯今謂嘉慶禎祥之事非謂其有而已

有之以言報應之疾也且實語助但今謂今時則且

亦今時其實是一作者美其事而丁寧重言之耳嘉

慶謂王者所得美善之實事禎祥謂嘉慶之前先見

為徵應者也以其分為二文故屬禎祥於上句屬嘉

慶於下句但禎祥為嘉慶而先見故言將有嘉慶禎

祥先來見也以禎祥是事之先應故言先來見嘉慶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

田器也

良耜二十三句

義曰良耜詩者秋報

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爲由社稷之所祐故於秋物既成王者乃祭社稷之神以報生長之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其末四句是報祭社稷之事婦子寧止以上言其耕種多獲以明報祭所由亦是報之事也經言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乃是場功畢入當十月之後而得言秋報者作者先陳人事使畢然後言其報祭其實報祭在秋寧止在冬也本或秋下有冬衍字與豐年之序相涉而誤定本無冬字

良耜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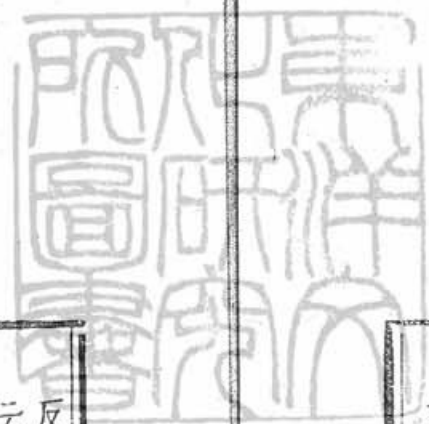
良耜猶測

測也



云良善也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熾蓄是南

畝也種此百穀其種皆成好舍生氣言得其時楚側



反爾雅云耜耜耜也郭以耜良耜也毛以爲農人

於南畝而耕之種其百衆之穀其實皆舍此當時生

農人者載其方筐及其圓筥其筐筥所盛以饒者維

是黍也既饒到田見其農夫所載之笠維糾然其田

器之罇以此趙而刺地以薶去茶蓼之草其茶蓼之

草既朽敗止黍稷乃茂盛止及其成熟乃穫刈之挫

其大如城雉之峻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既蹂踐

而治之則以開百室一時而納之於是百室皆盈滿

如此國家乃殺是牲牲之牲有採然者此牲之角用

求其豐年以續接其往歲復得以養人又求良善司

之意也釋訓云畷畷耜也舍人曰畷
畷耜入地之貌郭璞曰言嚴利也 或來瞻女載筐

及筥其饒伊黍其笠伊糾其縛斯趙以薶茶蓼

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蓼水草也 云瞻視也有來

視女謂婦子來饒者也筐筥所以盛黍也豐年之時

雖賤者猶食黍饒者見載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薶

去茶蓼之事言閔其勤苦 式亮反笠音立糾居黝反

又其竣反縛音博趙徒了反刺也又如字沈起了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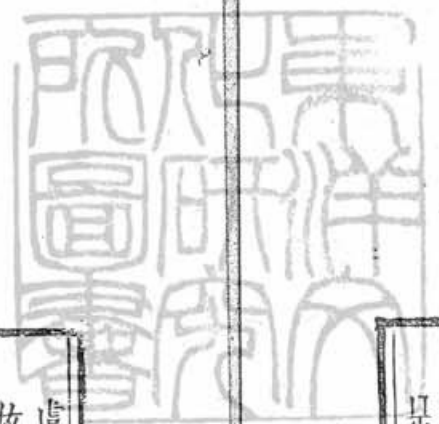
又徒少反薶呼毛反說文云拔田草也又云或作蓼

引此以蓼茶蓼茶蓼上音徒下音了 笠所至水

刺七亦反下同盛音成去起呂反 草○正義曰

笠之爲器暑雨皆得禦之故兼言也其縛斯趙則趙

是用縛之事縛是鋤類故趙爲刺地也又釋草云蓋



虞蓼某氏曰蓋一名虞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
故爲水草也蓼是穢草茶亦穢草非苦菜也釋草云

茶委葉舍人曰茶一名委葉某氏引此詩則此茶謂

委葉也王肅云茶陸穢蓼水草然則所由田有原有

照故並舉水陸穢草 瞻視至勤苦○正義曰瞻

視釋詁文下言婦子寧止明此以爲不寧故知有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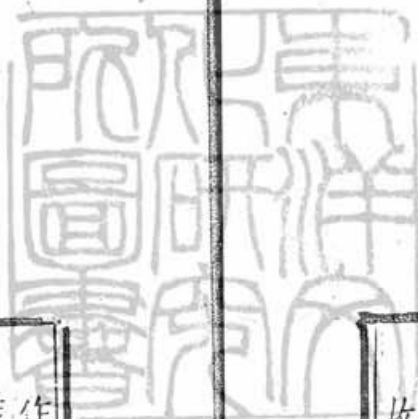
視汝謂婦子來饒者也筐筥之下卽云饒黍故知筐

筥所以盛黍也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

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爲忌日賤而用稷

是爲賤也賤者當食稷耳故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
食黍瞻汝是見彼農人之時而陳其笠其縛故知見
農人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薶去茶蓼之草定本
集注皆云薶去茶蓼之事 茶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
言閔其勤苦與俗本不同 榘榘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榘榘
榘榘聲也栗栗衆多也墉城也 云百室一族也草

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穀成熟而積聚
 多如墉也如櫛也以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迫也其已
 治之則百家開戶納之千耦其耘輩作尙衆也一族
 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
 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釀之歡 ○朽虛有反糶也控
 珍栗反積子賜反此
 毗志反注同櫛側瑟反酺音蒲又音 ○城○正義曰
 步釀其據反又其略反合錢飲酒也 ○城○正義曰
 釋訓云控控穫也栗栗衆也李廵曰栗栗積聚之衆
 孫炎曰控控穫聲也皆取此爲說也城之與墉俱得
 爲墉但此比高大故爲城 ○百室至之歡○正義
 曰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是百室爲一
 族於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鄣是鄭以鄉尊於遂
 故舉鄉言耳上篇言千耦此篇言百室雖未必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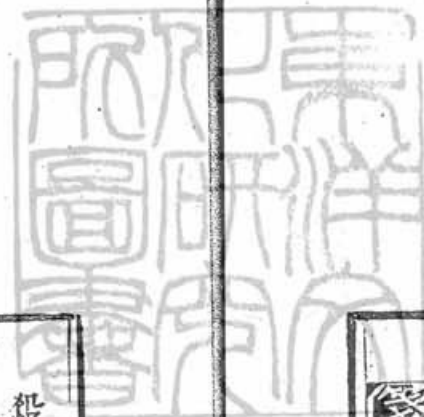
作而其文千百不同故解其意千耦其芸輩作者尙
 衆故舉多言也一族同時納穀見聚居者相親故舉
 室言也又解族黨州鄉皆爲聚屬獨以百室於親
 之意由百室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
 有同祭酺合釀之歡也故徧言之也遂人云百夫有
 洫故知百室共洫間而耕彼注云百夫一鄣之田爲
 六遂之法族在六鄉而引彼者小司徒注云鄉之田
 制與遂同故得舉鄣之制以言族也祭酺者族師職
 云春秋祭酺注云酺者爲人物災害之神也古書酺
 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玄謂按人職又有冬祭馬步
 則未知此世所云蠲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爲
 壇位如雩祭云族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
 長幼相醕酢焉鄭於彼雖以酺步爲疑而以酺爲正
 故此以酺言之蠲螟食穀之蟲害及人物此神能爲
 災害故祭以止之因此祭酺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
 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是其
 事也彼注云因祭酺而與其民長幼相醕卽此合釀
 也禮器云曾子曰周禮其猶釀與注云合錢飲酒爲

釀王居明堂之禮乃命國家釀是也族師雖云祭酺不言即為釀飲酒禮記自有釀語不云釀是族法鄭知祭酺必有飲酒合釀是族法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有學者即云春秋祭酺亦如之是於祭酺亦屬民讀法因祭而聚族民明其必為行禮不可徒然又以族無飲酒之禮故知因祭酺必合錢飲酒與其民長幼相醕酢也鄉飲酒之禮州長於春秋有屬民射於州序之禮黨正於國索鬼神而祭祀有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此皆禮有飲酒當以公物供之無為須合錢也唯族無飲酒之禮明合錢飲酒是族師之法故箋以為同族之禮

殺時特牲有採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傳黃牛黑

脣曰特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

箋云採角貌五穀畢入婦子則安無行饁之事於是



殺牲報祭社稷嗣前歲者後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

復以養人也續古之人求有良司穡也○特如純反本亦作特採

音刺復扶傳黃牛至往事○正義曰釋畜直云黑

又反下同傳肩特以言黑肩明不與身同色牛之黃

者眾故知黃牛也某氏亦云黃牛黑肩曰特取此傳

為說也地官牧人云凡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陰祀

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牛角以黑而用

黃者蓋正禮用黝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

仍用黑脣也以經言角辨角之長短故云社稷之牛

角尺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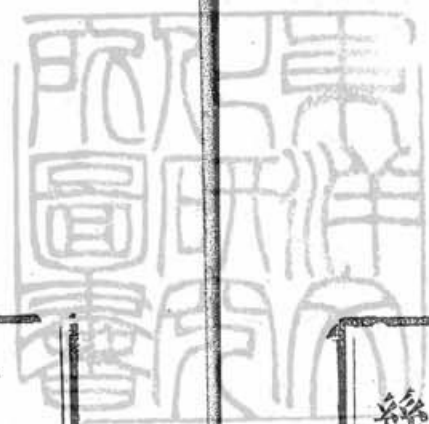
○抹角至司嗇。正義曰：此有抹其角與兕觥其觥角弓其觥，皆與角共文，故為角貌。以上言其饌是婦子所為也。言寧止遙結上句，故知安無行饌之事。序云秋報社稷，故云於是殺牲以報祭社稷也。此為年豐報祭而云更求嗣續，故知嗣前歲者復求有豐年也。嗣往事者復求以養人也。言今歲已有豐年，得穀養人，求今後歲復然也。嗣續一義也。豐年養人亦一事故，因其異文而分屬之耳。甫田云以介我稷，黍是求有年也。以穀我士女，是求養人也。續古之人文連，特牲之末則亦祭求之，非人無以續人，明求將來之人使續往古之人農事，須人唯司嗇耳。故知求有良司嗇謂求善田峻也。言得善官教民可以益使年豐，故也。司嗇已所選擇而祭神求之考得賢以否，亦是神明所助，故因祭求之。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云繹又祭也。



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

同日，周曰繹商謂之彤。○繹，絲衣繹祭之服音亦。祭之明日又祭也。字書作

釋戎餘戎反，尚。○繹，賓尸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

太平之時，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事以尋繹。昨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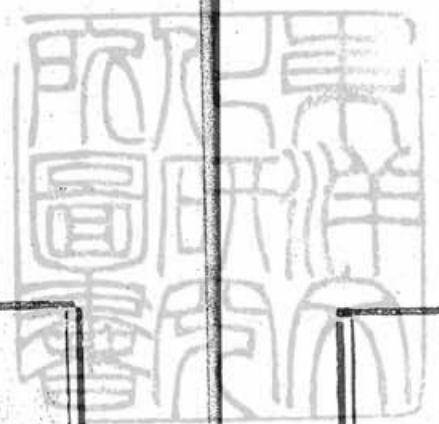
之祭謂之為繹，以賓事所祭之尸行之，得禮詩人

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繹祭始末之事

也。子夏作序則唯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

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為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子夏說受聖旨不須引人為證。毛公分序篇端於時，已有此語。必是子夏之後，毛公之前有人著之。史傳無文，不知誰著之。故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止言非毛公後人，亦不知前人為誰也。以鄭言非毛公後人著之，不云詩序本有此文，則知鄭意不

以此為子夏之言也鄭知非毛公後人著之者鄭
 玄去毛公未為久遠此書有所傳授故知毛時有
 之若是後人著之則鄭宜除去答之以此明已不
 去之意以毛公之時已有此言故也高子者不知
 何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
 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為齊人此言高子
 蓋彼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
 詔御史令其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
 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
 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以否○釋又至之形
 ○正義曰釋又祭釋天文李巡曰釋明日復祭曰
 又祭知天子諸侯同名曰釋以祭之明日者宜八
 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釋有
 事謂祭事也以辛巳日祭壬午而釋是皆為諸侯
 用祭之明日此則天子之禮同名曰釋故知天子
 亦以祭之明日也故公羊傳曰釋者何祭之明日
 也知卿大夫曰賓尸者今少牢饋食禮者卿大夫
 之祭禮也其下篇存司徹云若不賓尸注云不賓



尸謂下大夫也以言若不賓尸是對有賓尸者有
 司徹所行即賓尸之禮是即大夫賓尸按其禮
 非異日之事故知與祭同日然則天子諸侯謂之
 釋卿大夫謂之賓尸是釋與賓尸事不同矣而此
 序云釋賓尸者釋祭之禮主為賓事此尸但天子
 諸侯禮大異日為之別為立名謂之為釋言其尋
 釋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為之不別立名直指其
 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釋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
 此祭之事故特詳其文也周曰釋商謂之彤者因
 釋又祭遂彤釋天以明異代之禮別也彼云周曰
 釋商曰彤孫炎曰彤者亦相尋不絕
 之意尚書有高宗彤彤是其事也

絲衣其紕載弁俵俵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肅鼎及鼐傳

絲衣祭服也紕絮鮮貌俵俵恭順貌基門塾之基自
 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鼐

云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釋禮
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

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絜禮之

次也鼎園弁上謂之肅○紉乎浮反徐乎不反又音培又音弗載如字又音載同

弁皮變反侏音求恭慎也說文作綵同肅乃代反郭

音乃肅音茲徐音災郭音才說文作鑑字音茲塾音

孰門側堂也或音育冪亡歷反○說文絲衣其紉○正義

本亦作肅園音圓弁古奄字○說文曰此述釋祭之事

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祭之末初言卑者恭順

則常祭尊者可知祭末舉其不慢則當祭敬明矣是

舉終始以見中舉輕以明重上言於祭之前使士之

行禮身所服以絲為衣其色紉然而鮮絜在首載

其爵色之麻弁其貌侏侏而恭順此絲衣載弁之人

從門堂之上既視壺濯及籩豆降往於門塾之基告

君以濯具更視三牲從羊而往牛所以告肥充又發

舉其肅鼎及肅鼎之覆冪而告此鼎之絜夫祭之初

惟卑者行事尚能恭順故至於當祭事尸禮無失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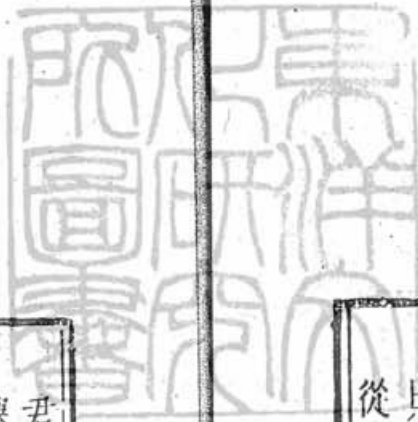
以此至於祭末旅疇之節兕觥罰爵其觥然徒設無

所用之所以然者由此助祭飲美酒者皆思自反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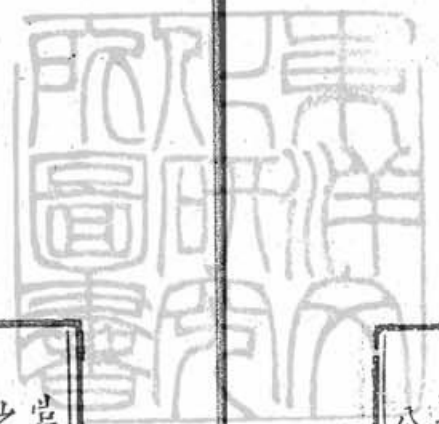
謹諱不傲慢每事如禮故無所罰恭順如此當於神

明是得壽考之休徵言祭而得禮必將得福故美而

歌之○傳絲衣至之肅○正義曰此述祭事故知絲
為之故云絲衣祭服傳雖不解弁亦當以為爵弁爵
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故云絲衣也絲衣與
紉共文故為絜鮮貌也載弁謂人戴弁也戴弁者侏
侏則侏侏人貌故為恭順貌也基門塾之基者釋宮
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冬官匠人云
門堂三之二注云以為塾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
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各明臣下當見於君必熟思其
事是塾為門之堂也直言自堂徂基何知非廟堂之
基者以釋禮在門不在廟故知非廟堂也郊特牲曰
釋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釋於門內為失



明其當在門外祔以東方為失明其當在西方是祔
之與釋一時之事故注云祔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
室釋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又
禮器曰為祔乎外注云祔祭明日之禮既設祭於室而
者於廟門外之傍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
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以此二注言之則祔
釋大同而釋統名焉釋必在門故知基是門塾之基
謂廟門外西夾之堂基也自羊徂牛是從此往彼為
先後之次故知詩意言先小後大為行事之漸也釋
器云鼐絕大者謂之鼐鼐既絕大鼐自然小故曰小
鼎謂之鼐此經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為
之事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
鼐及鼐不言自徂蒙上自徂之文鼎則先大後小與
牛羊異者取鼐為韻故變其文也○載猶至之鼐
○正義曰載者在之上故名故經稱載弁若言以頭戴
之則於人易曉故云載猶戴也禮有冠弁韋弁皮弁
皆不以絲為衣且非祭祀之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
公冠而祭於已士冠禮有爵弁服練衣與此絲衣相



富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又解天子
之朝羣官多矣所以不使服冕之人而使戴弁之意
由釋之禮輕故使士也若正祭則小宗伯云視滌濯
祭之日逆齊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王彼正祭重使
小宗伯此釋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士也知使
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者以特牲雖則士禮而士
卑不嫌其禮得同君故準特牲為說特牲先夕陳事
主人即位於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反
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宗
人舉鼎冪告絜彼先視濯籩豆次視牲次舉鼎先後
與此羊牛鼐次第正同自堂徂基文在牛羊之上自
然是視壺濯籩豆矣以此知自堂徂基是告濯具從
羊之牛是告充鼐鼎及鼐是舉冪告絜也禮之次者
謂特牲之禮為此故準之以說天子之禮也鼎圓
弁上謂之鼐釋器文孫炎曰鼎斂上而小口者
以傳直言小鼎不說其形故取爾雅文以足之
其觥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傳吳譁也考成

也云柔安也釋之旅士用兕觥變於祭也飲美酒

者皆息自安不謹譁不傲慢也此得壽考之休徵○

先字又作兕徐履反又觥古橫反罰爵也字又作觥

同觥音蚘本又作觥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

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

各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敖五誥反本又作

傲注同譁音花謹火官英譁考成正義曰人

反又火元反慢亡諫反自娛樂必謹譁為聲故以

娛為譁也定本娛作吳考成釋詁文○柔安至休

徵○正義曰柔安釋詁文少牢特性大夫士之祭也

其禮小於天子尚無兕觥故知天子正祭無兕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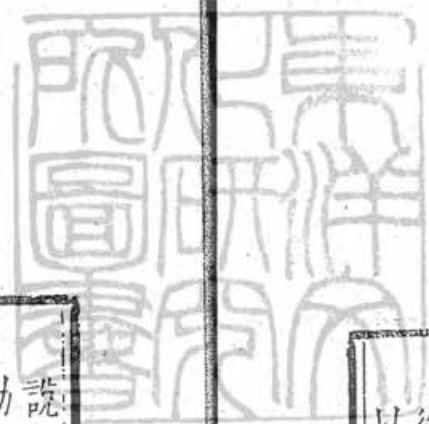
今此釋之禮至旅疇而用兕觥變於正祭也知至旅

而用之者兕觥所以罰失禮未旅之前無所可罰至

旅而可獻疇交錯或容失禮宜於此時設之也有司

徹是大夫賓尸之禮猶天子之釋所以無兕觥解者

以大夫禮小即以祭日行事未宜有失故無也上經



說祭初行禮唯謂士耳此言飲美皆息自安則是諸
助祭者非獨士也以祭末多倦怠傲慢故美其於祭
之未能不謹譁不傲慢則於祭前齊敬明矣恭敬明
神必將獲福故以此得壽考之休徵壽考未然之事
故言
徵也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

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酌音灼字亦作酌

正義曰酌詩者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

六年象武王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告於廟作
者觀其樂成而息其武功述之而作此歌焉此經
無酌字序又說各酌之意言武王能酌取先祖之

道以養天下之民故各篇為酌毛以為述武王取
 紂之事即是武樂所象眾鄉以為武王克殷用文
 王之道故經述文王之事以昭成王所由功成而
 作此樂所以正本之也言告成大武不言所告之
 廟有瞽始作樂而合乎太祖此亦當告太祖也大
 司樂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諸廟之中皆用此樂
 或亦徧告羣廟也言酌先祖之道者周之先祖后
 稷以來先世多有美道武王酌取用之除殘去暴
 育養天下故詩人為篇立名謂之為酌序其各篇
 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鄭以經陳文王之道武王得
 而用之亦是酌取之義但所酌之事不止此耳經
 有遵養時晦毛謂武王取紂鄭為文王養紂此言
 以養天下則是愛養萬民非養紂身雖養字為同
 非經養也酌左傳作約古今字耳○**傳**周公至而
 已○正義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明堂位文
 雖六年已作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初成
 之時未奏用也其始成告之而已故此篇歌其告
 成之事言此者以明告之早晚謂在居攝六年告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

養取晦昧也 **傳**云純大熙與介助也於美乎文王之

用師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

是周道大興而天下歸往矣故有致死之士助之

音鳥注同 **傳**於鑠王師○毛以為因告大武之成故

鑠舒灼反 **傳**歌武王之事於乎美哉武王之用師也

率此師以取是闇昧之君謂誅紂以定天下由既誅
 紂故於是令周道大明盛矣是大明之故遂有大而
 又大謂致今時之太平也又本用師取昧之事所以
 為可美者以我周公用天人之和而受之言以和受

殷非苟用強力也。躑躑然有威武之貌者，我武王之
 所為，則用此武而有嗣。文王之功，王能如是，故歎美
 之實維爾。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以此故作為大武
 以象其事。鄭以為大武象武王伐紂，本由文王之功
 故因告成大武，追美文王之事於乎美哉。文王之用
 師眾也，乃率殷之叛國，養是暗昧之君，以成其惡。故
 民服文王，能以多事寡，以是周道乃大興矣。由有至
 美之德，誠義足以感人，是以大賢士來而助之。賢士
 既來，我文王寵而受之，來者既受，用故躑躑然有威
 武之士，競於我王之造言，其皆來造王，王則寵而用
 之，以此而有嗣。續言其傳相致，達續來不絕，由是武
 王因之，得成功，作樂故歎美之實維，以武王之事信
 得用師之道，言武王以文王之故，故得道也。
 美至晦昧。正義曰：鑠美釋詁文，又云：遵率循也。俱
 訓為循，是遵得為率。武王於紂，養而取之，故以養為
 取。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遵養時晦，耆昧也。故轉晦
 為昧，言取是暗昧，則謂武王取紂，不得與鄭同也。又
 緝熙之訓，皆為光明。介字毛皆為大，則此亦宜然。王



肅云：於乎美哉！武王之川眾也，率以取是昧，謂誅紂
 定天下，以除昧也。於是道大明，是用有大大言太平
 也。純太至助之。正義曰：純大，熙與皆釋詁文
 以卒句，乃言信得用師之道。於此未宜歎其大大，故
 依常訓以介為助，以武王之業，因於文王養紂不伐，
 是文王之事。此說大武功成，文宜本之於父，故以為
 美文王之師養者，承事之辭。故云：率殷之叛國，以事
 紂。左傳云：耆昧也。皇矣云：上帝耆之，是養之。至老，故
 云：養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惡。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之至德。孔子歎美文王，謂
 之至德，是周道以養紂之故，遂得大興也。孟子說伯
 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
 作興而歸之，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
 父歸之也。天下父歸之，其子焉往？也是天下歸往之
 也。文武之士並歸周，但下言躑躑是威武之貌，故云
 有致死之士眾來助之。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襄
 四年左傳云：我龍受之，躑躑王之造載，用有嗣。傳
 龍和也。

躑躑武貌造為也

云龍寵也來助我者我寵而受

用之躑躑之士皆爭來造王王則川之有嗣傳相致

○躑居表反造毛才老反疏鄭七報反諸也傳直專反疏龍和至造為○正義

魯頌稱躑躑虎臣故為武貌造為釋言文王肅云我

出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傳意或

然天人之和謂天功人從和同與周也○疏龍寵至

相致○正義曰上言大介為大來助周則我龍受之

龍此大介寵字以龍為聲故龍為寵也來即寵受人

皆羨之故躑躑之士爭來造王而王又用之則其餘

嗣續而至儒行說交友之道久相待遠相致故以有

嗣為傳相致也從大介至有嗣即之為三等言從周

之士有先疏實維爾公允師傳公事也疏云允信也王

後而至也疏之事所以舉兵克勝者實維女之事信得用師之道

酌一章九句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云類也禡也皆師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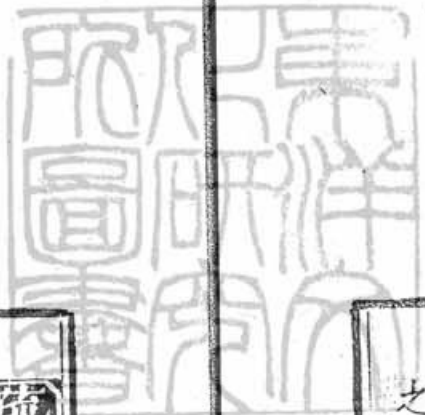
○禡馬嫁反桓武志疏桓九句○正義曰桓詩者

也本或以此句為注疏講武類禡之樂歌也謂武

王將欲代殷陳列六軍講習武事又為類祭於上

帝為禡祭於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紂至周

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序



王業代殷為王皆由講武類禡得使之然作者主
 美武王意在由類禡故序達其意言其作之所
 山講武是軍眾初出在國治兵也類則於內祭天
 禡則在於所征之地自內而出為事之次也○
 類也至師祭○正義曰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
 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注
 云上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言祭於南郊
 則是感生之帝夏正於南郊祭者周則蒼帝靈威
 仰也南郊所祭一帝而巳而云五德之帝者以記
 文不旨言周不得斥言蒼帝故漫言五德之帝以
 總之又嫌普祭五帝故言南郊以別之五德者五
 行之德此五方之帝各有本德故稱五德之帝太
 昊炎帝之等感五行之德生亦得謂之五德之帝
 但類於上帝謂祭上天非祭人帝也且人帝無時
 在南郊祭者以此知非人帝也謂之類者尚書歐
 陽諤以事類祭之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
 肆師云類造上帝注云造猶即也為兆以類禮即
 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言依郊祀為之



是用歐陽事類之說為義也言為兆以祭上帝則
 是隨兵所嚮就而祭之不必祭於南郊但所祭者
 是南郊所祭之天耳正以言造故知就其所往為
 其兆位而祭之不要在南郊此言小異於歐陽也
 南郊之祭天周以稷配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配
 之人周即當以後稷也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
 云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為位注云貉師祭
 也於立表處為師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
 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又甸祝掌四時之田表
 貉之祝號杜子春云貉兵祭也田以講武治兵故
 有兵祭習兵之禮故貉祭祭禱氣勢之千百而獲
 由此二注言之則禡祭造兵為軍法者為表以祭
 之禡周禮作貉貉又或為貉字古今之
 異也貉之言百祭祀此神求獲百倍

綏萬邦屢豐年



云綏安也屢亟也誅無道安天下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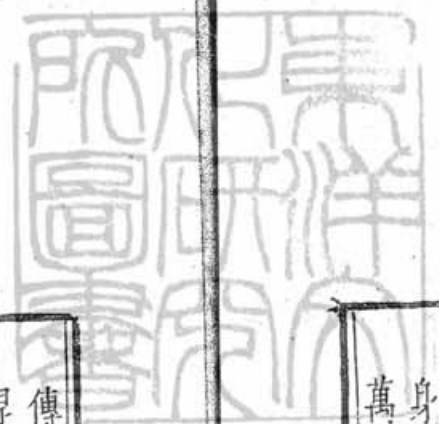
亟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

○屢力住反亟欺



綏萬邦

毛以為武王誅紂之後安此萬邦使無兵寇之害數
有豐年無饑饉之憂所以得然者上天所命命為善
不解倦者以為天子桓桓然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
有其天下之事是其為善不倦故為天所命於是用
其武事於四方除其四方之殘賊能安定其家謂成
就先王之業遂為天下之主乃歎而美之於乎此武
王之德乃明見於天殷紂以暴虐之故武王得用此
美道以代之○鄭唯下二句為異言於明乎曰天言
天道之大明也紂為天下之君但由為惡之故天以
武王代之餘同○**綏安至陽和**○正義曰綏安釋
詁文又云亟屢疾也同訓為疾是屢得為亟也經言
萬國箋言天下天下即萬國也堯典云協和萬邦哀
七年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即玉帛者萬國則唐
虞夏禹之時乃有此萬國耳王制之注以殷之與周
唯千七百七十三國無萬國矣此言萬國者因下有
萬國遂舉其大數此文廣言天下之大不斥諸侯之
身國數自可隨時變易其地猶是萬國之竟故得舉
萬言之此安天下有豐年謂伐紂即然僖十九年左



傳云昔周饑克殷而年豐
是伐紂之後即有豐年也

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

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士事也**箋**云天命為善

不解倦者以為天子我桓桓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

有天下之事此言其當天意也於是用武事於四方

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
懈注同**疏**天下○正

義曰以天命匪解為下文總之克定厥家是天下之
事故知天命以為天子也安有天下之事謂天下眾
事武王能安而有之以天下為任而行之不解言其
當於天意也以當天意故天命之於是用其武事於
四方謂既能誅紂又四方盡定由是萬國得安陰陽
得和此言結上之意也家者承世之辭故云能定其
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先王雖有其業
而家道未定故於伐紂其家始定也
於昭于天皇

以間之



間代也



云于曰也皇君也於明乎曰天

也紂為天下之君但由為惡天以武王代之於音

間周廟之間代也正義曰釋詁文毛傳未有以

間注同于為曰皇多為美此義必不與鄭同也

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故用美道代殷定天

下傳意或然于曰至代之正義曰于曰皇君

釋詁文言於明乎曰天言天去惡與善其道至光明

所以歎美之

桓一章九句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云大

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賚來代反與也徐又音來



賚六句。正義曰賚詩者大封於廟之樂歌也謂

武王即伐紂於廟中大封有功之臣以為諸侯周

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

無賚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賚予也言所以錫予

善德之人故名篇曰賚經之所陳皆是武王陳文

王之德以戒勅受封之人是其大封之事也此言

大封於廟謂文王廟也樂記說武王克殷之事云

將帥之士使為諸侯下文則云虎賁之士脫劔祀

乎明堂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是大封諸侯在

文王之廟也。大封至有功者。正義曰以言

大封則所封者廣唯初定天下可有事守文之

世不應得然且宜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而

作頌其三曰敷時斃鬼我祖維求定引此文以為

武王之頌故知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封為

諸侯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勳祝陳下車

而封杞宋又言將率之士使為諸侯是大封也昭

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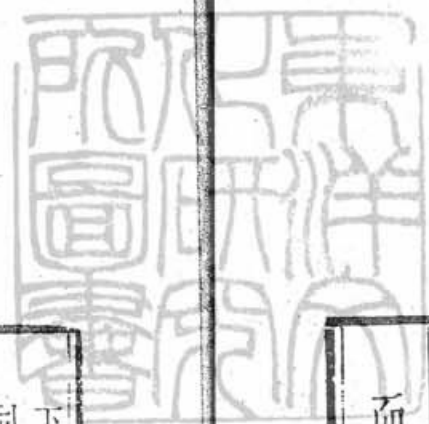
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古文尚書

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於宗廟列爵惟五分
 士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民悅服皆是武王大封
 之事此言大封於廟樂記未至廟而已封三恪二
 代者言其急於先代之意耳祭統曰古者明君必
 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然則武王未及下車
 雖有命封之必至廟受策乃成封耳亦在此大封
 之中也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
 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
 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如謐
 之言此大封是伐紂之年事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得**勤勞

應當繹陳也 **得**云敷猶徧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以

有天下之業我當而受之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
 而行之今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也 ○敷音乎繹音亦徧音遍



得下篇文王既勤止。正義曰武王既封諸臣有功

同者於文王之廟因以文王之道戒勅之言我
 父文王既以勤勞於政事止以勤勞於事故有此天
 下之業我當受而有之故我徧於是文王勞心之事
 皆陳而思行之我往以此維求安定言用文王之道
 往行天下以求天下之定此文王勞心之事是我周
 之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於乎今汝諸臣受封者亦當
 陳而思行之言已陳行文王之道勅諸臣亦使陳而
 行之以此而至於太平故追述而歌之也 **得**勤勞
 應當繹陳。正義曰皆釋詁文 **得**敷猶至天下。○

正義曰敷訓為布是廣及之義故云徧徧也文王既
 勞心於政事者尚書所謂日昃不遑暇食是其事也
 由此勞心以有天下之業我當受之謂受其位為天
 于也今我往以此求定者往者自己及物之辭謂行
 之於天下以求 **得**時周之命於繹思 **得**云勞心者是周
 安定天下也

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於女諸臣受封者陳

釋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勅勸之音鳥王于况反於鄭如字王
 又如字勞心至勸之○正義曰言是者上之勞
 下篇同心也上天之命命不解怠者故知勞心是
 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此詩為大封而作故
 知於釋思是勅諸臣受封使陳而思行之文王之道
 可永為大法故以文王之
 功業勑勸之於亦歎辭也

賚一章六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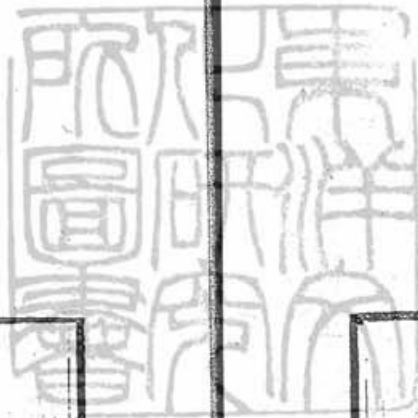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變

云般樂也

般薄寒反

反般樂也音洛崔集般七句○正義曰般詩者
 注本用此注為序文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之樂
 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士祭祀
 四岳河海之神神皆饗其祭祀降之福助至周公
 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言喬
 嶽翁河是祀河岳之事也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



篇之意般樂也為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為
 鄭注未知孰是岳實有五而稱四者天子巡守遠
 適四方至於其方之岳有此祭禮於中岳無事故
 序不言焉四瀆者五岳之匹故周禮岳瀆連文序
 既不言五岳故亦不言四瀆以河是四瀆之一故
 舉以為言漢書溝洫志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
 於四瀆而河為宗然則河為四瀆之長巡守四瀆
 皆祭言河可以兼之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眾
 川所歸經雖不說祭
 之可知故序特言之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翁河

變

高山四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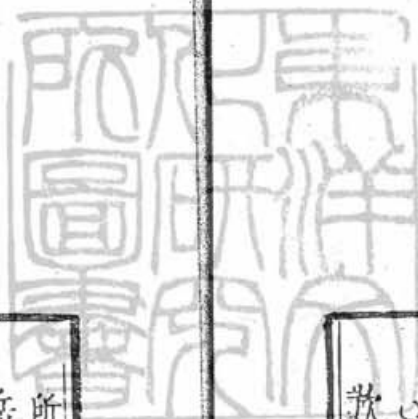
也墮山山之墮墮小者也翁合也

變

云皇君喬高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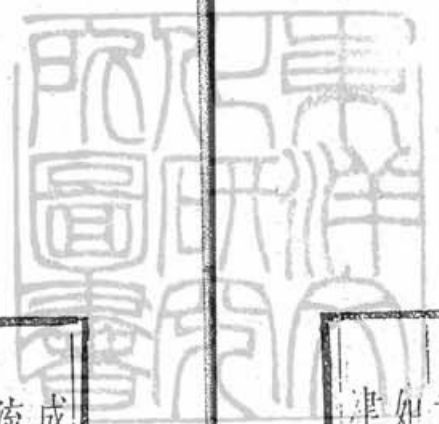
圖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則登其高
 山而祭之望秩於山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按山川之

圖而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為九祭者合為一。於音易注同墮吐果反注同郭云山狹而長也。又同果反字又作墮喬嶽上音橋。下音岳翕。於皇時周。毛以為於乎美哉。是周家許及反也。既定天下巡省四方所至之處則登其高山之岳而祭之其祭之也於大山之傍有墮墮然之小山與高而為岳者皆信按山川之圖者又合九河為一以大小次序而祭之也。徧天之下山川皆聚其神於是配而祭之能為百神之主德合山川之靈是周之所以受天命由此也。鄭唯以皇為君衷為眾為異餘同。高山至翕合。正義曰岳必山之高者故知高山四岳也。墮山對高山為小故知山之小者墮墮然言其狹長之意也。毛於皇字多訓為美王肅云美矣是周道已成天下無違四面巡岳升祭其高山傳意或然翕合釋詁文。皇君至為一。正義曰皇君喬高釋詁文猶圖釋言文以於已。是歎美之辭故以皇為君君是周邦謂為天子也。巡守



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謂每至其方告祭其方之岳也。堯典及王制說巡守之禮皆言望秩于山川。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則知墮山喬岳允猶翕河皆謂秩祭之事。故云小山高岳皆信按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此即望秩之事也。喬岳與上句高山俱是一事但巡守之禮其祭主於方岳故先言陟其高山又說望秩之意言小山亦可與四岳同祭故又言喬岳令與小山為類見其同祭之耳。允猶之文承山岳之下可按山圖耳。而并云川者山之與川共為一圖言望秩山川則亦按圖耳。但河分為九合而祭之一故退翕河之文在允猶之下使之不蒙允猶自河以外其餘眾川明皆按圖祭之故云信按山川之圖。信者謂審信而按之又解山不言合獨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為九河祭者合之為一故云翕也。禹貢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岷非過降水至于大陸又非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是大陸之北敷為九河敷者分散之言與播義同。故彼注云播猶

散也同合也下尾合為逆同言相迎受也然則因大
 陸分而為九至下又合為一以其首尾是一故祭者
 合之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鉅鹿縣大陸澤在其北
 禹貢注云在鉅鹿鄭志答張逸云鉅鹿今名廣河澤
 然則河從廣河之北分為九也禹貢兗州九河既道
 孔安國注云河水分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
 也鄭注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
 為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大
 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絮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
 同為一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盤往往有其遺
 處焉鄭言九河之名釋水文也李巡曰徒駭者禹疏
 九河以徒眾起故曰徒駭太史者禹大使徒眾通水
 道故曰大史馬頰者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覆釜
 者水多渚其渚往往而處狀如覆釜胡蘇者其水下
 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者水流而簡大也絮
 者言河水多山石之苦故絮絮苦也鉤盤者河水曲
 如鉤屈拆如盤故曰鉤盤鬲津者河水狹小可隔曰
 津故曰鬲津孫炎曰徒駭者禹疏九河功難眾懼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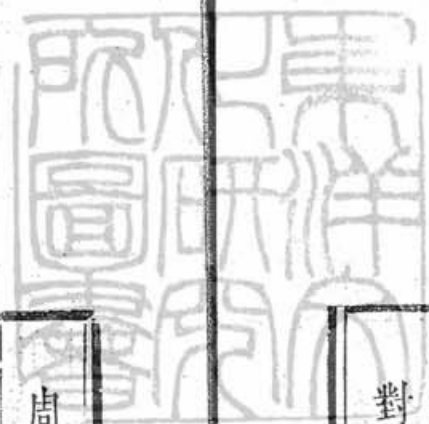


成故曰徒駭太史者大使徒眾故依名云胡蘇者水
 流多散胡蘇然簡者水通易也鉤盤者水曲如鉤盤
 桓不前也鬲津者水多阨狹可隔以為津而橫渡也
 是解九河之名意也溝洫志稱成帝時博士許商以
 為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城平東
 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
 雖數移不離此域如商此言上舉山河之名下以縣
 充之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
 六者商所不言蓋於時以不能詳知其處故也又商
 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則徒駭是九
 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然則爾雅之文
 從北而說也太史馬頰鉤盤文在胡蘇之上則三者
 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也簡絮覆釜文在胡蘇之下
 則三者往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鄭亦不能具知所
 在故云往往有其遺處是其不審之辭也郭璞云徒
 駭今在成平縣東光有胡蘇亭鬲盤者皆為縣屬平
 原渤海東光成平河間弓高以東往往有其遺處焉
 璞言盤今為縣以為盤縣其餘亦不審也雖古之河

跡難得而詳要於禹貢之時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之世則兗州之所部近南其界不及於北故鄭志趙商謂河在兗州之北已分爲九河分而復合於大陸之北又分爲九故問之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於兗州安得有九至於何時復得合爲一然後從大陸已北復播爲九也答曰兗州以濟河爲界河流分兗州界文自明矣復合爲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觀子所云似徒見今兗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州分之故疑之耳既知今亦當知古是鄭以古之九河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乃冀州域耳言復合爲一乃在下頭正以經云同爲逆河入于海明并爲一河乃入于海故云在下頭耳亦不知所并之處故不斥言之齊桓公塞爲一者不知所出何書其并爲一未知并從何也

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
哀聚也
云哀衆

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



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
○哀蒲侯反於釋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之今毛

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
採三家之本崔固有故解之

至而王○正義曰釋詁云哀衆多也俱訓爲多是哀得爲衆釋詁云妃合會對是對得爲配言徧天之下則無有不祭故以爲衆山川之神皆配祭之王言配者山川大小相從配之祭無不徧之意也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者言其得神之助故能受天之命武王受命伐紂後乃巡守方始祭祀山川而云受命由此者作者以神能助人歸功於神見受命之前已能敬神及今巡守猶能敬之故所以得受天命而王天下言此是神明之助故也此篇末俗本有於釋思三字誤也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四

毛詩註疏卷第二十一

二十一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魯頌

駟之什詒訓傳第二十九

魯頌譜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

云郊子曰少皞摯之墟是其文所出也明堂位曰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即曲阜也漢書地理志云周與以

於曲阜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

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然則其都在此曲阜其地則各魯也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左傳

詩統

卷十九

四

